紅雨　　第一部　　雨落紅塵

1----1

呂墨蘭顯然是哭過了。

面對台南茄萣濱海公路的飛車、高速旋轉的車輪所捲起的氣旋、讓飛揚的長髮像紛飛的細雨撲打在臉上、墨蘭抬起手背擦去如落花般的淚水、身後傳來如砂礫般破碎的召喚:「該走了吧!」

墨蘭轉身看著幾張哭喪的臉龐。她無法一下子擁抱這幾個大男人，於是個別的走到他們的身旁拍了拍肩膀；「不曉得我們走了以後、子倩會不會覺得冷?覺得孤單?」

剛從沙灘穿過一叢叢的防風林時、濕冷而剛勁的海風折腰了墨綠的枝頭，那發出的劈啪聲響，使墨蘭幾度停下腳步:「是子倩還有未完的話語?未盡的叮嚀?」

幾個人涉過冷得令人發凍的海水、一人抓起一把子倩、盡力的拋向最遠處、志方口裡說著:「飛吧!去找你最愛的男人吧!」

學恆輕放在海浪裡、心裡默念著:「子倩!漂流吧!飄到你夢想居住的西班牙吧!」

曉舟瀟灑地灑向前方的海水裡:「子倩!你知道我愛你!別走得太遠了。」

墨蘭一直走、走到幾乎無法再前進的海裡:「你怎麼捨得拋下我?」然後全力的拋向落陽的方向。

於是那飄盪在波浪裡的骨灰、隨著逐漸退潮的海浪，返還到大海的懷抱。

那是子倩生前曾經說過的最後歸鄉。

車道旁是半公尺高的水泥石牆、沿著海岸線像上帝的手指頭沿著海切劃出最後與子倩的靈界線。

最早是一句玩笑話、當時選擇從高雄到台南時，臨時起意走茄萣的濱海公路，過了永安的路旁的養殖戶的水車奔騰聲，就已經讓子倩著迷、等過了二仁溪橋時，子倩已經忍不住尖叫不已、然後在話語閃爍間、脫口而出:「以後我死了、記得把我葬在那邊。」她遙指著那海天接線的一線間。

原本就瘋言瘋語慣了的子倩，誰也沒把她的那句話放在心上。

最終竟然應驗了!

此刻的車裡瀰漫著哀傷的氣氛、就連開朗的張志方也默默地開著車，向來吊兒郎當的方晚舟像失了魂似的、而有一張堅毅臉龐的趙學恆緊閉著嘴、垂下的眼角、紅紅的鼻頭，沉重的傷感浸染著車內的每一個人。

如出一轍的悲傷擊潰了原本牢不可破的情誼，死亡帶來的凝重感、如波瀾壯闊的濤浪、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人生像是航行於命運的怒海裡、無人可以倖免於死神的奪命巨浪。即便你的船艦有多堅固、那股摧枯拉朽的毀滅力道、足以讓人敬畏:當命運的巨輪對你輾壓而來時，人不過是一塊脆弱的小舢舨，隨時都有滅頂之虞。」

呂墨蘭尤其無法承受、她與子倩間向來是無所不談的密友，儘管因為工作的關係、兩人一南一北的分開著、拜有高鐵之賜，一個月總會安排一次見面的機會，盡訴月來發生的大小事，其實都是子倩在談她的情事，而墨蘭也常是提供撫慰及欣羨的腳色，從大學時代就培養出來的交情，在這幻海浮情的人世間，彼此緊緊依賴的貼心感、還想著可以一同攜行到老的願望，子倩不忘了加一句:「好討厭變老噢!」

子倩最喜愛談論的主題是男人，各形各色的男人、只限於可以當男友的男人、要是以她癡愛男人的程度，僅剩香奈兒差可比擬。

窗外仍是斑斕的豔麗天色、方晚舟突然對著車窗外大喊著:「你們看、那是不是老天正下著紅雨?」

遠邊的夕陽即將沉淪於海平面的霎那間、鮮橙色的天空作為背景、眼前幾片紫黑色的烏雲飄落下細雨、在光影晃動間、在奇特且詭異的視角內，墨蘭的內心深深撼動著:「紅雨?是子倩在跟我們做最後的道別吧?」

其餘三人瞧向雨落的方位、那原本無色的小水珠、宛如鮮紅的悲傷、一片、又一片的砸向車窗，無可言喻的感傷隨著黑幕逐漸地吞噬、車內更形寂靜了。

紅雨　　1--2

夜色似乎是道別的最佳心情襯底，陰黯的海面早已遠離、悲傷卻開始打算長駐在心裏、隨著心跳長久的陪伴下去。

當車在逐漸接近岡山時、墨蘭提醒開車的志方：「在火車站前讓我下車吧！」

幾個大男人說什麼也不肯讓她一個人挨過這一夜。

墨蘭堅決的說：「總要有個開始！開始沒有子倩的日子吧！大家都累了。」

抱著孤伶伶的骨灰罈、呂墨蘭沿著岡燕路踱著步、路旁散步的人潮、穿流而過的車陣、甚至以往飄散的玉蘭花香，不再是一個鮮活的世界，倒像是隔著一層黑夜的薄紗、隱約的有一股潮濕的感傷、隨時將覆蓋在臉上、窒息的沉悶感。

轉到巷內的一棟兩層樓的墅屋、終於到家了！墨蘭卻像放盡力氣般的癱軟在自家門前，貼在冷透了的門扉上、依舊無法釋懷、心中吶喊著：「子倩啊！子倩！你怎麼捨得拋下我一個人？你不寂寞嗎？」

盲然的在包包裡摸索著鑰匙、身旁突然竄出一個人，一手持著某種證件、說些什麼啊？

墨蘭揮揮手、不想理會來人的任何一切，漠然的走進屋裏、而那個男人也亦步亦趨的跟隨。

眼前是一座庭院、走在砂石舖成的步道上，不遠處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鵝黃色的花片在夜空飄移、還有沿著牆邊種植的七里香、正肆無忌憚的把夜染香了！

開燈後、屋內的擺設跟一般的辦公室沒兩樣，淺灰色的隔板落成四個辦公桌區，在最裏邊的左側角落有一個通往二樓的木梯，下方擺放著兩張長沙發夾著一張玻璃茶几當成會客區。

這才想起跟在一旁的男子、她隨手將包包拋在沙發上、吶悶的問：「你剛才說是哪一個單位的？」

隨著坐下的男子再次掏出掛在腰側的徽章：「我是市刑大偵一隊的警官王建華。」

警察？呂墨蘭確認過證件後，驚訝的問：「請問王警官有什麼事嗎？」

只見王建華指著茶几上的骨灰罈：「我是為了雷子倩小姐而來的！」

「子倩？」呂墨蘭一聽到這個名字、像是突然間下起傾盆大雨的時刻，大量的淚水蓄勢待發的盈滿了眼眶。

「請節哀！」王建華趕緊從茶几上的面紙盒裡抽出幾張遞給了無法言語的她。

「我不懂！」墨蘭發出了冰凍過的嗓音。

「我已經找呂小姐好幾天了，你的手機似乎是關機了吧？」

墨蘭匆忙的從包包裡找到了手機，開機後發現了有好幾則陌生的留言。

「我一直都在處理子倩的後事，所以、、、」

「今天總算透過葬儀社知道了火化的消息、所以我就試著等等看！」

呂墨蘭雖然是傷心透頂了、可是腦子還是很清楚：「通常會將遺體發還給相關人、不是意謂著已經結案了嗎？」

王建華清咳了幾聲：「程序上是透過法醫相驗完畢之後、沒有它殺的疑慮、在報告欄內的死因註明是自殺，就會發還給家屬處置，我看過相驗文書、程式上沒有問題。」

王建華停頓了一下，從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張慘不忍睹的現場照片：「呂小姐、請先調整好你的呼吸、以免情緒太過波動。」

墨蘭毫不猶豫的搶過照片、一瞬間她摀住了嘴、腥紅色的雙眼起了一陣濃烈的血霧。

照片上：「子倩的雙手呈現不自然的扭曲、雙腳似乎比平常的樣子要來得長些、是否與軀體分離的關係？而那張豔麗的臉龐卻是駭人的慘白、長髮如網狀的放射在頭部的後方、嘴角、鼻下、眼旁都有暗紅色焦乾的痕跡，雙眼卻是密閉著、不是應該張大眼睛瞪視著嗎？還是在墜落的過程中、無法張眼看著迅速飛離的天空？」

墨蘭想像著自己自己即將跌撞在地面的毀滅感、不自覺的尖叫了起來！

王建華抓住了墨蘭狂抖的雙手：「聽我說！雷子倩不是自殺！她是被人從樓頂推下來、這是一件精心佈局的虐殺案，有人處心積慮的謀殺了雷子倩！」

紅雨　　1----3

趁著呂墨蘭燒開水之際、王建華看著屋內的陳設、簡約而實用的設計外、另外有一股雋永的氛圍，四個辦公桌組僅靠著右側的牆壁，左邊的通道除了不鏽鋼製的流理台、還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直通戶外，最特別的是有一根橫躺著的原木，上頭有一個白底藍色的細紋花瓶、王建華對於花卉的認識極其有限，但他猜測是蘭花，也是這唯一的設計柔化了原本鋼冷的辦公室。

「呂小姐、不在意我請教你的工作是甚麼嗎?」

墨蘭將剛研磨好的咖啡粉、透過濾紙、倒入剛燒好的開水、化開咖啡粉的瞬間、略帶果香的咖啡香氣令人為之一振。

「我是在一家美商擔任台灣區的經理。」

純白的咖啡杯裡是琥珀色的咖啡。

「加鮮奶、蔗糖嗎?」

憑著那股香氣、王建華搖搖手:「黑咖啡就行了。」

第一次呂墨蘭露出了淺淺的一笑。

王建華第一次喝到入口瞬間、完全沒有澀味、反倒有一股柑橘的香氣、喉間帶著純然咖啡的甘味。

「甚麼樣的性質?我猜是五金類的進口公司?」

漸漸地、呂墨蘭的笑容恢復了:「在岡山當然是以螺絲為主要的商品。」

必要的問題還是被提出來了:「呂小姐、在你心目中的雷小姐是怎麼樣的一個女性?」

墨蘭摸著杯緣、視線直透窗外、看不透的黑夜:「一般人往往看見的是子倩豔麗的外表、圓融的社交能力、男人爭相接近她、女人忌妒的眼光打量她、其實她不過跟其她的女人一樣，憧憬著美好的愛情。我記得她說過:人始終逃不過命運的擺佈，那是神靈才能左右的境界，人只有透過愛情才有扭轉命運的可能。」

「像掉了玻璃鞋的公主?」王建華簡易的說明似乎也自成一格。

「差得遠呢!子倩是屏東長大的、爸爸是一家酒店的經理、母親在她小時候就跑回越南去了，她的父親愛喝酒、賭博搞得一家子妻離子散，子倩一直渴望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只是人總是與自己所愛的一切背道而馳、無論是親情、友情或愛人，一個個都將離我們而去。」

王建華知道看來美好的外貌底下、多的是不堪聞問的過往。

「當你剛聽到子倩自殺的消息時、你的第一個反應是甚麼?」

「怎麼可能?」呂墨蘭直到現在還是無法接受，不管這幾天有多少次悲傷的念頭，墨蘭仍能輕易地回想起剛接到消息時的驚惶失措:「這不是真的吧?是開玩笑的吧?但是怎麼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

王建華把咖啡全倒進了有點殘忍的嘴巴，他不妥協於軟弱的同情心繼續追問:「如果屈就於法醫的推論、現場的跡證顯然是自殺的結論，但是依你剛才的說法，雷子倩在尚未追求到幸福時，她會拋棄這麼熱切的目標半途而廢嗎?這就是我想找出的第一步，她的主觀意圖傾向於自殺嗎?」

呂墨蘭清晰地知道子倩的追求是無法停止的期盼，但是、、、墨蘭冷靜地問:「那你又是怎麼推翻客觀的構成要件，而認為是他殺呢?」

問完後、墨蘭感覺到握著杯子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動著、這種恐懼來得既突然又強烈。

王建華試圖以一種自然的語調說:「一個很簡單而清楚的事實，死者是以一種背向的方式墜樓，這種自殺的方式雖然不是絕無僅有，但是你試想看看，一個人絕望到想自殺、必然是了無生趣、面臨了無法面對的難關、激動到心臟要跳出嘴、或是窒息到無法吸進一口空氣，通常她會來到選擇過的地點、凝視著前方、然後往下看、再三的猶豫、掙扎，讓心裡的痛楚克服了對高度的恐懼，咀咒那些所有丟不開 的眷戀，然後抱著生存下去是一種痛苦不堪的方式，緩緩的、爬上矮牆、轉過身來、耳旁的風勢強勁而冰冷、丟開一切吧!讓自己倒下、往堅硬、無法理解的硬地撞上去、似乎還可以感到自己四分五裂的痛楚、來不及告別的懊悔緩緩地吞噬了逐漸黯淡的生命、、、」

知道自己的敘述方式將重重的打擊著呂墨蘭，然後王建華接著說:「通常我們會用背向的方式躺下、是意味著我要回歸到一個起點、是我們認為會被很安全的接納時才會採用的方式，你覺得呢?」

呂墨蘭冰冷的聲音回應:「或者是被突然其來的一種方式迎面推向死亡?」

王建華舉起咖啡杯、是要續杯嗎?「這正是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她到底愛上了誰?或者是說她愛上過哪些人?」

「愛之、適足以殺之?你的意思是指她所愛的那個人就是殺害她的人?」

王建華加碼似的從口袋拿出一張A4的影印紙、「這是我在命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在我的信箱接到的e-mail。」

呂墨蘭顫抖地打開摺疊成一半的紙張、上面只有一行字:「雷子倩是被謀殺的!」

看著呂墨蘭訝異得無法張開的嘴、及睜大的雙眼:「這下子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非要找到你的原因了吧!」

紅雨　　1------4

11月的夜晚總是帶點癥兆、透著月光的雲片依附在夜空、像練習畫作時、總是把畫紙搞得髒兮兮的，現在也有些疑慮的憂色黏著在墨蘭慘白的臉龐。

無雨的冬季是高雄的氣侯型態，屋內再次飄起咖啡的香味、只不過是換成了王建華研磨著咖啡豆、透亮的琥珀色滲漏過濾紙、滴漏在壺底。而面色揪緊的墨蘭坐在橫躺著的原木上、幌著雙腿、虛無的望著後窗外的夜色。

「你餓了嗎？」王建華端過咖啡後、猶豫的看著把原木當成座椅的可能。

「別擔心！這可是根上好的漂流木、是我父親送我的新房子禮物。」

「那蘭花呢？這香味令人想起下雨過後的清爽氣息。」

「這是墨蘭又叫報歲蘭，蘭花的香氣、慢香、清新、典雅，像是雨後的心情。」

「墨蘭？不就正好是你的名字？」

我父親在南投栽種蘭花，墨藍是他的最愛，有時他打電話來只是問蘭花長得好不好？」

「那子倩是哪種蘭花？」

墨蘭的眼底又起霧了、「她說自己像蕙蘭、很大的花朵、很濃郁的香氣，我爸常說她像翡翠蘭、墨綠色的葉片、花朵有如火焰般的亮紅，只是容易吸引人、也容易灼傷自己。」

王建華有感而發地說：「我曾經在哪裏看到了這個說法：我不會說我會自殺、只是不想再活下去。」

墨蘭很難把這麼悲觀的話，套用在子倩的身上：「她不會用這麼難過的方式去面對生活，我知道她曾經有過幾段很深刻的情感，每次經歷失去一段感情之後，總讓人覺得她像是多得到一份涵養，而不是減損她的本質。」

「她的自我療愈能力這麼強？」

「我曉得人都會在愛情裡受傷、我記得有位設計大師曾說過：我徘徊於生命與死亡、快樂與悲傷、善良與邪惡之間。」

王建華心想：「這不正是我日常生活的寫照嗎？」然後唉聲嘆氣的說：「最後那位設計大師呢？」

墨蘭似乎被那股深深的哀傷、滲透至骨髓裡去了。

「他在他母親葬禮的前一天自縊了。」

「如果一個人一直擺蕩在生與死之間太久了、那根懸住一切氣息的線終究是會斷的！」

墨蘭顯得有點困惑：「畢竟再怎麼親近的人、你也不可能瞭解她最深沉的部份。」

王建華拍著手、正經八百的說：「那麼、我們是否同意子倩不像是一個會選擇走上絕路的人？」

墨蘭就是覺得子倩不會：「因為她相信只要能碰上一個適合的人、對於愛情的無所不能、她深信不疑！」

「想必她的交友情況你也知之甚詳嘍！」

「你是問我有哪些人涉有重嫌吧？」

「寫email的人似乎是這麼認為！」

墨蘭停頓了的時間有點太久了，像是黑夜裏無法察覺的腳步，靜謐而鬼祟！

「有的時侯、答案就是近在咫尺、凶手往往就是死者熟識的人，我們只是要弄清楚為什麼？」

墨蘭頓時覺得心煩氣躁、甚至憤懣、想到凶手可能是某個自己也同樣熟識的人、就讓她無法忍受！心底不斷的頑抗這樣的可能性，也不禁感到自己如此天真、身邊潛藏著存亡的危機竟然毫無所悉。

一次又一次地將頭下壓到水面下、憋著氣、張開的眼睛逐漸漲紅，再一秒鐘、多撐一下，彷彿快到了幽冥地界，胸部因為缺氧而哀嚎，墨蘭浮出水面，雙手捉住浴缸兩側，生理上憋死自己是做不到的，而向來比自己樂觀的子倩又是如何選擇自殺的?

仍在大口喘氣的墨蘭，想到了那封email，「會是誰寫的?一個知道子倩陷入困境的朋友?還有誰?」

這個世上還有誰比自己更親近她的?快一年來、子倩還是每個月都會南下，聚會時也沒有多大改變，只是好像沉默些、也沒有以前開懷大笑的模樣，都怪自己、自從金融檢查加強後，查匯的情況漸趨嚴密，三不五時的資金調度經常發生困難，加上中美貿易戰開打，人民幣加速貶值，大陸廠商的出貨故意拖延，要求付款的例子越來越少，出貨拖上一個月的情況不再少見，船運公司都快瘋掉了。

擦乾身子後，步出浴室走向落地窗、墨蘭想起以前子倩總是悲愴的說:「狠狠地哭過就是了!」

然後帶著兩瓶紅酒、還有列為禁忌品的洋芋片、濃郁的起士蛋糕、在黑夜間前進，隨意的在阿公店溪的河岸旁停下，找到一張空著的水泥製涼椅，很快地喝上兩杯、子倩的臉上、幽黑的眼瞳、眼角的淚光、鮮紅欲滴的豐唇、就像軟的珠寶在夜色裡閃閃動人、、、

一起對著如黑色般的水蛇蜿蜒在塵土上、嘶吼著:「差勁的男人、你知不知道甚麼是澈骨銘心的愛啊?」

而無法迴避的夜色總是默默的承受著兩個女子的責難，記得有一次突然下大雨，兩個人被淋得跟落湯雞一樣，狼狽的跑回家去，路上子倩還狐疑地說:「是不是我們罵得太過分了?連老天爺也惹毛了?」事後還彼此取笑對方是膽小鬼、相約下個月再去河邊討回公道。

沒有下一次了!子倩要不回失去公道了。子倩這個瘋婆子、以後再也聽不見你那那誇張、高分貝的爽朗笑聲了。

赤著腳走在快一個禮拜沒整理的房間，腳底板黏附著烏黑的灰塵、就像每次走在沙灘上、下陷的沙、一路下沉的感傷。

水晶吊燈的亮片在光線的折射下、像一顆破碎的玻璃心、閃爍、耀眼，舉起紅酒杯，墨蘭一口喝下，苦澀的酒味帶點血腥的餘味，墨蘭恨恨地咬破了嘴唇，「誰?是誰殺了你?」夜色靜靜地收容了這份沉痛的訴狀，墨蘭暗自決定要查出這個無情的薄倖男，受傷的心情卻絲毫不見起色。

滯留不去的白霧在烏黑的海面上、呈現不同層次的蒼白又無助的落差，大自然總是對於人類的愁苦、不以為意的冷淡。

高雄光榮碼頭正休憩在右前方的角度上，盤繞整日的嘈雜、喧囂，在人、車被夕陽帶走後、海邊路的轉角公園這一帶，就只剩一幅枯萎而疲態畢露的夜色。

方晚舟走進落霧裡、迎向大海，剛從倫敦金屬期貨交易市場敗陣下來的遺緒，形同秋末的最後一口怨怒、黏呼呼的在身上亂竄，是交易不順的厄夢不斷？還是摯友的驟然離世？淚水鑲嵌在最近冒出來的魚尾紋間、遲遲不肯落下來！

從去年底就開始大幅縮水的帳戶餘額，即便是美股仍在續創新高，台股卻始終創高無力陷入整理的格局，手上的半導體股票早已跌破年線、一但均線全部交叉向下，過去十年來史上最強的股市榮景將比海市蜃樓還要來得虛幻！

霧還在、黑水裡的白色浪花隨後就被廣大的海水吞噬、而身旁的枯葉被海風拋棄、不是隨風四處漂零、就是緊貼在樹幹上、或被雜草牽絆住、這番周而復始的季節更迭、催化著人與人之間的聚散離合，唯獨人死不能復生、子倩只能生存在回憶的倒帶裡。

腳底下的雜草乾枯得像沉舊的地毯捲起，還發出焦黃的腐朽氣味，方晚舟回身的瞬間用手背甩去魚尾紋上的淚水，往停車的方向急急而去。

那淚水跌撞在海面上的撲通、撲通聲，暫時的回音被遺忘了！

墨蘭一大早就被船運公司的船期安排與寧波供應廠商的延誤出貨而感到焦頭爛額，無論使出各種手段如漫罵、威脅、利誘皆失去了準頭，只好怒氣匆匆的掛上電話，但一想到聖誕假期的洛衫機港口即將塞港的景像，不由得頭皮發麻，連忙離座往車道而去。

岡山周邊的產業道路像密佈在人體上的血管、即便是只有砂石鋪設而成，仍從早到晚的忙個不停，路上重達十噸以上的大貨卡、氣喘噓噓的載送著螺絲的成品或是發亮的盤元，墨蘭謹慎的開在路旁可能是陰森的樹林、半個人高的荒草、或是接連不斷的墳墓、還有發枝到了幾乎路中央的樹枝，淡金色的陽光在枝葉間閃爍，突的一台高速行駛的白色轎車，閃著右側的燈號隨即揚起了一陣泥塵不見蹤影，被這惡意的超車事件影響下，她停在一處轉彎的路口，掩面趴在方向盤上，心底像鉛塊似的沉重，這種突然而來的尖銳疼痛，近來常常冒犯墨蘭的平靜生活、無法預期、也無從排拒，那是子倩鮮活的影子、隨處可見，但卻找不了她來談心！

再開上路不久、一大片的果林滿是棗子、番石榴，接著出現約兩公尺高的水泥圍牆、崗哨裡的警衛人員隨即現身，打過招呼後，厚重的大門發出伊呀的聲響往兩面敞開。

一處空曠的水泥地面，空中傳著熱氣、金屬的磨擦聲，墨蘭停好車往廠房旁的紅磚平房而去，在推開房門之際、卻瞥見剛才超車的白色轎車車身，竟然在這裏出現，車上並無一人，墨蘭感到被窺視的不安、後頸間有如毛骨悚然的蹭著幽幽的心事，往四下看了看、寂靜的廣場悄然無聲，沒

有走動的聲響、也沒有任何的影子，墨蘭只好把自己推向屋內，卻驚訝的發現、、、

紅雨　　1----7

「你保證？」偵一隊隊長對眼前的這位下屬有著無法放心、卻又有種莫名信賴的感覺。

王建華收起桌上的假條，然後露出了清鬆的笑容：「我保證好好的休假！」心底想著：至少一半是真誠的。

隊長知道王建華曾破過一個多年的懸案，但對於他選調到高雄任職一事、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你會選擇當一個警察？又從中得到什麼樣的樂趣？」

王建華壓根沒想過隊長會問這個問題、一邊還吹著假單上還未乾透的印泥，邊蒐尋著自以為然的答案：「或許對於加害者與被害者，我就是無法冷漠以對，雖然有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作到！」

隊長似乎能接受跟理解這樣的答案：「在休假期間不會有什麼令人驚訝或意外的命案、突然冒出來吧？」

王建華欲言又止的說：「就是回去跟以前的同事聚一聚、、、或許吧？、、、我明白自己現在是在高雄市刑大服務的警察。」

隊長露出了一副你說了算的表情、揮了揮手：「下個禮拜見！」

直到步出隊長辦公室，王建華都還可以感受到隊長狐疑的眼光像是強力的手電筒般照著自己的身後。

在計程車上的王建華總是回想到了雷子倩的命案，到底是他殺？還是自殺？除了那封email的指控外，就是一種直覺、糢糊的不安，看過監視器的畫面以及現場的跡證，加上解剖的驗證，如果真是他殺！凶手怎麼可能作到消失得如此澈底？毫無跡像可查？

來高雄快一年了、王建華頗能適應車窗外寬廣的道路，直線的車流順暢、橫向則總是聞到了一股海洋的氣息！落日常現身在侷促的兩排屋宇之間、一個可以好好擁抱生活的地方。

最近聽聞景氣的疑雲不散、同事間老掛在嘴邊、畢竟警察與各行業間的往來密切，也與一般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流傳在民間的說法：「景氣暢旺、盜匪不猖！」

王建華對此嗤之以鼻！人性的敗壞與沉淪無法以量化視之！

凶殘的犯罪手段雖是少數、卻是極端的罪惡、是人性的暴虐背叛。

那股潺潺的恨意、自古就在人類老祖宗族譜裡擺好了位置，瘋狂而錯亂的編碼早就烙印在 DNA裡，這股猖狂的血脈之氣、高感的亢奮神經，隨時準備作亂人間。

過去一年裡，王建華偵辦過十幾個案件、有被刀殺、槍殺、勒斃、埋屍在浴缸底座、鐵桶、荒野，有因金錢、怨憎、賭債、利益，而身首異處、刀傷遍佈、一槍斃命！

似乎死亡的人比活著的人還要繽紛、惹人注目，王建華不是真的讚嘆華麗的死亡，而是驚心動魄於人怎麼可能對於同類有著如此深沉的恨意？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如果不是喪心病狂的人、又何以致之？

王建華不是政客，整天以人民為唸，卻對於監獄的設施嚴重不足、過低的人犯接納量不置一語，說到教化的功能不是誇大已經是笑話！

而對於生活貧苦的民眾，所謂的生活補助金在於濟貧卻不足以脫困，再加上政府閉著眼睛縱容高房價、扼殺了多少年輕人完成婚姻人生的夢想？任由少數資產階級以及中、老年人的資金不斷的注入房地產的炒作，讓成家立業成為空談、妄論！

新一代的吸毒人口及加入幫派的年齡層逐年降低，國中生取代原本16、17歲的重大治安事件，有變本加厲的現像。

高鐵左營站裡、人潮以交叉、躲閃的方式前進，手上拖行的行李箱像藏在身後的大型暗器、或來一場不期而遇的意外撞擊，而它兩個小小的輪子噪音可是震天價響！

售票口的人龍慢條斯理的移動著、見狀立刻掏出了信用卡在自動販賣機前、買了張商務艙的車票，王建華在公眾運輸系統的選擇上、會以較寬鬆的預算來看待，可以少一點人群的干擾、多一點思考的餘裕空間。

漸漸地、他對於寬厚、容忍、讓人性多一點諒解、接納、包容，提升一點人性的高度，那麼看待罪惡時、對於狹隘的仇恨心理、就更容易理解其必然！

就快到台北了，王建華拿出手機、開始了第一個約見的對像。

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給推進屋內的墨蘭、頓時覺得自己像個不速之客，所有言語、辭態上的機鋒、矛盾、攏絡的意象，都被剛剛隨墨蘭進來的陽光照亮、不是化為金黃光線中的塵埃、就像是每個人的頭頂上接著一條金光變成戲偶、場面簡直虛幻極了。

墨蘭先看到江老闆、彌勒佛的笑容，大多數的時候是與人和善，如果只是個好好先生、能夠在國中畢業後從學徒一路到擁有上千名員工的螺絲廠老闆嗎?

另外圍成一個小圈圈的、一副苦幹實幹模樣的是江先生的大兒子江長發，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就回廠裡擔任工程師，現在台灣廠是他負責、墨蘭對他的印象普通、沒有彈性、不知變通，跟他做溝通常常是單向列車、而且是他指定的終點站、墨蘭對他是能散多遠、就離多開。

另外的一個外表有一個寬闊的額頭、雙眼又深又大、可惜長得靠近了些，好像他能看見你的想法、你的意念，墨蘭覺得這是一個極其自大的人。

最驚訝的是:「晚舟、你怎麼也在這兒?怎麼沒聽說過你也認識江先生?」

方晚舟的臉似乎掠過一陣紅潮，雖然很快的鎮定了下來，但語言的停歇間滿是遺憾:「這位較年輕的江先生、你應該沒見過吧?」

江老闆搶著把話接過去:「這個是我的二兒子，以前在加拿大念書，拿了MBA以後，就跟幾個朋友幫我在越南弄了一個廠，專門作不鏽鋼的螺絲、螺帽、、、」話說到了一半，精明似鬼的江老闆換成一臉不以為然的模樣:「呂小姐、你們公司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問題重重、我猜:大陸因為人民幣匯率狂掉所以推託出貨，以便兩頭賺更多?而美國的聖誕節及新年假期即將造成洛杉磯港口動彈不得?而年初時Bill預估抓的量太低了，現在三個月的安全存量不夠了?」

墨蘭的把柄全被捉在對方手裡，只好試著動之以情:「江先生你跟我們Bill也幾十年的老交情了，今年的螺絲展大家還見了一面、不是說好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

「我同意啊!只要價錢上先達成一致，當然彼此間的關係會融合得更緊密。」

墨蘭知道一點頭答應之後，增加的3-5個百分比的成本，等於過去半年作了白功。更何況Bill 的戰略考量是在增加供應商、分攤風險、競價的好處。

大兒子江長發又是一貫的冷調重彈:「爸!我們報的價他們不會接受的啦!雖然搞到現在看起來很可憐，要是當初他悶就交給我們來做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嗎?」

「大哥別這麼見外嘛!當年Bill也算是我們的大客戶、要不是靠大家的幫忙我們江家又怎能有今天這一點成就?」二兒子的說法顯然讓江老闆稱心多了。

「你們哪知道Bill 的厲害之處?他到現在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可是我們這一群人怎麼做生意、談多少價錢?都唬不了他!」

這一點墨蘭其實可以作證，雖然Bill跟台灣人做生意30幾年了、跟大陸也有10幾年了，一句中文都不會，卻總是知道大家在討論些甚麼?無論是價錢、時間或少不了的女人!不過今天墨蘭另有重任:「江先生關於這批貨?」

他的二兒子說話了:「我看這批貨越南那邊應該還有庫存，只是呂小姐、價錢上面、、、」

墨蘭原本聽到出貨有望已經謝天謝地了，沒想到還有更令人驚訝的意外在後頭。

「我可以接受跟大陸一樣的報價!」

墨蘭知道事情不可能那麼美好、尤其是當一個人說他有多喜歡妳時，不要高興得太早、這句話好像是子倩說的?

「只有一個條件；、、、」

這傢伙果然心存雜念、哼!墨蘭打心底想:「根本存心不良、心術不正、、、」

「以後貴公司不鏽鋼的單子、只要規格沒問題、都要交給我們越南廠、當然價錢會盡量跟大陸一致。大家都有好處嘛!」

在志得意滿之際、他還裝出甜噁的笑容:「我知道呂小姐還得跟Bill 報告，也請代我們致意。」

墨蘭很討厭這種任人宰割的味道，但她不能迴避、只能交由Bill來決定。

想當然爾、Bill一定開罵!畢竟一張報單開始要經過:詢價、確認、送樣品、測試、製程、出關、船運、驗關、貨運、到倉庫，每一個環節都有出錯的可能。這也是Bill多年來一直強調分散貨源的風險性。

背後的門一關上、屋內似乎又沸騰起來了!顯然他們正在圖謀些甚麼?看著那台白色轎車、很想過去踹它個兩腳、挺囂張的嘛!

當大門伊呀的慢慢打開時、最早的那股不安像夜間的影子又細又長、墨蘭飛快地駛上離開的路，想起晚舟?他怎會認識江家人呢?而卻從未聽他提起過?改天一定要找他出來看他自己怎麼說!

產業道路上陣陣煙塵瀰漫、幽暗的路是冬陽無法穿透雲層的陰鬱、墨蘭感到一股筋疲力竭的淒涼、被混合著悲痛、黑暗、沉冤的情緒困住了。

「台北車站即將到站、請勿忘了隨身的行李、高鐵祝您旅途愉快。」

王建華從行李架上取走深咖啡色的橄欖球包，快步地走出取票口，方形、灰色的地板、兩側的裝潢、加上後面恐慌的出站旅客，他無以預測會從哪一個出口回到地面上?希望是熟悉的那一個。

一出手攔阻計程車，一旁的制服員警出面制止:「先生、這裡不是攬客區，請走往後站或天成飯店方向！」

王建華尷尬地往前、走出廣場後、正是人潮、車流最壅塞的忠孝西路地段，再往北門走、過了館前路、一 台計程車早已等好:他連忙上車。

司機笑著說:「第一次進台北車站?」

王建華笑著說:「這麼明顯?」

司機鬼祟的說:「放心啦!第一次走台北車站的地下道，你沒迷路算你走運了!」

王建華把地址交給司機後，就閉上眼、熟悉的悶著被子的味道，他老是說台北像一座不夜城、挨不到天亮就把宿醉帶上床，經過一夜的發酵就是白天這個城市的味道，莫名的；他想起另一個帶有海風氣息的城市。

經過中正橋、那股我正在移動的感覺藉由橋樑的強化作用，如果沒有了遷移呢?一切嘎然而止、留有了流動、就沒有這個世界，生命也就終止了。

車子剛好停到樂華夜市口，拿出皮夾時、徽章也露了出來，計程司機很快察覺了:「長官!是來辦案的嗎?」

王建華下車時沒忘了說:「別說出去，我只是個迷路的警察。」

在路口迴轉的計程車還意猶未盡地望著王建華，又是一個業餘的偵探小說迷。

從大新街走進去後，依據畫家傳來的圖片，在下一個右轉彎的路口即是。

果然未到轉角處已有一陣清香的花氣，罕見的獨棟大宅，在高達兩公尺高的水泥牆內、接連不斷的香水氣味、在等待開門的期間，王建華看著身邊來去自如的人車，似乎這棟大宅的存在由於時間的久遠，已經遺世孤立許久了。

一開門王建華尚未開口，開門的女子收攏起掀開的罩袍，快速地回到屋內。而王建華只好跟隨著腳步，大宅約還有五公尺左右的距離，走道旁的草地已經泛黃、有十幾顆高等不一的樹，開著紅、紫、白、黃如手掌般大小的花朵，原來這就是香氣的來源!

進入屋內、仍未見到主人的身影、剛才的女生正在樓上脫下罩袍、一、二樓的轉角處有面深色木製的長型鏡子，王建華與她的視覺正好對上，她卻毫無羞赧之意，王建華卻無法招架青春之姿，

於是撇過頭去。

「上來吧!我人在樓上。」

王建華尋聲依著樓梯逐階而上，迎面而來的是脂粉氣、不同於庭院裡的天然花香。

剛發出聲音的主人正揮手與剛開門的女生道別。待他一轉身過來、王建華被這炫目的臉龐迷惑住了、幾乎心神失序時，王建華突然想到:「這麼俊美的人、會是手執屠刀之人嗎?又或者為什麼不是呢?」

紅雨　　1---10

從縱貫線往南開、望向左側的車窗外，夜幕已經低垂至屋檐的位置、便被人為的光線曝光了。寬廣的省道一側是低矮的磚房、一邊是捷運的高架軌道，在灰黑的基調裡、筆直的刷過蒼茫的夜色，車底下傳出輾壓過砂石的爆裂聲、而夜空像爆竹般炸成點點的星光。

墨蘭的胸口滿是破洞的感覺、此刻穿行在漆黑的馬路上，有如在黑夜穿起衣服、一個舉動帶出另一個無意識的動作。

右轉來到了都會公園旁的大樓，路邊的停車格總是有空，墨蘭剛停好車、便聽到了一陣鼓噪聲、三樓的陽台有著幾點焦紅、發亮的煙頭，那幾個先到的男生正擠在陽台上抽菸、這場景像極了十年前的光景，人生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等待、總是會被實現的，只不過又有另一個等待就是了！

男生也總是只會為自己打算、尤其是一群男生湊在一起時。

餐桌上儘是幾個男生愛吃的菜，以前子倩在的時候、有男生吃的炸蚵仔、龍珠、三杯雞、東坡肉，但也會有我愛吃的綠竹筍、涼伴海哲皮、還有五更腸旺、、、等。

墨蘭知道以後得習慣這一切了。

這裡是志方的家、算是某種祕密基地吧！

他是高雄市的新科議員、去年底選上的，剛宣佈當選時、大家都樂瘋了！

尤其是子倩、每個禮拜都從台北跑到高雄來，那些個菜市場、偏遠的鄉野地區、甚至是人聲嘈雜的黃昏市場，有她出現的地方就成了繽紛的花草巷弄。

志方初嚐勝選的滋味後、對政壇上的呼攏詐騙、對他一個滿腔熱情的人而言、尤其是他不欲人知的同志身分，常讓他在許多公眾議題上、充滿無力、困惑的掙扎、、、

照理來說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他也應該被所屬的政黨編派了輔選的任務，但墨蘭知道：「子倩的過逝讓志方失卻了對公共事務以往的專注與熱情。」

可能是志方想到了這個冷酷的世界竟如此的薄情寡義，對一隻如此善良、美好，這麼貪戀人生景色的彩蝶、竟也狠下心來摘掉她薄翼的繽紛雙翅，就此跌落人生的塵土裡、而感到忿恨不平吧！

等到酒意過半、墨蘭把前幾天警察來找她談子倩自殺的事，當她談起這名警官懷疑子倩是他殺時、她留意到：「志方的尖叫聲、晚舟的驚詫不已、學恒的無法置信，這些反應都在墨蘭的猜側當中。」

首先是學恒：「他去領取相關的移遺物時，還特地要求監看當時的監視器畫面，加上翔盡的法醫解剖報告書，雖然手機當場並未尋獲，不過學恒相信現場的跡證顯示了自殺是唯一的可能。」

而志方的雙眼佈滿了腥紅的血絲、有點歇斯底里的說：「如果有人殺了子倩、她一定會托夢給他，他們可是好姐妹！」他還意味深長的看了墨蘭一眼！

晚舟沉默不語、大家都知道他愛上子倩十幾年了，從大一的新生訓練會上，第一眼就愛上了子倩、無以自拔。現在他的臉陰沉的看不出來是否已經瘋掉了？

墨蘭接著又丟出了有人在子倩死後的第二天、寫了封email給王警官：「子倩是被人殺害的！。

墨蘭看著這幾個哥們的表情：「會寫這封email的人在不在這裏面？」

紅雨　　1---11

「你先別說、讓我猜猜看!是因為雷子倩的事對吧?」

畫家的俊臉上塗滿了悲劇般的疑雲、像是晴朗的午後突然飄來一陣烏雲、還是像黎明之際、光線像小偷一樣、摸索著陰鬱的夜色?

為了想看見畫家驚惶失色或是假意的悲傷?當時王建華只表明警察的身分、卻未透露任何細節，他想一路的炮製這樣的效果到名單上的最後一人，卻沒想到第一關就被識破了!

「你為什麼說是雷子倩?而不是別人?看來你的情感生活應該非常多樣化?」王建華忍不住想到剛才那位青春洋溢的少女!

畫家何嘗聽不出王建華的用意，但他知道一定是子倩!

「她自殺了!」王建華穿過午後的陽光、直射入畫家起了雨霧的雙眼。

「不可能!」畫家驟然起身、震動得花香與落葉在空中翻攪、、、

「為什麼不可能?」王建華故意反著話說，如果畫家對雷子倩仍餘情未了?有可能忌妒的毒箭仍是他射出來的暗箭!

悲傷逐漸的侵蝕了刻意築起來的高牆、畫家的俊美有了缺憾、他潸潸然地說:「子倩是一個對生命充滿無比熱情的人、她常說:不活下去、怎麼知道下一個驚喜是甚麼?她會不斷的嘗試、繼續的失敗、然後哭一哭又繼續在黑夜裡勇敢的走下去，她害怕黑、睡覺時都要開著燈、死亡對她而言項是永恆的陷入黑暗的情境裡、光想就讓她不知所措，所以無論多難過、她都會繼續活下去、、、」

「你既然這麼了解她、又為什麼離開她?」

畫家露出慘澹的笑容:「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在我們認識後不久、有一次她跟著公司出外景、到了南投東埔附近、收工後、她一個人在山區溜韃，在山崖邊發現了一朵蘭花，她大膽的攀著雜草及土堆、爬到十幾公尺高的山壁上、等到摘到了花、她才懂得害怕、又不願捨棄那花、於是慢慢地用滑行的方式、花了半個小時才回到狹窄的山路上，然後在沒有告知任何人的情況底下，開了兩百多公里的路程、在接近天亮的時刻敲了我家的門鈴，、、、」

王建華驚訝的看著畫家一臉蒼白的臉色。

「我看著她在黎明的光線下、披頭散髮的模樣、然後一直哭:說她怕死了、、、一邊將那朵被她折騰得垂危的花交在我的手上、、、」

「那朵花呢?」王建華竟然關心起那朵花?

「那是一朵蕙蘭、需要低溫的環境、又需要日曬，很難照顧!」接著他的手一指:「原來我種在東南方的牆角下、日曬不那麼直接，可是前一陣子死掉了、、、」

王建華心有靈犀的知道那花朵的命運。

「我知道她的心意、、、可是我接受不來，太純粹了、太驚人了，有甚麼正常人會做這種事?為一朵花來回奔走將近五百公里?」

王建華沒有辦法指責畫家的怯懦，他自問自己也承受不起，但是有可能為了擺脫她而痛下毒手嗎?

「你想問我們是怎麼分手的?」

「你用了外遇的手段?」

「那只是一個藉口，對於負荷不了的感情，我選擇了最廉價的逃避方式。」

「她沒有情急到使用任何急迫或威脅的手段?」

「當然她會咒罵、傷心、痛哭!但她最終明白我只是她修鍊愛情或命運的一個過程而已，想通了、

有一天她就像隻蝴蝶一樣、起身飛走了!」

「你又是怎麼猜到是她出事的?」

「還有誰?可以過得如此戲劇化的人生?另外我補充一句:我不認為像子倩這樣的人會自殺!」

王建華抿著嘴、好像對方講話一直高來高去的、就像眼前畫架上的作品、混沌、難解，看起來就像是一堆色塊的堆疊而已。

畫家的臉色漸漸恢復了:「她是會把生命的力量用到極致的人，而我以為那一天還未來臨!」

「那麼是他殺囉?」

「我已經六、七年沒見過她了、在我之後的對象能不能駕馭得了她?我無從評論。」

「依我看來、你似乎並不怎麼悲傷的樣子?」

「淚早就流盡了、悲傷也過去了，我只是很遺憾、、、」

王建華準備離開了:「你遺憾的是、、、」

「我不足以匹配她，當然我也懷疑這世界上是否有足以匹配她的人?」

「只因為她全心全意地相信愛情的力量?」

「這年頭你還相信這個鬼話?」

王建華走下階梯時、只是淡淡地說:「我相信你不足以匹配她!」

離開這個滿園春色的庭院時、多色彩的茶花、胭脂味的香氣、只是令人更加垂頭喪氣而已。

紅雨　　1---12

志方很早就不勝酒力了、至少不會有人懷疑是他。

墨蘭就不會、原因並非像志方自稱與子倩情同姊妹的感情，而是志方一路來在身心上所招致的偏見與歧視，子倩常對墨蘭說「:在志方身上、她看見一個人面對困境時的優美與荒謬感。」

學恆忙著照顧志方、他不是同志，有一個女兒已經六歲了、幼稚園大班馬上要升上國小了，最喜歡志方叔叔或者是志方阿姨，糖糖是學恆的女兒、糖糖不在乎怎麼稱呼志方、只知道志方叔叔會玩芭比娃娃、而且會跟她玩喝下午茶的遊戲，子倩阿姨也會、但沒有甚麼耐性。

當客廳只剩下一盞燈時，晚舟隨著點了根菸:墨蘭也要了根菸，那股嗆辣、腦袋瓜縮水而容納不了那麼多異質空氣時，兇猛的咳嗽著，晚舟搶過菸，通通捻熄在已經半滿的菸灰缸裡。

「我們有身分認同的危機嗎?」晚舟的不滿表露無遺。

「你先告訴我:為什麼那一天你會出現在江先生的工廠?天啊!我甚至不知道你認識江先生?」墨蘭又點著第二根菸!這第二口菸順暢多了。腦袋瓜這會兒清出了些空間、好容納接下來不堪的消息。

「你還不是一樣也到了他那裏?」晚舟的強詞奪理、顯然有鬼。

「我認識江先生十年了，而Bill甚至長達二十幾年了，你知道Bill怎麼形容江先生嗎?」

晚舟言不由衷的說:「與狼共舞嗎?」

墨蘭苦笑地說:「他寧願與最毒的響尾蛇共處三天三夜、也不願意與江先生共處一室。」

「最好有這麼誇張?」晚舟顯露出的憂慮似乎讓他有說不出的苦衷。

「我是說真的，如果非必要絕對不要與他有所往來。」

晚舟點菸的手開始有些顫抖:「你知道江先生的公司打算公開上市嗎?」

「怎麼可能?」墨蘭連著嗆了好幾口氣，連忙喝了幾口水:「誰告訴你的?」

「我也入股了!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才連夜趕到他那邊去!」晚舟懊惱地一邊搖頭、一邊猛抽菸。

「他的公司在興櫃待了好久的一段時間，久得讓人懷疑上市的時間遙遙無期!」墨蘭知道一些業界對於江先生的行事作風、甚至財務狀況都有令人憂心的消息及傳言。

「你到底是怎麼跟他搭上線的?」墨蘭忍不住好奇地說。

晚舟一臉無奈的說:「還記得去年我上台北一趟的那件事?」

墨蘭似乎記得那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子倩臨時取消例行一個月約會的日子，所以墨蘭還記得!

晚舟看著墨蘭的表情，似乎知道墨蘭猜中了:「沒錯!是子倩認識我們認識的!」

即便如此這個消息還是讓墨蘭摀住嘴巴、拼命忍住差點脫口而出的咒罵。

「子倩當時還在那家Disco當總經理，裡面有間Paino Bar，子倩說是高雄同鄉、讓我跟江家二公子見了面。」

「他哪是甚麼江家二公子?他是小三生的，我從未見過，聽說江太太因為此氣得搬到道場去了。」

晚舟由於是子倩再三交代，所以他連墨蘭也沒說，這會兒可苦惱了!

「你投了多少?」墨蘭擔心的問!

「一千萬、拿百之二的股權。」

「他們的財務狀況不明，在興櫃的時間也太長了，再不進一步美化財報，恐怕上市的美夢就成幻影了!、、、」突然間墨蘭明白為什麼這一次江先生這麼爽快的答應幫忙解決出貨的燃眉之急了。

在離去時她連忙提醒玩舟:「千萬別再投入任何資金了，而股條也千萬要保存好。」

她停頓了好一下:「至於子倩為什麼涉入其間?墨蘭一時之間也沒有其他想法、只是隱隱的感到不安，」

紅雨　　1---13

剛從中興橋轉進集美街不久後，計程車司機指著老遠的一座宮廟:「那裏就是。」

王建華邊掏錢邊說:「怎麼不開近一些?」

計程車司機從頭打量了王建華，然後找了零錢:「要不要待會兒、我回來接你?」

王建華努力地想在司機身上找些線索:「你是擔心些甚麼嗎?」

司機拿了一張名片:等「你準備好離開前半個小時打給我?」

王建華收下名片、點點頭、開門下車。隨即有一股焦灼的氣味、兩邊都是五層樓的公寓、豬肝紅、淺桃紅、粉紅色的磁磚、鑲崁著灰色的水泥紋路，冬日的午後、斜陽溫溫的燒著、水氣蒸散在半空中、催促著王建華走吧!走吧!

「嗨!條子!一個人嗎?」一身黑衣、黑褲的十六、七歲少年騎著電動機車停在王建華身邊。

「嗨!小屁孩、這裡有家茶葉店嗎?在哪裡?」

「你客氣點!或許我就會告訴你?」

王建華笑著抬頭看了看、宮廟旁正好有一家茶葉店，大大的招牌上就寫了個茶字。

「如果我這樣還不叫客氣?你應該長大些、等我幫你做筆錄時、你會懷念我還這麼客氣的時候。」

小屁孩臉紅氣躁的說:「跩甚麼跩!等你見了我們強哥就知道了!」接著手指頭交叉吹出一聲尖銳的哨

音，從宮廟、茶葉店走出了七、八個同樣黑衣打扮的混混。

王建華持續的往宮廟走去，這群混混跟在他的身後，凝重的氣氛中、水分子開始膨脹、彼此擁擠著要從某一個缺口處迸裂、或爆發。

來到宮廟前、王建華雙手合十對著廟裡眾神一拜、隨即走向茶葉店。

茶葉店裡、一進門有一長方形茶几、茶几兩旁是長形的藤製座椅、座椅後各有約一公尺左右的通道、牆壁兩側釘有玻璃櫃，櫃裡幾乎空無一物，直到最深處才有一座不鏽鋼茶桶。

長方形藤椅上坐了七、八個年約30歲左右的同樣黑衣人，不過上衣改成了深色西裝，清一色的呆滯、凶狠的眼神、這個美好的世界看來與他們無關。

王建華走過長方形茶几後，這裡是一張大圓桌，是一張由原木剖面製成的圓形桌，上面一套茶具，正滾燙著的開水聲中、一股清香、雅致的茶香四處散發著、、、

圓桌後有一張黑色的辦公桌，坐了一個年約50餘歲的中年人，臉白、厚重的單眼皮、鼻翼旁的兩道法令紋深至嘴旁。這不是王建華要找的人。

他開口:「請問這位長官是王警官嗎?」聲音很尖細、刺耳的假聲。

「我是王建華，跟朱慕白議員約了見面。」

他沒有開口請王建華坐下的意思，只是問:「你找朱議員有甚麼事嗎?」

王建華從蓋著的一組約三、四個茶杯中、拿起了最上面一個，幫自己到了杯茶，入口後一股清香的喉韻，王建華搖搖頭:「我還是比較喜歡喝咖啡。」

「朱議員臨時有事，留在議會裡了，有甚麼事你說了、我一定替你轉達。」

王建華受夠了這一套裝模作樣的糟蹋人，於是轉身往外走去:「告訴朱議員、我只停留到這個周五，等他有空了再告訴我、或者是就繼續裝作沒有空吧!」

這名中年人顯得有些意外:「你知道我跟你們的局長很熟嗎?」

王建華繼續走到門口:「你看我有要停下來的意思嗎?」接著關上門、往反方向走去。

手機響起來了，王建華繼續走、跟在旁邊的小屁孩忙著說:「你的手機響了都不接嗎?、、、該死、強哥過來了!」

剛才離開的計程車竟然還停留在原處，王建華招招手，計程車卻跑開了，一陣零亂的腳步聲停在腳旁。

強哥是那名中年男子:「朱議員請你過去坐。臉上滿是尷尬的意外之色。」

王建華看著凝重的天色，他明白自己的方向錯了，雷子倩與之前的男友之間、美好、聖潔、雖然

有些瘋狂、但是他們都是在感情的俘虜關係，只有收服、臣服的隸屬關係，炙熱而動人，是在某件事情爆發之後，雷子倩才成為亡魂?

「也罷!我就聽聽朱議員怎麼說吧!」小屁孩很開心地騎著機車到王建華的身邊:「老大!我載你一程。」

王建華趕在下雨前跳上機車的後座，旁邊的混混被雨勢催的一哄而散。

紅雨　　1---14

其實你並沒有你自認為的那摩瞭解任何人；即便是你最親近的人、就像子倩之於墨蘭；直到逼臨真相的那一刻、或發覺某項不可告人的私密之前；墨蘭不由得有些洩氣。

而原本彼此相信無論這個世界有多麼令人失望、絕不會放棄、絕不會認輸、、、墨蘭不會認為子倩的作為是一種背叛，只是剩下自己獨活的感覺，有點荒謬、受傷、像陰柔的雨、溼答答的黏在忘記帶傘的時刻、動彈不得的等待裡、、、

子倩究竟在想些甚麼?又一次的情投羅網?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場?孰令置之?子倩有哪一次不是愛得轟轟烈烈、遍體連傷?情感的賭局再詭異難測、豈有捨身斷命之虞?

何況子倩不是懷春少女、愛破局了、再痛、如秋末的最後一片落葉、寬容的大地接納了你這麼多次、這次怎麼會舉起堅硬難當的硬脊、讓你這次的墜落、發出世紀末的創慟呢?

隨著時間的前進、墨蘭的記憶正在一點一滴的溜走，關於這一點的逐漸喪失、她是無能為力了；一方面是太過悲痛而不得不選擇迴避、另一方面、已經開始鬆動的崩落、似乎有一點無動於衷了、、、誰叫子倩竟然有這麼多的隱瞞?究竟是為了甚麼?到底是為了誰?

墨蘭不記得在那裡聽過:「男人會因為金錢、利益、權力而殺人，女人則因為記恨、失去愛情而殺人或自殺。」

志方的房門幽然的開了:「學恆安頓好了、接下來他還有一個真正的家在等著，他說有關警察及法醫方面的資料會再要求閱覽，如有異狀他會再聯絡；看了眼已經疲憊得輕微發出鼾聲的晚舟:「把他交給你了?」

墨蘭清楚的知道晚舟暗戀著子倩、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然而子倩跟晚舟卻一點辦法都沒已；不論是愛上的與被愛的、、、子倩會勸晚舟找個比她美十倍的女人、或是單純一百倍的女子。而晚舟就像他的名字一樣，一艘固定了方向的舟艇、無論多久、多晚非達目的地不可的人生船舶、這麼傷感的方式陪伴了十幾年，實在讓墨蘭無法把傷害子倩的人與他做連結、可能嗎?

墨蘭一眼看向窗外:早晨之聲隱約的即將跟隨在嘈雜的市井聲響之後，她起身在廚房泡著濃烈的咖啡、昨夜並沒有問出任何值得重視或掛意的答案，就連晚舟也是在子倩的牽線下才認識江家二少，問題是連自己都與江家人接觸有限的情況底下，子倩又是如何與江家二少搭上線?而這點關鍵卻在子倩刻意的隱瞞下，像暗夜叩門的風聲、讓人幾度心中坎坷難安、、、

望向窗外、紫紅的晨曦渲染著拓開、用光推著雲層讓出一天即將開始的時光，墨蘭忽地想到那名警官，他是否真的認為子倩是他殺的?而他是否正在拆開這層層迷霧的冤案呢?、、、

紅雨　　1---15

王建華跨下摩托車時，拍了拍小屁孩的肩膀：「別再貪玩了、早點回家吧！。

細雨之下、小屁孩的眼神有一點幽微，然後世故的說：「想回家？你也得先有個家可回、是吧？。

王建華抬頭、雨勢陡的變大了、他想吩咐小屁孩去弄件雨衣或什麼的、但他發現那雙眼眸很空洞、無法對話。

人的心底總有些破洞、是家庭的因素？成長過程的橫加暴虐？尖銳的生活困境？

王建華見過太多了、不是無動於衷；只是你得試著吞下生活裡如沙礫般的難受現實，或在巔跛的道路上學著採取視若無睹的方式、不去涉入太多無關乎自身的苦難、僅是一個旁觀者的立場而已吧！

轉身走進茶葉店、王建華的口腔裡還留有一股酸澀的味道；而店裡的氣氛已經沒有那麼劍拔弩張、只見到在屋內深處站有一名男子、約四十歲左右，幾乎齊肩的長髮抹著過多的髮膏向腦後梳弄得很整齊，露出寬闊的前額、細長的眼睛有著未被馴化的掠食者氣息。

在王建華銳利的目光下、對方有一條從左眼角直畫至嘴邊的淡化疤痕，破壞來了原本俊俏的臉龐、也增加了一份隨時暴衝的風險。

他揮手要王建華走進屋裏、原來坐在茶几邊的這些剽悍的男子、以交叉的方式排成一道縱列、王建華得挨著一個又一個堅硬而強壯的肉體碰撞，像陷入一場難分高下的拔河比賽。

在這些黑道份子的眼中、警察所能代表的意涵是一種比暴力還要純脆的存在，俗世秩序的維護者、更像是利益的仲裁者吧！但在這一刻間、王建華對他們而言只是個外來者，暫時的被剝奪了執法者的外衣。

朱議員比著跟隨我的手勢、先後走向屋內最深處的角落，躲藏在一道木製屏風後的樓梯；順勢而下、是一處別有洞天的地下室。

率先下樓的朱議員已坐在辦公桌的後方、他隨手一比；桌前一張應為定製的長方型茶几、約有三公尺的長度、兩側共有十張的皮製矮凳，這使得坐在辦公桌後的朱議員有著居高臨下的態勢。

王建華往四處兜轉了一下、不禁心想：「這是特別行動的指揮所嗎？右側的牆壁上有一張放大比例後的地圖，標示朱議員的選區還是黑道地盤的分界？」

剩下的一面牆上則裝設了一台約有50吋大小的液晶面板、畫面上是頻道表，有誰會開著電視卻盯著標示各頻道內容的畫面？

這一切透露出一絲的詭異氣氛、讓王建華不禁想到：「他為什麼會把自己的祕密基地向他一個警方人員展示？」

彼此都沉默不語；有時沉默是一種力量、刑警在偵訊時常利用短暫間的沉默讓被偵訊的對象、陷入一時之間的詫異、在意亂不已之際、再適時的掏出了令人措手不及的問題。有的時候；不說話比陳述說出了更多意外的真像，只是使用的人是否具有洞察力、能在片刻間攫取那心靈碎片的真實意義而已。

朱議員拿起桌上的紙張、再三尋思之後才說：「王警官目前服務於高雄市刑大、一年前在台北市刑大，今天來到了三重地區；請問你的轄區到底想要涵蓋到哪裏？」

王建華知道對方已經掌握了自己的背景，但他不想引起任何的猜忌，於是單刀直入的說：「我是為了雷子倩而來！」

「子倩」？那一道淺溝式的疤痕、好像瞬間變得又紅又腫，驚訝的口吻裡帶著濃厚的鼻音。

「很抱歉！我帶來的是令人震驚的噩耗！雷小姐自殺了！」

紙張在瞬間被緊握的手掌壓縮、發出哀嚎似的窸窣聲：「不會的！子倩怎麼可能自殺？」

那不是一種質疑的意味、而是一種無法接受的沉重、從喉頭急墜到腳底所引起冰冷的感觸；沉痛不已的宣示。

王建華霎時間明白了：「這又是一條死巷子。」朱議員與雷子倩的死亡並沒有關連。

他們之間的情感曾經閃耀過、但是已經如同流星畫過幽黑的夜空，悄然墜落至彼處了！

平心而論:晚舟愛錢，問題是現實世界裡誰不愛錢?他從第一眼就愛上子倩，滿心以為只要夠努力、賺滿荷包、波盆滿盈就能許諾子倩一個豐盈的未來。

但愛情不是這樣子的。

論斤兩的金錢價值觀在婚姻裡再自然不過了；然而婚姻不是愛情、婚姻裡有牛奶、髒汙的尿片、少得可憐的睡眠、還有提不起勁的性愛；而愛情像生機昂然的春天、每次都是好心情、穿出最好看的衣著、撒大錢的精緻餐館、兩人抱在一起時就像發情的兔子，相看兩不厭的歡心感覺。

子倩無法對晚舟有同樣的感覺，但這不影響他對她的愛戀，奇怪的堅持!無悔的單戀。

Bill 在EMIAL裡指示得很清楚:按照商場上的慣例，江家的報價願意幫忙出貨很棒，公司這邊願意多付3個百分點，但以後還是照樣每次報價，誰的價錢合理?樣品檢驗可以過關，就誰得標。

墨蘭看完EAMIL後，心裡也就緩和下來了，至少Bill還是理智得很，他的態度是你願意幫忙、我很感激，價錢上我願意提高一些，但要是拿以後的訂單作為要脅?Bill決不肯順從。

墨蘭回完給江家的EMAIL後，起身走向茶水間，磨豆機劈劈啪啪的一陣聲響後，咖啡帶來清醒的冷靜、苦思後的甘醇香氣在喉間玩味著:「子倩為什麼從不提起她與江家二少之間的關係?墨蘭仔細的回想子倩在倒數的幾次相處裡、有無間接的提起過、而只是自己忽略了?」

江家二少與子倩?可能嗎?難道子倩因為自己曾經提過江家在岡山螺絲界的名聲不佳，因此而有所隱瞞?而江家二少的本身條件呢?墨蘭因為早有接觸的關係、所以看待江家自然帶有奇異的眼光，也不會聯想到子倩與江家人可能之間的接觸?

晚舟怎麼說的?他說:「是子倩介紹他認識江家二少，而且是因為江家準備上市、子倩恰好知道晚舟從事投資活動很多年了，因此拉拉線、或許兩邊都能獲益匪淺?」

「在哪認識的?、、、」晚舟支支吾吾的說了半天、、、「在鋼琴酒吧見的面，、、、」墨蘭回想起去年有一陣子子倩很忙，每個月回高雄的約會也取消了好幾回，當時墨蘭以為她與三重大哥的關係結束了?難道不是嗎?

還記得去年初，有一次夜裡子倩打電話來、一邊哭、一邊說:「她跟三重大哥剛剛被開槍了!」嚇得她第二天搬離了三重大哥的家，那鋼琴酒吧又是怎麼回事?

墨蘭一時之間不曉得這些個疑問可以問誰?

朱議員幾口烈酒入喉後，面色的戚容似乎暫時的麻痹了，唯有眼底如蛛網狀般散開的腥紅色、透露出了內心澎澎不已、又如即將滅頂般的沉痛。

「是墨蘭讓你來找我的吧？連她也相信子倩是自殺的？」

「基於偵察不公開的原則，我不能透露任何偵辦中的案件資訊。」王建華看得出朱議員的悲傷一如暴風雨悶沉的雷聲、極為壓抑的無邊張力使得姣好的臉龐如鬼魅般猙獰。

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這個警察前面表露任何形式的傷慟。

「死亡通常只有兩條路徑可以通往、若非自戕就是非自願的受害者，你知道我為何敢斷言子倩絕非自殺的嗎？。

朱議員在左臉頰上的那道疤痕、在烈酒的傾注下像道紅色的閃電騰飛在暗沉的臉龐、而雙眼睜如瞳鈴般教人怵目驚心。

「三年多前的一個冬夜、我跟子倩來到重新路的一家薑母鴨店、幾個隨行的小弟先去停車、都還沒坐定，就有尋仇的人衝上來、我忙著擋下面前兩把刀的輪翻攻擊、才一轉身、一把開山刀朝我臉上砍下，在那個危急的瞬間、是子倩拿著一張板凳擋住了這一刀！」

朱議員比著刀勢：「原來那把刀可以將我一割為二！」他停頓了片刻：「換成是一般的女子、早就尖叫著、驚慌的躲到哪去了？。

「只有子倩敢擋下這一刀、這樣的女孩子！」朱議員的手上一捏、玻璃杯已破成碎片、一行鮮血沿著掌邊滴下：「這種悍不畏死的女子會怯懦到選擇自殺來結束生命？」朱議員若無其事的從口帶中掏出了手帕、壓住滴流不止的手掌。

王建華感受到了他又悲又怒的情緒在胸臆中震動著，一但傾巢而出勢將催殘了他在人世間、最後的一絲情感。

朱議員為子倩下了個註腳：「她是一個會為所愛之人傾其所有以對的人，你能想像這樣的人會選擇放棄自己嗎？」

這一句話似乎道出了他對子倩所有的愛戀、如此高漲的情緒在狹小的、陰暗的地下室裡沸騰著！

王建華幾乎毫無疑慮的認為朱議員與子倩的死並無干係、但他不解的是既然兩人情深至此、又因何細故而分手呢？

朱議員似乎讀得出王建華的疑竇、他逕自露出無比惋惜的口吻說：「去年夏末的一個夜晚，那是一個熱得發燙、令人煩幽的深夜、門窗上約略只能看見人影，剛好我從屋外進入、子倩已經入睡，我的身影才剛出現在窗格上、立即槍聲大響，我連忙仆倒壓在子倩的身上，第一次我看見她的臉上滿是驚惶失措的淚水！」

「我不自覺的摀住了她的嘴、告訴她，再忍一會兒，馬上就過去了！她掙扎著想要起身、、、最後她一整個人躲在牆腳、抿住嘴一直嗚咽著、、、看著她哆嗦著的模樣、我氣得當晚找齊人馬、展開立即的報復行動！」

她決定離開了！

王建華知道那種面臨死亡威脅的壓迫感；就像警方在攻堅時、臨破門而入的瞬間、未知槍彈會從何處襲來的恐懼感，生死懸在一線之隔的張力，心跳聲壓過週遭的一切聲響、、、

「我想：那種沒完沒了的挑釁、不是子倩想要的生活！」

朱議員的臉在瞬間凝成僵固的愁容：「那一次看著子倩瑟縮在牆腳的無助姿態，我突然意識到或許有一天再也保護不了她，也無法再看著她這麼無奈、無辜、無解的生活下去、我終究得讓她離開了！」

王建華還是問了一句：「你們之後就再也沒有連絡？」

「我問過她要些甚麼？」

「她要了什麼？」

「她什麼也沒說、、、不過；我知道她後來跟幾個朋友開了間pub，有現場的樂隊演奏，一個圓形的舞池，樓上還有特別的vip房，我沒出面！但她知道我幫她打點好了黑、白兩道。也幫她作了圍事的工作。」

「她常往高雄跑、你知道嗎？」王建華盯著他的眼底、那深處只剩下了無盡的夜晚，漆黑、幽微、、、

「我只希望她能遠離我的生活，她走得越遠越好！」他捶出沉重的一拳、打在桌上，頓時引來幾個彪形大漢！他怒吼一聲：「滾出去！」

王建華知道他已經放手了！他的話使得雷子倩的死更加疑雲重重，而王建華準備起身告別了。

「你還沒有明確的告訴我：你是否認定了子倩是他殺的？」朱議員的手忿恨不平的指著王建華：「如果沒有其它佐證、你怎麼可能逕行調查？據我所知、你們內部已經一口咬定以自殺結案！」

看著王建華稍顯訝異的神情、於是他放下直指著王建華的手；彼此心照不宣了。

王建華猶豫著說與不說之間、但雷子倩的死因太過離奇，而朱議員的情意動人、此刻他的心靈碎片想必漂浮不定，於是王建華說了：「在她死後的第二天、有人發了封email給我、只有短短的一句話：雷子倩不是自殺的！沒有署名、ip地址是國外的，一開始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到處查探，也才會查到你這裡。

聽到此、朱議員的眼神苦澀得可以擰出水花、從來不曾在他人面前示弱過的梟雄、此刻心底有了破口竟帶有求情的意味：「王警官！你會繼續偵辦下去吧？子倩絕不會是自殺的！相信我！」

王建華仍有百分之一的否定、畢竟絕望的人是無法讓人合理的預測她的下一步會是走向哪裡？他篤定的是：雷子倩在死前、一定陷入空前而凝重的、絕望的、無比沉重的情緒底。

走出茶葉店外、天色是雨後的一天藍天，而小屁孩仍在等待著：「上車吧！我載你！」

王建華看著他的頭頂、少了安全帽，而自己是警務人員、如果要求小屁孩有關這一點交通規則、他肯定是不當一回事。

「那就載我到計程車那邊吧！」

「你以後還會再來吧？」小屁孩邊騎車、還止不住好奇心的問。

「為什麼你這麼關心我會不會回來？」

小屁孩用下巴頂著後照鏡：「你看！我們大哥還站在門口、看來他似乎還等著你回來呢！」

王建華倒沒有那麼肯定、如果將來真的查出雷子倩的死因，他不敢確定眼前的這個男人、會不會因而採取血腥的報復手段？而這一點是他身為警察絕不能允許的立場。

紅雨　　1---18

過去的那段日子、墨蘭心底莫名其妙的丟失了很重要的歸屬感、無關乎情愛，是一種生活中找不到重心的茫然。

那是在失去子倩之後才有的、無人可以傾心的、專注的凝聽你對於生活上的任何言語及討論、然後她不見得會同意你、甚至故意捉弄於你，讓你對於生活中的瑣碎、工作上的不盡如人意的埋怨、顯得可笑、不必在意。

有些你不會隨意跟人家脫口而出的顧忌、這些以往不自覺藏在心底的話，你可以大聲嚷嚷、不必害怕被亂貼標籤、然後心安理得的為所欲為、暢快地罵上幾句、而子倩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跟著亂罵一通，然後互視一笑的坦然及安心感。

這些生活上的極小紅利隨著子倩的過世、已經沒有了的隨意及瀟灑。

輕飄飄的雨水流浪在街頭、墨蘭剛剛在市場吃了以往很爽口的阿三乾麵、今晚卻是味同嚼蠟、囫圇吞棗的晚餐。走回住處也只需十來分鐘，沒來由地想到失去子倩的日子，眼淚在雨水的掩護之下、倒也一路上沒引來側目的關注，剛到巷子口、一把黑傘在自家門前撐起、墨蘭努力的撥開濕黏在前額、努力的睜開眼:不會是子倩、她的花陽傘會耍弄雨天，而現在的這把黑傘、固執、堅定地豎立在家門口，這會兒正以小跑步的方式逐漸接近中、、、

「呂小姐怎麼沒帶傘?」

「王警官!回來啦!」看一眼他深邃如汪洋般的瞳眸、好像世界上沒有可以令他意外或驚奇的事情。

從巷口走到自家約兩、三分鐘，墨蘭的心底意外的有好多話想問，這一次的北上訪談有何收穫?說出口的卻是:「吃過飯了沒?」

王警官好像很理所當然地說:「那你呢?」

打開大門的瞬間、雨勢驟然加大了、兩人加快的走過細石子小徑、墨蘭趕緊打開房門、讓開淋成濕漉漉的身子；「你先請坐、我去換些乾淨的衣服。」

同樣是角落的位置，王建華剛想脫下卡其色風衣、墨蘭步上二樓房間時突然轉身說:「跟我上來吧!」

樓上的水晶吊燈隨之亮起、晶瑩、璀璨與窗外銀光點點的雨滴相輝映著，但少了戶外的凜冬氣息。

接過王建華脫下的風衣隨手掛在衣桿上:「請隨便坐、我馬上過來。」

王建華打量著屋內的陳設；幾張皮製的單座大沙發、淺玫瑰色的牆面、牆上一幅大型的畫作、一個穿著紅色細肩洋裝的女子坐在床前、雙手托腮、高跟鞋一高一低的在前方孤立著。

另外的則是一長條的深棕色木桌、桌上一套黑膠唱盤、精緻、典雅的黑色音箱，下層則是幾百張的黑膠唱片。

剩下的一面牆上只是一個咖啡色的書架、王建華的勢力絕佳，有些是園藝類的書籍、另外的是古典文學小說、還有一整套的原文書，那就超出王建華能理解的範圍了。

「剛問你吃些甚麼?你沒回答、要不要我幫你煮些簡單的義大利麵?先說好、只是罐頭醬汁別期待太多。」

王建華點點頭，看她已經換上寬鬆的淺咖啡絨布褲、加上米白色的羊毛衣、原來在那專業經理人

的背後、她是一個自在、看來能與生活輕易共伴的女性。

廚房在一個珠簾的後面、煮開水、開罐頭的聲音、放置盤叉的清脆聲，王建華似乎聞到爆香大蒜的味道，等待的時間裡、他一面盤算著待會兒如何開口?是否會再勾起她點點滴滴那以往只有如蘭花般清香、卻無法重溫的友善時光?一時間王建華似乎聽見窗外拋灑的雨聲、 即將擾亂這一夜的寧靜。

紅雨　　1---19

吃完了義大利麵、喝了濃郁、醇厚的咖啡，兩人各自說了彼此在查訪與約談之後的心得，墨蘭看出王警官深陷一層迷霧中，像是走進幽暗的黑森林、偶有陽光穿透林葉「間、但是那一切根源的恨意究竟來自於何處?如果他殺的說法仍成立的話?」

對!王建華說出他心中最大的困惑:「要有多深的愛才有足夠的恨意?」

他們倆人同時承認這是椿情殺的可能性最大。

「誰?畫家顫抖的手、當初他連接受子倩深情的付出都不願受束縛、一個怯於真情的人會是手刃情人的劊子手?」他的分量早已微乎其微、可以隨意排除了。

「三重的黑幫老大?」墨蘭顯然不敢排除。

王建華說出在江議員的眼底只有脈脈情深、雖然至今仍然無法忘情，但顯然江湖路已經將他生命的全部意志剝削殆盡，情深不知處?想必他知道愛之適足以害之的道理。所以他當年放走了子倩、又何必在後頭又無法割捨?還下手取走他摯愛的人的性命?這個邏輯顯然不通。

墨蘭輕笑著:「男人只會故作瀟灑、子倩年輕時是把他當作呼風喚雨的人物看待，每次出門總是前呼後擁、小弟隨侍在旁、但在屢屢遭逢意外的襲擊、連只是外出用餐、有時都得左顧右盼、深怕陰暗的殺刀隨時出鞘。」

「子倩早就想脫離那樣提心吊膽的日子，只是那位老大動不動就到她上班、工作的地方，派小弟去騷擾，說是維護她的安全，惹得她換了好幾次的工作，還不能好聚好散。」

王建華這時承認自己看走眼了，但是他還是認為朱議員的愛不會是惡毒的仇恨。兄弟固然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但也非全無人性，何況子倩為他擋下的那一刀，總是代表了些甚麼吧?

墨蘭聽過那一刀，她還問子倩哪來的勇氣?子倩聳著肩說:「我老爸也老是拿著一把刀說是要殺她媽，子倩也好幾次搶下她老爸的刀，雖然她老爸總是喝醉了、裝模作樣的情分較多，不過子倩也是想起來就怕:那一刀已經從天而降、難道要她看著他被橫死在街頭嗎?」

王建華也不深究已經成為過往的事實:「現在呢?雷子倩沒有再重新交往其他的人嗎?」

墨蘭一時之間也說不出，她起身走到窗邊、過去這一年子倩有好幾次臨時取消每月的會面，當時不以為意、現在想來:「難道與江家有關?」

從未對墨蘭隱瞞過任何事的子倩，顯然忘了把她認識江家二少的事告訴自己?墨蘭知道這還牽涉到了晚舟，但晚舟總是避重就輕，墨蘭把心裡的疑問說了出來。

王建華如實的紀錄在他慣用的筆記本上，窗外的雨已歇、他起身告辭。

墨蘭默默的看著他走出屋外、在庭院間深呼吸了幾口氣、似乎在消化剛剛得到的訊息、這裡面有大量的金錢交易、或許也有刻意隱藏的情感，隨著大門重重的扣上，謎團正如黑夜冒出的霧、從遠方逐漸往屋子的方向而來。

紅雨　　第二部　　心自凋零

2---1

腹部似乎被無情、有力的一拳、將所有的空氣從胸腔中擠壓出去、還是絕望的哭腔用盡了肺部裡的最後一口氣?子倩望著天空正迅速的在空虛的眼前變小、變得遙遠、、、瞬間就是永恆指的是否就是現在?、、、地心引力正吸墜自己往下、拔下左手的無名指上、那顆從CARIIER買來的耀眼四射的粉紅彩鑽、子倩疼惜的想:待會兒它會不會跟著自己一起粉身碎骨的散盡光芒?、、、那短暫幾秒內即將結束的人生、並沒有所謂的人生跑馬燈在眼前一幕幕的上演、反而只有極冷酷的強風從腳底肆虐過全身、到了頭部、那冰凍的偏頭痛竟如此強烈、待我摔下後、四分五裂的頭顱是否將我的美麗一起奪走?、、、怎麼我還在漂浮、、、啊!、、、空虛啊、、、身邊的氣流如同大海將我漂流、、、

看似迷濛的眼睛底、朱議員一口氣乾掉三杯四指幅的丹麥純釀威士忌，狂肆的嘴巴裡噴出火花、直覺卻仍舊十分犀利:「說實話、當初你愛上我還不是貪圖我能滿足你的物慾、還有隨妳差遣的黑暗勢力。因為我是他媽的黑道人物，向來看人不順眼、砰砰、、、兩聲、再找個小弟頂罪，、、、可是現在是數位時代了，沒有疆界、沒有地盤，、、妳現在他媽的想通了、想散人了?我告訴你:除非老子玩膩了、喊停!妳他媽的才能抱著妳的狐狸尾巴給我滾得遠遠的、、、」

子倩的腳邊還有一推碎裂的高腳水晶杯、她看著幾近發狂的朱慕白、身上的細肩小洋裝被撕裂成像件破布似的幾乎衣不蔽體，只好隨手將肩帶綁緊、隔著兩步遠的距離強自壓抑著僅有的一點自尊、委屈的說:「他不過是新認識的一個朋友，同樣是高雄來的、墨蘭也認識，到處說他自家的公司準備上市，我想介紹他認識我的幾個朋友、或許有機會、、、大家可以有個賺錢的機會，就是這樣、、、你別想太遠了、、、」

「那怎麼不介紹我認識啊?有賺錢的機會、我也很歡迎啊!不是嗎?、、、但是我聽到好像不只是這樣子、、、你還跟他到高雄去了多少次?、、、」

「晚舟、我帶他去找晚舟、晚舟還調查過了，聽說也砸了一筆錢，也正在幫忙規劃上市、、、你也知道我怎摩會懂這些東西?不過、、、機會難得嘛!、、、」

朱慕白剛從大陸回來，找不到子倩的人影，一問手下才知道子倩趁他到大陸這段期間跑到高雄去了，整件事透露著古怪的氛圍，最近子倩有意、無意地閃躲著自己，當事人怎可能不清楚?只是心理的矛盾，那股噴發到喉間無法壓下的醋意，痛苦的泥淖隨時會將人無聲的吞噬，橫在人生前的只是演變的人心、驟變的情勢、沒有永遠不變的狗屁、、、尤其是那些變心的婊子、、、朱慕白眼前逐漸模糊、、、

連衣服都來不及換，子倩從衣桿上拉了件皮夾克隨即輕拉開房門、站在房門邊的小弟不敢探往屋內看去，子倩經過時趁機吩咐:「大哥醉了、還不趕快扶他上床!」

子倩一走到屋外，隨手招呼了計程車:「台北車站!」

她往車後看去、幾個小弟從屋裡衝出來、正四處瞧著，子倩剛好轉過巷子，眼角的餘光被街旁的摩托車的後照鏡大量的反光、耀眼的光芒照耀得眼花如盲、、、恐懼的陰影襲上了心頭卻遲遲不肯散去、子倩拉起夾克的拉鍊、豎直衣領、一摸口袋裡面空無一物，沒有錢、信用卡、連待會兒要付的計程車資都沒有，心裡只有一個唸頭:「要見到他、在一切結束之前再見他一面!

紅雨　　2----2

當夜車還在高速公路上飛馳時、夜色暗沉沉的搜羅著人們心裡真正的渴望。

晚舟翻完了江家的財務報表，他抬起頭看著江二少的烏黑的深邃眼底，然後不解地問:「既然萬事具備了、承銷公司也找好了、證管會那邊的政策也傾向開放、這個上市案子看來勢成定局，為什麼還找我摻一腳?這麼好賺的事怎麼輪得到我?」

江二少的眼角從財務報表轉到晚舟游移不定的臉龐:「晚舟、我知道你在證卷投資這一塊頗有心得

、加上子倩跟妳十幾年的交情，我信得過你。」

拿這麼空洞的話來塘塞公司準備上市的龐大利益，晚舟聳一聳肩:「江老先生在實業界也是名聲顯赫，公司也成立了三十年了，怎麼會想到要上市呢?更何況要上市的話、找家大字號的證券公司包山包海的辦理得妥妥當當的、像我這種獨門獨院專做投資的單幹戶能幫得了甚麼忙?」

「你這麼說就太見外了，誰不知道你的投顧公司小歸小、可是號召力十足，內內外外找個幾十個中實戶一起共襄盛舉、還不是一句話?」江二少在證卷業界及子倩那邊、打聽了不少有關晚舟過去十年來在期貨、股票的投資上的顯赫戰功。

聽到江二少一直提到子倩的名字，晚舟的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是又對江家丟出的這個餌，又蠢蠢欲動、即便是在翻江倒海的股市投資多年來的心定功力，在此刻也是扭扭捏捏的難受，這種內線交易說來也不是不能做，而是公司派的心裡到底意向如何?準備玩多大?何況有了子倩的這個因素，晚舟在利與情感間拿捏不住應有的看法，索性問起:「你跟子倩是甚麼樣的關係?」

江二少早有準備:「朋友的朋友介紹認識的、就在她的paino bar。」

晚舟哪肯相信這種鬼話?又沒勇氣問子倩，在他原來的打算哩，如果是純幫忙、該生意就歸生意，如果只是一般朋友，看在子倩的份上、證管會的人也還說得上話，現在政府鼓勵公司上市、只有符合相關規定，要通過審核不是難事!在這一刻，晚舟想到墨蘭對於江家一向的評價，心底又有了幾分猶豫?

江二少拋出籌碼:「你出四百萬、給你5000股，佔原始股份百分之一。上市後、你負責炒作、看你的本事，炒多高都算你的。」

「那三年閉鎖期呢?那四百萬得等三年呢?」

「這還要我說嗎?半年後發行可轉債，不就弄回來了?」

「你們江家要釋出多少股?」

「公司當然還是江家的，我們佔百分六十，剩下的都放到市場上。」

「螺絲業在市場算傳統產業、要吸納市場上有興趣的資金、恐怕有難度?」

江二少故作神秘似的、「你放心，我們會有些料，難道螺絲業就不能玩些高科技的東西?」

晚舟一猜就知道:「醫療用的?還是航太科技?」

江二少不肯說得太詳細:「我們江家在高雄還有些不動產，只要你答應了，到時候相關資料會另行準備。」

晚舟仍然猶豫著，心底盤算著:「最近國際期貨頗為震盪，而這個案子確實頗吸引人的，只要拿得出好財報、有前景的公司在剛上市時都能有一段蜜月期，可能大有斬獲?但想到子倩、墨蘭這兩個對自己至關重要的人，這一次都牽涉其中，讓自己一時之間陷入長考。」

江二少臨去時看著晚舟:「預定上市的日期也不遠了，希望你早下決心，有錢大家賺囉!」

投資的鐵律:當斷則斷、不斷深受其害。子倩啊!你到底跟這個姓江的是甚麼關係?晚舟對於自己的這幾個朋友絕對忠實，至於外人?晚舟只相信一句話:當我把他的骨灰捧在手裡、我就會相信他了，尤其是在金錢世界。

紅雨　　2----3

門鈴像發了瘋的夏蟬、綿延不絕的響著，狂按門鈴的子倩聽來卻是絕望的求救聲。

墨蘭略帶驚訝的神情半跑著從二樓往屋外衝去，一打開門、子倩二話不說地拉著墨蘭的手:「去拿你的金融卡、司機還在車上等著付錢。」

墨蘭連忙跑回屋內、拉開抽屜、拿出長形皮夾，還好巷子的另一頭就是岡山郵局。

刷'刷、、、的數鈔機聲、一次限額兩萬元，子倩數完一萬元整就跑向等候著的計程車司機，連忙謝過後， 轉過身、一行清淚倏的落了下來，墨蘭無語地抱著、凌亂、驚慌失措的神情，好似流亡天崖的依靠。

子倩是不容易流淚的女人，自小的艱困、孤單的成長，造就了她向來灑脫的個性，何時看過她未語淚先流的贏弱樣子?

再多抱一會兒吧!墨蘭看著情同姊妹的她、不斷懊惱、自棄的模樣，不禁心疼了起來、、、又怎知道這將是自己看她最後一次落淚的模樣?

才剛脫下悲傷的外衣、子倩很快的收起傷痕、慫恿著墨蘭開車到高雄。

墨蘭此時怎可能拂逆子倩的心情、事實上每年的12月也是出口到美國的淡季，也就隨她鬧了。

兩人擠在衣帽間鬥來鬥去的邊換衣服，子倩高挑的身材要擠進墨蘭的牛仔褲必須得深呼吸、還加上墨蘭幫忙拉上拉鍊，可是上衣就卡在碩大的胸部上不去了、子倩只得認命似的換上套頭毛衣，仍舊披著原來的皮夾克。

一敞開大門、墨蘭開著公司配給的車、一部TOYOTA的銀色休旅車連忙奪門而出。

穿過岡燕路左轉到了中山路口、剛好停在starbucks的咖啡店前，墨蘭猶豫了一下，子倩可不依:「我的好姊妹、今晚我們得來點烈一點的、、、」

再一個右轉穿過地下道、大仁南路等了綠燈、又一個左轉直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滿天星子、點點的像棋盤狀的羅列著、不是神祉下的局、而是被遺忘的、流亡在天庭外的星宿、迷失在浩瀚無垠的夜空。

冷凜的北風與車內的沉悶空氣形成溫差、車窗玻璃濛上一層薄霧、墨蘭打開空調、銀光下似乎仍可看見子倩的淚痕如膠水般附著在艷麗的臉龐上。

墨蘭不忍的問:「他喝醉了?罵你、打你了?」皮夾克上的皺摺處還有淡淡的酒味不肯散去。

「他不壞、只是有點瘋狂!」子倩毫髮無傷但驚魂未定的眼神透露出倖然的苦笑。

墨蘭瞪了一眼子倩:「如果他不是真的瘋了、那這連夜的逃亡只是即興的苦難插曲囉?」剛說完墨蘭就明瞭自己無心嘲諷情同姊妹的子倩，而是心疼她如粉蛾般對於那致命的炙熱光源、有著無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子倩將下巴抵住膝蓋尖、雙手將毛衣往下拉扯，一幅彆扭至極的模樣。

每朵雲的背後都有陽光。墨蘭還是對自己的姊妹有信心、烏雲的邊緣不是都有一層銀光嗎?於是她伸出右手拍了拍子倩的膝蓋:「我們到駁二特區、聽說那裏新開了幾家pub?」

子倩突然抬起頭:「我想先去看看海。」

剛到建國交流道時、墨蘭聽見子倩的講法於是繼續開向中正交流道:「光榮碼頭好嗎?」

子倩抬起頭:「晚舟不是也在那?」

快到海邊路時、墨蘭左顧右盼的看中了一處停車位，才一下車、子倩便見著了那片幽黑的海面、深呼吸了好幾口海風的氣息:「我好喜歡這裡哦!」

墨蘭笑著把子倩拉到懷裡、一起倚靠著木製的欄架，腳底下的海水高高低低的擁擠著、瞬間撞到水泥牆面碎成銀白色的浪花，隨之又變成黑色大海的一部分。

冬夜的風有股冷酷的勁、兩個人邊踩踏著露台、發出咿呀的木板回聲、腳步如此沉重、夜如浪、語如刃。

「你打算怎麼辦?」墨蘭問得坦率而直接、不容迴避的質問。

子倩拉緊夾克、心底一陣揪緊:「回不去啦!」

「你不怕他對你做些甚麼?」

無月的夜、子倩的臉在海風的吹襲下、像被毒藤裹身、臉上一陣紫、一會白:「他不會傷害我、但他也不會放我自由。」

「他到底要甚麼」?墨蘭快被這股窒息、無盡的威脅、緊迫盯人的關係，感到喘不過氣來。

「在他的世界裡只有臣服於他或勢不兩立的對峙，他總是要你表態、徹底的忠誠、無懈可擊的赤忱。」

「尤其是他的枕邊人?」

「更慘!我是他的分身、大哥的女人。」

「無路可退?」墨蘭心驚膽顫的握著子倩毫無生氣的雙手。

一陣手機鈴聲劃破海濤聲、好一會兒墨蘭才意會過來是自己的手機:「是老闆Bill打來的。」

看著墨蘭的臉色起伏不定，語氣又急又氣，等掛上電話後，墨蘭沉默了好一陣子。

子倩聽得出來是運往美國的貨在海關出了問題，還沒等墨蘭開口、她鬆開墨蘭的手:「你去忙吧!」

墨蘭露出為難、抱歉的口氣:「我載妳回岡山、今晚在我那邊先住下來，等我弄清楚了、我們再好好來談。」

子倩一轉身看著面對的大樓:「我想到了，晚舟就在這裡，你先回去處理事情，我去找他。」

「那我打電話給他。」

還在等開盤的晚舟果然在。墨蘭告訴他、子倩在樓下並把情況大致跟他談了一下。

幾分鐘後、晚舟飄著風衣、焦急地跑了過來、慌亂的眼色在墨蘭跟子倩間轉個不停。

墨蘭再次的抱緊子倩、叮嚀的話語在逐漸增強的海風中顯得破碎而凌亂。又順道跟晚舟強調今晚無論如何要照顧好子倩、一時之間氣氛像脆化的礁石、禁不起海浪的陣陣拍擊。

子倩答應了一大堆的事情、然後推著墨蘭離開。

晚舟比著ok的手勢、露出墨蘭從未見過的堅定目光、讓這夜第一次發出閃爍的幽光、墨蘭相信晚舟、她怎麼可能不相信他呢?他可是深愛著子倩啊!

紅雨　　2-------4

好像蒼茫的夜色再度降臨人間、自從墨蘭開車離去後。

晚舟沒有多問，子倩望著海、想著有位作家說過:我是海、是沙，讓人書寫、再重寫、又再抹去。

晚舟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口?

「怎麼?今天不開盤嗎?」

「剛才墨蘭在電話中說你突然南下、身上半件行李也沒有，出了甚麼事了嗎?是不是他?」晚舟從頭到腳的打量著子倩、沒看見任何明顯的外傷讓他似乎鬆了口氣。

一個人隱藏起她深邃的內在情緒時，沒有人可以讀得出她的心事，或許可以瞧得見他疏忽了該做的日常事務、眼眶總是起霧、腳步聲總是意外的沉重、臉上總是露出黑夜般的幽暗、除此之外，你一無所知。

晚舟只是看見她的眼角有一股受傷的異樣，像是一隻受傷的小鳥、撞上了厚重的玻璃後、斷翅的無助模樣。他只想呵護她:「吃飯了嗎?我帶你去吃你最愛的鴨肉珍?」

子倩輕輕地嘆了口氣、在夜色、海風裡、卻像是一聲悶沉的雷聲響在晚舟的無所適從的心底。

看他焦急的神色，子倩反過來安慰他:「我人都跑出來了，暫時別去想這些煩人的事，我們先去吃小南碗粿，然後去costco買幾件衣服。」

晚舟終於鬆了口氣，領著子倩上了車、遠離那一直翻騰著的海濤聲。

接上五福路、夜色還早、路邊的商店仍可見到行人穿梭在斷斷續續的街口巷道間、自強二路的廣告招牌已在眼前、剛好店門口多出了空位，停好車、兩人排在隊伍裡、子倩的某些美好心情被美食喚醒了、碗粿、肉粽、羹湯各點了一分。

Q彈的碗粿、南部粽的綿密口感、鮮滑的羹湯，子倩很快的一掃而盡，連帶地晚舟也感染了飽足、滿意的氛圍。

感到COSTCO賣場，晚舟推著購物車，子倩在前頭領路，在挑選內衣時、晚舟露出了尷尬的神情，子倩還故意的逗弄他，問他哪幾個顏色比較好看?晚舟感受到那心中嚮往許久的幸福，畢竟他暗戀了子倩這麼多年，卻在這麼平凡的購物舉動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頭滑動著的光彩。

時間所剩無幾了，子倩挑了兩件牛仔褲、幾件襯衫，趕著結帳，已經接近11點了，走出店外時、輕飄著雨絲、好像剛才那些單純的快樂又要回歸到現實、淒風慘雨的感傷時光裡。

紅雨　　2---5

若時光能倒回去心底剛觸動的那一刻、是不是有一些遺憾就可能彌補?或是可以重新來過而有不同的結果?

今晚不會進行交易了，剛剛已經吩咐助理可以先行回家，而晚舟也已經關掉電腦的交易頁面。

子倩拉了把椅子在落地窗前、那海猶自存在只是沒有了海風流動、空氣中少了蹭人的鹹味、還有那浪濤聲、會將人捲入深不見底的微顫、所有關於海的生動感都被一片窗遠遠的拋遠了、熄滅了。

「想喝點甚麼嗎?」晚舟推著靠背椅也落在窗前。

「我知道你一向都喝威士忌，我也來一杯。」子倩可以看得到窗片上的倒影。

晚舟似乎聽得到子倩心裡的話，於是關了燈，那海的景象頓時波掏洶湧了起來。

給了子倩一杯，晚舟倒是煮了咖啡，平常這個時間已經開盤了，他習慣喝黑咖啡。

誰都沒開口、等著心中的平靜生了根，或是喝過了酒才容易開口吧!

「你別問我打算怎麼辦?我需要點時間。」子倩很能喝、但是臉紅得快、這一刻在晚舟的眼裡，一抹嫣紅閃閃動人的亮著，他只想停留在此時。

子倩搖著酒杯示意再來些酒。

晚舟索性將酒瓶放在子倩身旁的地上，自己也倒了一杯。

「你真的不問?」子倩老喜歡逗晚舟、雖然有點故意、可是僅止於此，其他人早勸過晚舟，都已經十幾年了、該發生的早就發生了。

晚舟說不上來自己為何十幾年來改變不了她的或自己的心意，在別人眼中可笑的事情，也無法動搖多年來的那把心火。燃燒了這麼多年、到底愛是甚麼樣的物質?

子倩側過臉去:「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現在才逃開?雖然早說分手了，可是我一直走回頭路?」

晚舟不想聽子倩談她有關感情的部分，但是多年來早已適應了這個事實，而今天許久未曾有過的希望似乎重新有了她的身影。

「孤單跟依戀是兩個雙生子、總是離不開彼此，哪一個出現了、另一個就隨之起舞、每一次總以為下定決心想分手了、另一個就虎視眈眈地把你拉回來，這樣的說法你能懂嗎?」

晚舟怎麼不懂?每次子倩在感情上出了問題，晚舟總有一股莫名的期盼，而每每只換得場場落空、那周而復始的循環感觸，或許也造就了他在交易上異於常人的耐受度，短線交易的情緒控管是極端病態的心理素質。

子倩握住晚舟訝異的手掌，子倩是否即將回歸到十幾年前的初識那一刻間?晚舟的手微微發顫，但子倩隨後的說法讓窗外的海浪聲衝破落地窗、碎成滿地的玻璃心。

「我喜歡上了別人，但是請你不要跟墨蘭還有其他人提起，我知道你最能理解我的心情，無論我的選擇是甚麼?你總是我最後一道遮蔽風雨的堡壘。」

晚舟強忍住黑暗的降臨、好像永夜的淒涼，晚舟小心翼翼的抽回雙手、替自己倒了大半杯的威士忌、一口喝下、辛辣的酒腥味沖淡了膽裂心碎的傷痛，他直視著子倩但避開了是誰的問題，這是否是最後一次再為子倩感到難過的可能?

「我能為你做些甚麼?」

子倩悄悄的說出了今後的打算，除了她沒提到要如何解決朱姓大哥的部分外，晚舟盡力的答應了幫忙子倩急需解決的眼前問題，明日一早他會先到銀行提出一筆錢，足供她暫度好一陣子的所需。

子倩在身心煎熬下、一但得到她所需的奧援，很快地便在客房中沉沉睡去。

晚舟站在落地窗外、卻感到那陣陣海風直透過窗子、涼到了極致、幾乎讓心結凍的一夜冬風。

紅雨　　2----6

輾壓在筆直的高速公路上、在車燈如細長的蛇信引導下、一節節黑色的路面隨著車影的吞噬而消失，黝黑的夜空在藍黑的雲層移動中、黑夜始終不肯屈就墨蘭趕路的急迫心情、無盡的漫長、墨蘭的憂慮與愧疚讓冬夜顯得冰冷而無情、、、

雖然公事一向被自然地認為應該凌駕於私事之上、這種建置於社會工作倫理的制約，讓墨蘭不甘、無奈。子倩幾乎是以裸逃的方式來尋找協助，而自己卻只能把她交給別人，即便那個人願意為她赴湯蹈火、、、

墨蘭原本抱著把子倩帶回岡山、等自己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再好好詳談，但看著一旁的晚舟殷切的模樣，墨蘭又怎麼忍心不讓他再試試看?即便機會是那麼微乎其微，墨蘭一想到此便隱隱感到一絲的不安。

朋友間大家都知道晚舟對於子倩的傾慕，而墨蘭無疑是其中最為熟悉的一個。

不只一次、她各自問過兩人為何不能情意相牽?

子倩總是回答:「晚舟就像是大哥一樣，她可以跟晚舟撒嬌、挽著他的手，可是她無法與他產生親密的聯想，像是一種親近的熟悉感而不是親蜜的感情，你能懂嗎?」

墨蘭覺得那是推託之詞，子倩是一個喜歡極端事物的個性，愈是不可想像的情境與瀕臨危險的挑戰，她往往越是興致沖沖，像是天生從事馬戲團工作的人、如空中飛人只要錯過百分之一在空中交會的瞬間交握，便有可能直接墜地，而子倩可是一點都不在乎。

至於晚舟對於子倩太過唯命是從了。如子倩這般艷麗群芳的女子，追求者不乏其人。

而晚舟這般竭盡心力的呵護、又怎麼比得上雲霄飛車的動人心魄呢?

太可惜了!對於他們兩個人而言。

終於在夜空中出現國道專屬的綠色標識，距離右側的岡山交流道只剩兩公里，墨蘭打開右側方向

燈、交流道在前、且是一個U型的彎道，在轉動方向盤之際，心底還是想不透:晚舟如何能單戀一個人而十餘年未動搖其心志?

他的解釋僅是模糊而非清晰的論據，他說:「愛就像晨光初現之際、充滿千變萬化，無限的可能，我們可能因為一個人的亮麗外表、脫俗的氣質、高雅的談吐、貼心的舉動、或是睿智的語言，甚至家財萬貫而喜歡上一個人，愛一個人往往只需要一個理由，離開一個人卻需要否定自己、萬般的藉口、甚或遍體麟傷、、、」

「愛上一個人僅是模糊的感動、離開時可是歷盡千山萬水的遠路，才知無以為繼了。」

等著大門敞開之際，墨蘭想到幾個小時前、子倩那種驚慌失措的面目現在如何了?

一進了大門、這才想到待會兒要處理的事、又得焦頭爛額了。

在打開email前、墨蘭先煮了杯咖啡、水在煮開之際望了眼窗外、清脆的幾片枯葉落地之前、夜色聚集在夜空的底部、庭園裡、茶花今年是否會怒放那極致的形骸之美?

email裡的Bill氣急敗壞的追問:「是哪家的棧板未先行熱處理、洛杉磯海關發現公司進口的拼裝貨櫃出現發霉、長蟲的現象，已經下令原櫃遣返、報關公司已經拍照為證，有幾項緊急處理，包括:緊急進口的貨，改用空運方式，運費公司先行墊付，等貨櫃回到台灣後，邀集拼裝的幾家業者一起去現場查明，一但查明是哪家業者?令其賠償一切損失。其他的成品等過完年後再行出口。」

墨蘭答覆:「此次出事的棧板依照片及編號顯示應是江先生的貨，她明日一早會到江先生的工廠，爭取空運費以及重新出口時的運費負擔。」

Bill很快的答覆:「空運費的部分如有困難，公司可以負擔一半，但必須在最快時間內出關，事後究責等貨回到台灣後再處理。」

墨蘭整理出這批一起拚裝出貨的幾家公司，明天一早先行以電話告知，另外在email告知的部分，墨蘭以附加檔案的方式讓各家業者知道，Bill對於出錯部分的嚴厲態度。

資料處理完後，已是深夜時分、霧氣繚繞、靜謐謐的氛圍、子倩的身影悠然的出現、墨蘭起身輕撫窗上的斯人儷影，而窗片上也倒影出自己疲憊的神情、憂慮的眼神。

一切等待明日吧!總是會有另一個明日、無論是懷抱某種希望?還是急於擺脫的處境，明日永遠會如期到來，只是能不能盡如人意罷了!

一直期待的電話都沒有響起。

在開往工廠的半途中，墨蘭終於忍不住地撥了晚舟的手機，那急躁的手機鈴聲、像隻雲雀從心中極欲高飛、吟唱，冬日的時光悠遠而漫長，是空氣因為天寒地凍的關係、光線也凍結在枝葉間?

終於略帶啞嗓的聲音傳了過來，晚舟帶著鼻音把線路都給堵塞得難以辨識:「墨蘭啊!事情怎麼樣了?」

墨蘭感覺手機冷冰冰的:「子倩呢?還在睡嗎?」

晚舟先是咳嗽了幾聲、像是掩護心中忍不住的焦慮:「你說甚麼?子倩不是一大早就跑去找你了?」

墨蘭知道事情不對勁了:「如果子倩在我這裡，我還會打電話問你嗎?」

晚舟似乎沒弄清楚，雖然昨夜他經過一夜長思之後，信誓旦旦地說服自己要向過去的迷戀道別，沒想到墨蘭一開口、又把自己帶回憂心忡忡的情境底:「她一早跟我到銀行領一筆錢，說是就要去找你!」心裡一驚:「難道她被擄走了?」

墨蘭忙碌了大半夜，一早又忙著聯絡廠商、還有空運公司的檔期。墨蘭的辦公室是獨立的一棟建築，可以看見周遭的情況，直至出門前並未察覺有人在附近鬼祟的舉動，何況到晚舟處留宿也是臨時的舉措，就算姓朱的本事再大、也未必就能輕易擄人，那到底子倩去了哪裡?

晚舟跡近崩潰的說:「子倩說她離家是因為愛上了某人、或許朱姓大哥知情後才不肯善罷干休，子倩的連夜逃跑恐怕與這個有關！」

墨蘭一聽之下頗為心驚，昨夜子倩的舉動就很啟人疑竇，卻還是第一次隱瞞她的新戀情，過去的這十幾年裡、她總是恨不得鉅細靡遺地把所有的情事告訴墨蘭，甚至再露骨的情節也說得臉不紅氣不喘的，而這一次的在愛上人卻對自己未吐露隻字片語?

墨蘭不由得暗自揣測:這位神秘的新戀人是誰?朱姓大哥的事已經夠令人憂慮了，未肯揭露得新戀情一樣令人匪夷所思。

也同時替晚舟感到難過，但不得不問:「難道你沒問她這一次是誰嗎?」

晚舟低訴的聲音像午夜迷航的烏雲，隨時會落雨成災，他是一位整夜酗酒的醉客，無力指責無情的戀人，不甘心的說:「我不想知道是誰?所以我沒問。」晚舟知道自己失態了，於是補上一句:「我心想你會是第一個知道的人，她又說急著去找你，所以、、、」

墨蘭不想在晚舟的身上多留上傷痕:「那我再等等看!如果她跟我聯絡、我會再打電話給你，又或者她跑回去找你，你也讓我知道，好嗎?」

晚舟沉默了好一陣子，似乎有些話想說?卻又無法把累積了十幾年的話在這短短的時間裡說完。

「我知道!」墨蘭輕聲地說著:這會兒聽見滴滴答答的雨聲敲打在車上，於是墨蘭提高了音量好壓過雨聲:「目前我們先想辦法找到子倩，萬一 、、、」終究還是逐漸加大的雨勢強壓過音量，兩人陷

入一陣沉默，子倩現在對於晚舟來說、就像是開在痛苦世界裡的花朵、綻放在不屬於他的花園裡。

墨蘭再次開動車子，她驀然的回想起子倩最後的身影，但不再是驚惶失措的感覺，好像、、、她不只是一個人，還有別人、、、而那個人並不是自己，似乎也不是晚舟、、、那麼是誰?

紅雨　　第三部　　冷凜的紅

3---1

岡山的柳橋西路是一條路名很淒美的道路、它切割了阿公店溪、將市區分成兩個逕相其趣的空間，左側是一片舊有的眷村聚落以及大面積的河堤公園、右側是大型的賣場以及高高低低的屋頂線，再溯溪往上可見到冬季的河面薄而輕盈、薄片般的河面映照出殘紅冬陽以及綠影婆娑的紅綠相間、一派南部小鎮的逍遙風範。

沿岸確實有成排的垂柳、它們輕啄河面、每當冬風微揚、柳樹糾結的枝枒不甘心事重重、便輕滑過水面、像極了淺酌幾口生命之水，而它隨風款擺時、卻又好像意亂情迷、滿腹心事的低垂不已。

岡山的市區道路新舊交插其間、往往一個路口有五、六個方向，甚至有高達十個方向之多，初到此地的人對這錯綜複雜的路況，也只能瞠目結舌以對了。

剛跨過一座小橋、陣陣咖啡香在寒風中送暖，墨蘭很幸運的在路邊找到一處停車格，一下車、原本好端端坐在多那之咖啡館外的王建華，才一起身便把窄小的咖啡座給掀了，兩人隔著路面僅能相視而笑、揮揮手，一起走向櫃檯區點餐。

墨蘭點了中杯熱拿鐵、王建華是大杯瑪琪亞朵，走回座位上時，王建華小心翼翼的入座，幾口熱咖啡的溫熱入喉，王建華眼見墨蘭蠟黃的臉色、幾日來憔悴、擔憂全上了臉容，王建華知道這幾口咖啡只能提提神、無法將眼前渾沌的情勢由裡到外的排列整齊、再眾口齊聲的喊喊口號就能神奇的喧嚷出生死之謎，

墨蘭剛把空運的事處理完畢，江家令人意外的順從、快速地整理存貨、一早就讓貨櫃車忙到下午就直駛小港機場，至於其他的責任歸屬等船運回高雄港再另行處裡。

王建華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從台北回來後。隊長將一疊未偵破的案件往他桌上一扔，沒說出

口的是:有人告了狀，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台北之行捅了個馬蜂窩。

兩人都沒向對方傾吐苦水，因為子倩的死因依然成謎，墨蘭雙手一攤:「很抱歉!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子倩似乎瞞著我、有一段未為人知的戀情、而她行蹤成謎之後，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然後就發生了、、、」墨蘭的手在空中亂舞、像是揮不掉心中所有的未甘、及困惑的沮喪。

王建華順著話說:「她為何會隱藏之深?難道怕你會反對?還是怕妳知情後遭受牽連?」

墨蘭噎了好大一口氣:「我從未反對她的情感、或許、、、不表贊同，如朱姓大哥，我讓她小心再小心，難道還有惡過他的人?更何況她才剛經歷過這陣蹂躪，又要飛蛾撲火?」

王建華根本形同外人，對於子倩的燦爛情史無從評論:但我相信你的幾個朋友應該值得信爛，不過、、、「依我的辦案經驗，人的邪性諸如忌恨、鄙視、甚或自卑情結，會像是蚜蟲一樣，被動的寄生在宿主身上，一旦達到一個高壓點，仇恨的枝液便會自動的注入牙蟲的食道，而宿主便不知不覺地受到侵害。原本不安、自辱的心靈，也可能在緩慢而不自覺的過程中、人性的基礎遭受蛀蝕一空，只消一個震撼、意外的喪鐘響起，那邪惡的劣根性便會發揮催估拉朽的力量將一個人變得瘋狂。」

墨蘭竟然回想到晚舟在那個雨夜心碎的沉默，那種痛會不會把晚舟整個人顛倒過來、等他把所有的思念、愛戀轉成膽列心碎的苦汁， 全部吐光，在那樣椎心之痛以後，成為辣手摧花的人魔?墨蘭敲了下隱隱發疼的太陽穴，晚舟是一個光明的人，即便烏雲蔽天，他也會耐心的等候天晴，子倩相信他、我又怎能懷疑他呢?

「你還有其他可能的人選嗎?」

「朱姓大哥呢?他有充足的人馬、也有他自認為充足的理由！」墨蘭忘不了子倩蒼茫逃竄的那一夜。

他說:「辦案最忌諱心有成見，唯有傾聽命案現場所蒐集的跡證、它就像替冤苦魂魄的不甘心聲，碎裂的軀體、曾受到暴虐的力量凌辱、摧毀、訕笑、歸為無疾而終的滅絕、唯剩下血腥、空洞的傷口、發出虛無如腥風血雨下的風鈴聲、血霧漫天、、、」

墨蘭不由得盯著王建華、不解他的臉時而脹紅、慘白、迷惑又有驚駭人的睜眼凝視著空無一物的前方。

墨蘭原本不準備提出來的事，卻不由自主地說:「這一兩天在告一段落後，我想到台北整理子倩的住處。」

「噢!雷子倩還保留有自己原來的住處?」

墨蘭理所當然地說:「她在中原街有一個舊公寓的房子、在三樓。以前我若是到台北找她或出差也都會在那裏留宿。」

「好!你趕緊去一趟!如果有任何可疑的線索、馬上通知我。」

看著王建華掃除邪惡的決心而離去的背影，一陣風隨後而至，柳樹競折腰。

墨蘭心想:「最終還是要走向這樣!回到探詢身邊親近的人。」頃刻間、墨蘭對於人生動搖，一大片黃光透不過的烏雲掠過河面之上。

一股凜冬將至的森然冷意突如其來的令人生畏。

紅雨　　3---2

在等待電梯往上的短瞬時刻哩，晚舟已經穩住風暴後的情緒、即將面對的人有著晚舟無比信賴的人格特質，他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少數晚舟可以完全信任的人，而這樣的人正在逐漸的稀罕中。

這是棟矗立在愛河邊的一棟有著暗灰色的磁磚加上玻璃幃幕的大樓，如果所謂的風格是著眼於仿效華爾街的市儈俗氣的話，那這棟抄襲之作也已經暮氣沉沉了。

10F之一的電鈴聲像鳥叫的哀鳴著，開門的是一位穿著打扮如銀行櫃員般的小姐、她早已知道是晚舟的到訪，隨即轉身帶路、晚舟視若無睹的跟在她那緊身的短裙、而它的長度距離膝蓋還有一大段優渥、可以盡情攀爬的距離。

「小舟啊!來、隨便坐。」一位站立於房間中央位置的中年男子、年約50歲，身穿墨綠色的polo衫，在晚舟的印象中、他似乎一年四季都穿著polo衫，唯長、短袖的差別而已。

他的眼瞳是淺棕色的、一抹淺淺的笑容、風雨不驚的神采。在打過招呼後、將眼神回到牆面上吊掛著的八個20吋的液晶螢幕，不斷的跳動著股價及大盤指數。

晚舟才剛坐下、那位助理小姐已經送上黑咖啡。

「Lily、10482下10口空單、停損在10502。」

晚舟再熟悉不過的場景、也跟著凝神注目起來。

「你是來問江家的事我為何放棄了?」

晚舟知道他可以一心數用、但是習慣看盤時專注的自己只是點點頭。

「小舟啊!江家上市的事、我奉勸你還是別玩了。」

晚舟正是為此而來:「前幾天你不是還興致頗高的模樣?怎麼昨晚就像是溜滑梯一樣通知我不做了?

你是打聽到甚麼風聲吧?」

老陳眼角突然一抿、隨即開口說:「Lily、10478加空20口!停損點:10485。」

「說實話、這筆生意我從頭就是毫無興趣，但因為是你來找我，所以我才答應考慮看看。」

晚舟有點意外地說:「怎麼會?新股上市至少有個蜜月行情。」

「我信得過你、但我信不過這個姓江的。」

「不會吧?財報我親自看過了、主管機關也有人在招呼，上市後我們只管吃貨、公司派負責不僅不會干涉、還會餵些資料，市場上又無籌碼、照理說風險不高啊?」

「我們玩當沖的會怕風險嗎?當斷則斷而已，你先告訴我是怎麼認識姓江的?」手勢往兩旁一攤平，一旁的Lily立即補空、全部出場。

做完手勢後、老臣意興闌珊的坐在身旁的沙發上，喝起桌上一杯類似精力湯的綠色濃稠飲料。

晚舟想起感傷的人影:「一位朋友介紹的。」

「別感情用事啊!」老陳就事論事地說:「這個姓江的向來就不務正業，本事很稀鬆，野心卻比整個高雄還要大，手段比起黑水溝還要陰森，我怕你被拖累了。」

晚舟衡量著老陳的話:「我們本來就是衡量風險的行業，投機不外是風險估高點、機會俐落點、手腳溜快點。這不是你當年告訴的嗎?」

「這些吃過苦中苦、都可以學得會，唯獨人心難防啊!」

「人心又怎麼樣了?」晚舟一向視老陳為智者、是他人生中的貴人，雖然已經自立門戶了，可還是經常上門請益。

「這個姓江的評價兩極，有的人說他學歷不高志氣高、創下的事業成就大。也有人說他性好漁色、陰險狡詐、手段毒辣、依我看這些評價都一般、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大都有點異於常人。

「你還是有所保留?」

「我們在這個市場這麼多年了，一般人認為期貨市場是毒蛇猛獸聚集之地，我們就像是訓獸師、只要依著市場的變化，利用人們的貪婪與恐懼，適時地揮動著我們的鞭子、保持好警覺、不被市場吞噬、活著!是我們的第一要務。」

「你把江先生看成比市場還恐怖?」

「那是一顆永遠不會被馴化的野心、、、空虛的心靈吧!他自恃高人一等、在人性市場上、永遠是一個賣方、只要價格滿意甚麼都能賣、他的人性水平面很低只要涉水就能走過。可是這淺水之下有很邪惡的漩渦、會將你的雙腳纏住、一但你涉及他的遊樂場、後果堪憂啊!」

「那前幾天你還跟我討論得風風雨雨的、又是怎麼回事?」

老陳清淺的一笑:「我們是投機者、只要一有機會、都要先伸出手來試一下水溫、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一但市場看對了、下一點籌碼、等著市場證明你對了、再大膽的走向市場傾斜的那一方，永遠都是這樣。」

「這次的市場難道你看壞?」

「先不論過往、他在市區有幾塊地、你知道他都設定到二胎以上了，他的資金水位低得令人不敢以身涉險。」

晚舟嘆了口氣:「那人心的部分呢?看得見嗎?」

「無法估價。」

晚舟知道話中有話，遑論他是相信江先生還是眼前這位自己視為亦師亦友的恩人。

「小舟啊!壞的蛋能吃嗎?丟掉就是了。」

晚舟搭著原來的電梯往下時、心中知道投資的那筆錢要如何處理了!不過他更擔心的是:「子倩啊!你怎麼會介紹我與江家往來呢?」

愛河泛現著一層綠藻、專家說是水質氧化的結果，那麼河面上隱約可聞到的腐臭味、是不是人性陰暗的可佈之處?

紅雨　　3--3

王建華的車在愛河邊打轉了好一陣子，停車的問題是每一個都市的毒瘤、過多的車、有限的空間、人類製造了許多的問題，再思考用更多的麻煩來掩飾眼前的困境，人類無疑是最聰明的動物、也是最容易作繭自縛的製造者。

眼看約定的時間即將到了，王建華只好拿出(警察勤務執行勤務中)的牌子，將車停在紅線的路旁，然後往天空比了個大姆指的手勢，希望在天上的老前輩別在意，偶爾犯個小規，情非得已。

在高雄地院的河東路旁的轉角巷口，有一棟五層樓高、以細砂石舖成表面、頗有巴洛克風格的透天厝，立著一個廣告招牌、上面以白底黑字書寫著:趙學恆律師五個大字。沒有花俏、任何討喜的意味，畢竟來到律師樓、絕對也是情非得已。

王建華位於二樓的事務所前、按下門鈴、開門的人正是趙律師本人，這也是律師的精確性格嗎?

矮小的個子、略為前禿的高聳額頭、黑色的細邊框眼神裡、意外地帶著一股寬容、諒解的眼神、菱形的嘴唇、伸出的手小而多骨、但堅定地帶著王建華往裡層的辦公室而去，像名領航者。

坐定後、趙律師突然間換成一個疲憊的疑惑語氣，眼鏡摘了下來、所有的精明、幹練都被擱在一旁:「要喝點甚麼嗎?」

王建華困惑於眼前這位目前是以專業的法律執業的身分?還是失去一位好友的感性腳色?還是分辨這些有何意義?王建華只是好奇當初以他的專業為何接受自殺的結論?

「謝謝、不用了。」

趙律師先是欲言又止、然後轉身打開濾掛式的咖啡隨身包，沖泡了兩杯咖啡，白色的熱開水一撞上咖啡粉、頓時間化開的咖啡氣味取代了原本淡而無味的氛圍:「你知道嗎?本來這件事我以為早在海邊送走子倩以後，時間會沖淡一切、、、」

「很抱歉!我、、、」

「你真的感到抱歉嗎?」趙律師重新戴上眼睛、端過咖啡放在王建華的面前、凝視著好一會兒，然後頹然的坐下:「我只是不懂、包括承辦的員警在內，我們再三的檢視驗屍報告、回到現場、我沒有辦法說服自己除了自殺外，還有別的可能、、、」趙律師又變回到極富感性的聲音:「子倩對於我們幾個人而言、、、她的死像是留給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一種懲罰。而她是一個這麼容易愛的人、我說的是一種最寬容的愛，她不僅愛人、愛小貓、小狗、她甚至愛路邊的花花草草，而這樣的人、這個世界竟然容不下她?、、、相信我、以我的職業而言、我必須接觸許多邪惡的人、大多數的時間我必須捍衛他們生存的權利，、、、我必須如此，、、、當我接到子倩的死訊、那瞬間好像藍色的天空變得烏黑、開始裂解、一塊塊的崩落在我的面前、、、、這該死的世界、、、而你卻重新要來啟動這一切?」

王建華啞然了好一陣子，在他眼前的這位專業訴訟代理人，此刻顯然拼命的壓抑住某種不願公諸於眾的情懷，

王建華再說聲抱歉、而這一次不是形式化的說法:「我無意引起所有這些傷痛的情緒，而陳冤代雪本來就是我責無旁貸的職責。」

「說到職責?我只看到一封天外飛來的email。、、、我連夜再把所有蒐集到的跡證看過一次。」稍事停頓後，趙律師的口氣冷靜多了:「我運用了我最豐富的想像力，找到了幾個可疑之處，當天案發大樓的監視器沒有錄下任何大樓頂端的影像，但這棟大樓只有少數的住戶，許多的周邊設備都還在建置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監視器沒有發揮功能，第二:血液分析報告中有微量的安眠藥成分，而據我所知子倩並沒有服食安眠藥的習慣。第三點」；趙律師深呼吸了一口氣:「她的手機摔成了碎片，找遍了案發現場就是沒有手機的SIM卡。」

「難道這樣子，還不夠讓你產生疑竇?」王建華說的也不夠理直氣壯，他不是承辦的員警，當初在

檢察官相驗之下，由於屍身沒有打鬥的跡象、指甲也沒有任何殘留、抓傷的痕跡，頂樓也沒有足跡滑動的現象，再再顯示沒有外力介入的可能，最後以自殺作為結案的案由，確實沒有引來任何人的質疑。

趙律師的眼鏡有了一層薄霧:「你知道嗎?當初子倩自殺的消息傳來、讓我們幾個人心碎不已，現在加上她可能是遭人殺害，、、、這下子我們永遠也無法平靜了。」

「難道心碎、平靜不是已經發生或者是以後才需要去面對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找出是誰殺害了子倩嗎?」王建華凌厲的眼神中帶有一絲無法苟同的質疑。

趙律師起身望向斜在左側的愛河，灰色的天空、沉寂的河面偶爾掀起幾波銀白色的水光、墨綠色的沿岸隨風起著不甚留意的樹影，他突然脫口而出:「子倩的指紋、掌心、腳印，曾經在這個城市留下足跡，也永久烙印在我們的心底，我在想:當我逝去的那一天來臨時，我所有在這個城市留下的刻印，會是怎樣?誰會記憶、哀悼我的離去?」

兩人之間陷入好一陣子的沉靜，是嘲弄、喧鬧的寂靜。

王建華終於打破沉默:「我將盡我所能。」

「我們都是!」趙律師沒說出口的是:「當你進入我們的記憶及緬懷裡，你將發現。」

趙律師轉過身來:「別忘了今天你所做的承諾:盡你所能地找出那個該死的兇手。」

紅雨　　3---4

台北的冬天陰冷、潮濕、街道狹窄、川流不停的車潮、人流，此起彼落的喧鬧聲，無休止地從四面八方落下來、、、墨蘭有點訝異這裡的人是早已習慣於如此喧騰的城市之聲、還只是裝聾作啞而已?

計程車停下來的那一刻，墨蘭整個人像是吊點滴似的癱坐在後座，暫時的無法動彈而且神情落寞。

站立在子倩所住的公寓面前，仰頭便可看見那突出的窗台上、還飄盪著白色的蕾絲窗簾，好像子倩在招手、呼喚著:「墨蘭上來啊!」

墨蘭手上有子倩給的一把鑰匙，好讓莫蘭上台北時可以隨時把這裡當成自己家一樣。

公寓的大門一打開之際，一道幽暗的通道在眼前展開，像是通往過去與殘破不堪的庇蔭死亡的幽靈之路，恍惚間傳來以往與子倩嬉鬧的聲音悠遠的傳來，墨蘭抬起頭、熹微的光線中塵煙如浮游

在氣塵間，子倩化為無數個細小的分子、也一樣漂浮著、不曉得甚麼時候才會墜落於塵土之上?

推開厚重的鑄鐵大門、第二道木門卡卡的、墨蘭用盡全身的力氣這才撞了進去，噢!是子倩的味道，準確地說應是香奈兒5號香水中的茉莉香氣、在乙醛的烘托下、充滿回憶的動能。

子倩老愛說噴上香奈兒的香水、就無需穿上任何的衣服，就像是夜空中最閃亮的那顆星，讓身旁的女人失色，這是永垂不朽的女人香。雖然墨蘭仍舊堅信自然界的花香才是無可比擬的。

墨蘭看著眼前的擺設，一面訂製的穿衣鏡，用刷成淺粉紅的木頭包邊，那是子倩的伸展台。一旁是堆積如山的設計師牛仔褲與各種顏色的絲質襯衫、就堆放在超大的床墊上，因為子倩從來不會穿上第一套試穿的衣服出門，而佔了三分之一空間的是三個櫃子，分別是鞋櫃、包包的家、還有吊掛著十幾套香奈兒的斜紋軟泥套裝的衣櫥、全部是要價不斐的高級訂製服。

雖然從小就被刻版的教育成不要以外表取人，子倩總是嗤之以鼻:「因為穿上香奈兒的套裝、就是女人通往優雅、感性的大道。在上流社會、名媛充斥的衣香鬢影間，那就是辨識度最高的階級符號。」子倩總是捉弄著說:「說我虛榮吧!」

但是子倩最喜歡的裝扮卻是穿上香奈兒的軟泥上衣配搭牛仔褲，墨蘭就會狐疑地說:「為什麼不乾脆就虛榮到底呢?」

子倩不屑的說:「那只是半個我，另外一半的我仍拒絕踏入那虛偽的浮華世界。」

另外一面牆上則是大大小小的木格子，擺滿各式各樣的酒類，伏特加、威士忌、白蘭地、、、還有幾隻高低不同的酒杯，真正的水晶杯。倒入酒後的光澤、有一種特別的酒色生香，餘韻不已。

幾張單人尺寸的沙發，各自獨立的姿態像是張開翅膀讓你在上面翱翔，兩人坐在上頭時，總是縮起腳，然後用拇指與食指拎著酒杯在身旁搖晃，像划著船櫓在微醺的世界裡倘佯、、、

剩下一張柚木的桌子，桌面上空無一物，現在積著一層厚厚的風砂、在時間裡折舊、抹平一切。右側有三個抽屜，墨蘭知道都擺些甚麼?第一層是耳環、手鍊、項鍊，第二層是手錶，第三層老是上鎖，墨蘭從來不問，子倩可以保留小小的隱私。

墨蘭這會兒坐在露臺上，那是從窗戶延伸出去的空間，大小足可以讓兩人坐在上面，只有半截鑄鐵的窗台，看著底下來往漠然的臉，卻無法看見天空，不過這點遺憾不算甚麼。子倩總是說:「哪一天她的白馬王子會開著敞篷車，帶她離開這孤單的房子，遠離孤單的人生。」

墨蘭在往台北的路上，已經打算好:把衣服、首飾、手錶、、、等都帶到二手店或當鋪賣掉，房子則委由房仲，這些處理後的錢、墨蘭交給學恆用信託的方式用以支付子倩的父親在屏東療養院的費用，子倩的父親早已無法行動，希望這筆錢夠用。

吐了口氣，墨蘭的眼光在屋內搜尋著，她沒忘記此行的另一個任務，此時她的目光落在那第三個抽屜。

接連試過幾把鑰匙、有一把黃銅色的正好可以打開，有兩本存摺、還有一隻iphone，打開電源發

覺上鎖了，無法展示手機的內容。

現在的人習慣把生活的形式與內涵全部縮小在手機裡。真真假假、包羅萬象，最重要的是你的交往對象，這是墨蘭迫切希望得到的資訊，能否解開子倩的死亡之鑰?墨蘭一想到此，突然覺得這支手機如此沉甸甸的，趕緊放在自己的包包哩，至於如何解開?就交給王警官吧!

霎那間、墨蘭明白了一件事:「她與子倩之間的差異，就是子倩毫無保留的生活態度，比如跑五百公里遠只為了送一朵花，生死瞬間擋下凌空一刀，為了愛她傾其所有、像個傻瓜似的毫無保留、這是真的傻嗎?」

現在子倩的魂魄飄往何處?如果沒有查出真相，她勢必得在陰陽交界之處逗留，而我們這些倖存的人、又何其忍心讓她淪落?

墨蘭不知道還要過多久這些漂浮不已的心情?墨蘭抱著包包蹲坐在那潔白的床墊上，無聲地哭泣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孤單包圍住了朦朧的光，虛無啊!虛無、、、

紅雨　　3----5

在高雄開車的體驗是豪邁風格加上隨意切換、有如搖滾樂在公路上隨興的撥放，客觀的條件是因為寬闊無比的路面、幅員廣大、警力不足，主觀的因素是自我的解放感、奔馳在如此空曠的公路上，難免會有剛開始學會開車時的期待與激昂，而王建華囿於警察的身分自我約束，雖不能盡興，但剛從博愛路三段經過左側的巨蛋、那像一座人工的巨大玻璃球體、有著青綠色的表面加上周遭暗黃色的光線襯托下，宛如薄而清脆的焦糖包裹在淺薄而膨脹的自我，在時光的煙燻下，顯得那麼不堪一擊、、、

王建華閃過最近老愛挑剔的嘴臉，一轉念之下輕壓著油門來到了縱貫公路，握住方向盤的雙手突然感受到路面的震波，有幾台超大型的聯結車從兩旁的鐵皮工廠蠻橫的加入雍塞的車流，聯結車不講情面的發出如雷鳴般的喇叭聲，偶爾還刻意的擠壓其他小型的自用車，像是純為取樂似的，聯結車的車頭與車身之間大型的掛鉤發出咚哨的聲響如同磨合不了的情人關係，王建華想到一路將在荒涼的公路上與它們共伴而行，而公路兩側陳舊、蠟黃的鄉野景色、柏油路上土黃色的塵土飛揚，真是坎坷不平的心情寫照。

高架的捷運軌道正好在上方，王建華等待燈號以便左轉到達指定地點，心中感到這個城市將何去何從?就連這個剛到這裡才一年的菜鳥也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某一 部分在逐漸衰退中，或許整個世界正面臨另一次工業化的革命、人們立身於這個改變的潮流，是否人類將退位由更為智能化的仿人來取代?而我這個小警察是否以後也交由所謂的機器戰警或事先就能偵測犯罪發生的超級偵防電腦?綠燈一閃、王建華飛快的轉入左邊直線道路，開始留意起都會公園的位置，已經忘了剛才有關

人類前途的大哉問，就像腦袋瓜裡一顆燈泡啪的一聲熄滅了。

依照指示剛停好車，對門大樓某一處三樓的陽台燈亮起，有個人背著光揮著手，而他的手指頭間似乎有點紅光，隨後吐出一道又長又白的煙雲，都會公園的靜默早就展開了，黑夜的道路橫陳在眼前，身後公園裡的幽暗勢力推著王建華往那聲召喚而去。

電梯門才剛打開:「王警官、這邊。」

約莫七、八公尺之遙，王建華仍可依稀看見那發出聲音的主人有張精緻的臉龐。只不過黯淡些，被某種憂傷摧殘了，那叫喚聲裡的已不是如瓷器般輕脆的悅耳聲，而是一腳踩在鬆軟的砂石路面上，那砂礫彼此擠壓發出的沙沙聲。

令人訝異的這只是間簡樸的辦公室，幾張常見的銀灰色辦公桌聚合在一起，另外除了通道外便是一套沙發，或許還有間儲藏室，一、兩個關上的房間。灰白色的冷清色調，屋裡的陰寒簡直比室外的冬天世界更為嚴峻而令人感到心灰意冷。

握著伸過來的手卻出奇的溫暖，好像可以感覺到他的心跳聲，在手掌心遞送著他對你的關注。

王建華不覺神奇地望著對方，細眉下的大眼似乎住著天氣，有雨天、春風、寒霜，端視他內心的情感及對你的印象而定。這麼富有情感的眼睛，王建華從未在他人身上看過。

「你還得開車不能喝酒，來杯熱茶吧!好嗎?」他的口氣好像王建華已是他多年的好友，而自己也不是甚麼霸道的民意代表身分。

王建華說了聲:「好。」見鬼了，自己明明就討厭喝茶，卻無法表示拒絕。

花茶加上蜂蜜、幾滴檸檬，和諧得如同喝下一整個春天舒服、輕盈的風味。

「好吧!你想知道些甚麼?趙學恆律師已經告訴我你的打算!」瞬間那眼神凝固、沉重、不願轉動的黑色玻璃珠。

王建華天生無感於恫嚇、痛苦、仇怨的黑暗勢力，於是接著說:「張議員，既然如此您就提供些資訊，幫忙我釐清案情。」王建華避開敏感的警方字眼，也代表這件案情仍未列入正式的偵辦階段。

張志方坐立難安的思考著，流利的思考能力脫序得四處亂竄，最後放盡力氣似的嘆氣:「我的好姊妹、、、在之前的表現的確不太正常。」

「姊妹?、、、」王建華忍不住的一聲低呼。

志方端起茶杯的小指並沒有誇張的翹起來，但那緩緩的移向杯口的紅唇，解答了關於性向的臆測。

志方毫不彆扭的說:「子倩通常會跟我分享許多的資訊，其中有許多是有關美麗的訣竅，我向來受益匪淺。不過，我的好姊妹前一陣子提出一個要求，而我的拒絕可能導致我跟她之間原本和諧的關係，有點失去平衡。」

王建華意識到這位張議員或許在性別上讓人困擾，但精準的思維能力卻令人不敢小覷。

志方看王建華沒有大驚小怪的表情，放心地說:「好，我欣賞你的態度，懂得何時閉嘴跟問對問題。總之；她要我幫忙關切一塊土地的變更問題。」

「你認為這個問題在適法上會有疑慮?請問她所關切的那塊土地歸何人所有?」

「好問題。但子倩也不笨，只是有點被人逼急了，我不禁想問這個有辦法讓我的好姊妹如此憂慮、不得不來關切這塊土地的適用問題的人，與她之間有何關係?」

「你問出來了嗎?」

志方痛苦的表情好像有人拿了把斧頭朝他的良知砍了下去:「我沒問，在她一提出要求的時候，我立即表示拒絕。」

「你、、、」王建華馬上就後悔自己出口得太快了:誰都明白要拒絕情同摯友的人，是一 件多麼艱難而痛苦的抉擇。

「我當時跟你現在一樣的意外，子倩並沒有生氣，反倒像是鬆了一口氣。」

王建華知道他為何會如此痛苦。他會一直在想、當初如果不拒絕子倩，是不是她就不會意外的消逝?而如果事後證明了跟這件事有所關聯的話；剛才砍向他的那把斧頭會不會再次舉起而將他劈成兩截?

志方的痛苦是如此深刻:「議會是個全世界最大的臭水溝，各種汙穢、腐敗、貪瀆、、、」他嘆了口氣:「各種沉淪的人性，即使你把太陽這把火力放在這個大染鍋底下熬煮，總是還有些頑垢會黏附在鍋底，而任何時刻也會有像你這種人會拿著正義的火把、妄想探視這個鍋底到底還留存些甚麼?」志方的雙手一攤。

王建華不介意這個比喻，因為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有陰影，同樣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見不得光的隱諱與卑劣。

「總之呢，就在我的好姊妹問過我之後的幾天之內，我就聽到有我的同僚取代了我原本被請求去做的變更。」

「你應該已經知道是誰要雷子倩向你請託關說的吧?」

「很不幸的，我的另一個好友也涉及在內。」

而王建華立即就知道張志方議員說的是誰了。

海港的夜在極遠邊的一條水平線間躊躇著，剛值完勤的冬陽被紫紅色的雲朵披上、便慵懶地伸出萬道霞光、完成今天最後的落幕動作，一等翻落下天際線、好像拉下燈座的電源，一片泛黑的夜景如期上演，漆黑海面上的舟子舉起點點燈火，如流動在黑水的星辰、於是有了兩面夜空、、、天上與海上、、、

晚舟不自覺地摸了濕冷的臉龐，那緩慢上升的氣流形成了雲雨，如黑夜冒出來的煙，他試著點上菸盒裡的最後一根菸，猛力的吸著濾嘴，連帶的眼睛也跟著眨個不停、海風吹進眼角流下結晶的顆粒，滑落到嘴邊、濕鹹的酸苦味道、是淚水嗎?黑色海面翻騰著浪花像大海泛白的傷口永遠無法癒合、、、

潮濕的煙被捏碎了，一頭及肩的長髮濕得微捲了起來，身後一陣車聲、喀噠的鞋跟聲隨著有力的喉音:「是方晚舟先生嗎?」

晚舟才一轉身，一柄黑傘亮在眼前。

「王警官!」

王建華低聲地說:「這海邊的風挾著雨，怎麼忍受得了這刺骨的寒意啊?」

晚舟看了眼四周，除了無主的落葉及發聲的海風並無他人，他拍了拍王建華的肩膀，也刻意地壓低了音量:「那就離開這見鬼的風風雨雨，到我的辦公室去吧!」

安排好王建華坐在落地窗前的沙發上，他自己走到屋內的深處，扯著一條大浴巾撥弄著頭髮、一邊問道:「要喝些甚麼嗎?」

王建華注目著窗外的海景，無聲的波濤不知疲累的翻攪著，白色的浪花如海蛇上閃亮著鱗片，來來回回、、、王建華看這窗好似魚缸、一時之間忘了回答。

「王警官!」晚舟拎著兩個酒杯跟一瓶傑克、丹尼爾的威士忌。

「我待會兒還要開車，還是謝謝你的好意。」

「酒後吐真言啊!」晚舟豪邁的倒了酒，隨後喝了好大一口:「有人喜歡單麥威士忌，而我偏好煙燻的口感。」

警察的工作繁重，績效壓力大，有許多員警在下班後喝上兩杯，老前輩喜歡用酒氣沖刷世間的不平之氣。跟隨他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酒量也不在話下。眼前的這位命案關係人顯然有滿腹苦水，王建華也只有捨命陪君子了。

「你知道我最後一次跟子倩見面時，也是在這個窗前，我陪她喝了整夜。」

「聽呂小姐說她是逃出來的，她有告訴你是為什麼嗎?」

酒不能撫平內心的哀怨，但緩解了臉龐上無謂的堅持:「一樁恐懼的愛情還有新發芽的戀情。」晚舟說得認命。畢竟像愛情那般炙烈的物質已經隨著子倩的逝去化為灰燼了，只有原本的熱心在燒成餘燼後成為了冷冰冰、尖銳的鋼鐵心腸了。

「到底是哪一段戀情謀殺了她?」王建華用凜然的字眼刺激那眼底無多的火花。

「我思考過了，她所選擇的戀情不一定促成她的死亡。」

王建華無法用嗤之以鼻的口吻面對他的逃避，他只是消極地看待自以為是的冷酷。

晚舟喝了悶酒，過去十幾年來所熱愛的女人的消逝已是一大打擊，而在她邁向死亡之前還幫她一把，給她一筆錢去尋找新歡，晚舟很認命地認為已經盡了對於單戀的義務。

王建華幫他倒酒，邀他乾杯:「也許你是對的。」

晚舟愣了一下:「你說我是對的?我做對了甚麼?」

「有關你受夠了單戀的這件事。十幾年沒得到回報?一般人熬不了這麼久，半年?也許可以!一年?了不起了吧?天崖何處無芳草?她今天已經死了、冷冰冰的事實，又怎樣?過去了嘛!可以了，你可以重新開始了。」

晚舟背對著王建華，看著窗片上王建華倒映的冷淡:「十幾年前我第一次看見子倩，那是我青澀歲月裡的一股驚奇，經過了這麼多年，我明白很多人無法理解苦戀一個人這麼久有甚麼意義?我自覺得何其幸運!」

「有多少人可以一生撞見幾次令你驚豔的對象?通常你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離開你的視線，而你無計可施，無法留住那一份驚喜，隨著時間的流逝，你再也想不起來那份早已模糊的喜悅。」

「而子倩一直在我的身旁，她戀愛了、分手了、再愛上別人、、、我看著愛情的花朵為他人而綻放，但我始終在她的身旁。」

「她對我不是一種可笑的咀咒，而是老天對我特別的眷顧，那是我身旁永遠不會凋零的花。」

「但隨著她的死去，就像是有人拔走我的呼吸器，有的時候、、、剛剛在海邊、強勁的風勢像把把刀刮在我的臉上，我意識到了失去子倩的痛苦甚至絕望。」

「我收回我剛剛說的那些話。」王建華沒感受過如此單純而深刻的愛，在王建華的認知裡，只有單純的邪惡可以殺得人七零八落，原來單純的愛也可以重建一座花園。

「聽說你的職業是專職的交易員?」

「就是所謂的散戶。」

「能存活在這種殺戮戰場十餘年，不簡單吧!聽說:一年交易額在20億以上的可以算是券商的VIP級

客戶?」

「你說了算!數字並不代表甚麼!」

「我的意思是:你能從事於這麼波動幅度劇烈的日子，在情緒的控制上、心理的素質上，應該很擅長。」

「交易是無止盡的試煉，乍看之下毫無章法，其實它是走走停停，有點像人生，你踟躕於人生旅途，你探問、迷惘、尋思後再重來一次，在某些事情上、、、」

王建華從沒碰過這麼難以閱讀的人，好像他活著只是為了執著，幾個問題下來，他還是原來那個人。

以往與嫌犯交手的經驗裡，如果他有罪，會頑抗、狡辯、但隨著圓謊的過程會開始漏洞百出、兜不攏，只好棄械認罪，而眼前的這個人是玩弄心智的高手，他說的是真話、假話也罷!只會繞著你的問題繞圈圈，他像是一個沒有定向的標靶，怎麼射中靶心呢?

「我同意子倩不是自殺的說法。」

現在王建華認為他的說法如同一把銳不可擋的刀鋒，一刀就要斃命，沒有迴轉的空間，真的嗎?

「子倩在最後的這段期間，似乎都在忙著處理一件看似與她無關的公司上市案。」

王建華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我只針對雷子倩的命案而來，如果牽涉其他不法的情節，我可以另行處理。」

晚舟看似醉濛濛的雙眼閃現了一下精光:「我該說我們的目標一致嗎?」

「至少只要是對命案的發生是無辜的，你是無辜的嗎?」

「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無辜?在追求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無數陣仗裡，我們多少都沾上了一些人無辜的鮮血。」

「你這是一竿子打翻一整艘船的人，但是將來我可以說得上話的時候，如果有牽涉到內線交易的話，、、、何況那也不是我的專長，你知道嗎?我不太會計算那些數字，我在乎的是那些血，誰製造了那些無辜人的鮮血?那背後的人。」

「你去過志方那邊了?真巧，我說的是同一家。」

王建華終於可以放下酒杯，仔細的凝聽，邊拿出筆記，記下了一些重點，一些要命的重點。

蓮池潭碧波蕩漾、如一塊巨大的透明磁石、時而因陽光穿透而藍如通透的寶玉、又水邊綠樹蓊鬱倒映潭面使人生出一股寧靜的安頓感，可這沿岸的道路、大型的遊覽車臨靠著一邊狹隘的如山路般的崖壁、一邊又催趕著上路，人流與車河共享雍塞的道路，王建華沒有閒情逸致如行人手中的飲品、搖搖晃晃地如那潭面，水波競逐、王建華遠眺右前方的目標大樓，整整20層樓的高度，如巍峨的一座孤情危樓、外層是黑灰磁磚拼貼而成，參立於水天之間，那樓頂是何等的風景?竟讓人願意捨棄一己之命、一嚐生之悲、死之怨?

咳!如此無與倫比的美麗女子，寧捨去人間的溫柔，就存活在那半空中、在墜地前，如同在悲傷裡流浪的人、她是真正的孤獨者?迷離的情緒是否因於一份執著、是失望於不甘的付出?還是被一雙殘忍至極的雙手將她推離情感的包袱?想那墜地後癱成模糊、粉碎的臉容，支解的軀幹，終與汙濁的塵土混雜成血泥，王建華莫名的傷痛，捏緊雙拳後的感傷，慘慘的哀聲在心底迴盪不已、、、

那背面式的一跳、難道她覺得自己是一朵雲、可以漂浮在死絕的地面上?還是像一片無情的雨、撞在光滑的月光所鋪設的薄地上，一場絢爛的死亡之舞?

路走再久還是會抵達終點，王建華停在大樓馬路邊的右側，剛好有一整排的花壇，下車後抬頭望了眼20樓的高度，真是要命啊!

那噴成人型標誌著死亡之地的白漆已經剩下淡淡的哀痕，這還是王建華第一次來現場勘查，從接到那封email後，他原先認為只是某種惡劣的開玩笑，自從上次偵破一樁將近30年的懸案，經過一些捕風捉影的新聞報導，偶爾會有些類似遭遇的被害者家屬、或是某些不明的勢力，透過各種方式接觸王建華，為了圖個清靜，這也是他為何請調至最南端的高雄市的原因。

直至知道真有命案發生已經遲了些，來不及到現場看這最後一眼，翻閱過調查報告、法醫的鑑定書，王建華開始自己私底下的調查，冥冥之中似乎讓王建華始終相信這是一件冤死的案件，或許是蹲立著的姿勢太久了，他看見一名女子淒美的笑容、飄著輕若似無身影，眼角滴著紅色的淚、、、

「王警官!」

王建華定下心神、那叫聲出自重疊的影像是呂墨蘭。

墨蘭跟著蹲下，兩人無法得知究竟在看些甚麼?墨蘭先是沉不住氣:「你在看些甚麼?」

王建華不打算告訴墨蘭他剛見著了雷子倩，而只是指著那幾乎淡得不可見的白漆:「你看，雷子倩當時跌落在地面時，身體幾乎是與大樓呈現九十度的垂直角度。」

墨蘭看著那白漆下半邊的雙手擺在身側:「我都以為她把手擺在腳邊是想要飛翔、離開這個苦不堪言的人間。」

王建華比著白漆涵蓋的範圍:「有三分之一是與水溝蓋重疊的部分。」

墨蘭一下子就懂了他的意思:「你想的是她的手機SIM卡有可能掉到下水道裡?」

「我去找管理員問看看。」

管理員正好是那晚值班的保全。一提起那晚發生的事，他仍心有餘悸的說:「那一晚的風勢很大，而且你知道嗎?大樓轉角處都會有那種鬼哭神號的淒厲風聲。」

「那叫大樓風。」王建華簡單的說:「兩個大樓間由於氣流通過狹窄的通道形成的側風。」

管理員張大了嘴:「噢!大樓風啊!總之，在半夜我聽到嘣的一聲，我醒了、不，不是啦!我是提高了警覺，等過了十分鐘左右，好像你剛說的甚麼大樓風變得更恐怖了，於是我跑了出去，一開始沒注意到地上有東西，而是空氣中好像有一股很令人難過的感覺，耳邊傳來很驚悚的聲音、在黑暗中我才看到地上有一個比黑夜還要黑的陰影，幾乎是一個人，我走近些、、、然後我就、、、開始狂吐，把我的晚餐還有宵夜全吐出來了。」

王建華發覺管理員的眼角濕了，他拍拍管理員的肩膀:「當初你怎麼沒先注意查看監視器?」

管理員整理了下苦澀的嗓子:「這棟新大樓才開始有少部分住戶搬進來，很多設備都還沒有建置完成，監視器材安裝了三分之一，警報器還經常在大半夜無緣無故的就響了。」

王建華知道很多新大樓迫不及待地就有人先搬進來:「我想跟你借樣工具，就是撬開水溝蓋的 板啟。」

管理員連忙點頭:「我去工具間找找看，平常都是清潔工在使用。」

墨蘭已經悄然來到身旁:「這是我上台北整理子倩的東西時，找到了這支手機。」

王建華接了過來:「你沒打開來看?還是上鎖了?」

「要用指紋才能打得開，你有沒有辦法可以試試看?」

「法醫的鑑定書上有指紋，如果不行的話，我再想辦法。」

管理員拿來了板啟。

王建華接手後突然間問了一句:「那個晚上你有沒有發覺有人進出?」

「我、、、我太驚嚇了，一時沒注意到、、、」

王建華看了眼年邁的保全，已是60歲的老態模樣，何忍苛責於他?但、、、如果當時警醒一些，或許還能發覺些甚麼?

撬開水溝蓋雖不是甚麼多精巧的物理原理，但是重達數十公斤重也頗費了些手腳，王建華從口袋中拿出塑酯手套，往下看去，兩層深淺不一的黑色液狀與汙泥，腐臭的味道溢了上來，嗆得墨蘭

倒退了一步，王建華不為所動的脫下海軍藍西裝上衣，墨蘭默默地接下。

在動手伸向黑水溝之前，他讓墨蘭跟管理員要了一個水桶裝水八分滿。

前三十分鐘換了五、六桶水，除了易開罐的拉環、菸蒂、破掉的氣球、冷飲的吸管、、、

王建華汗流浹背，渾身是淤泥沾惹到的水溝味、像隻老鼠的味道。他起身望向蓮池潭的方向，而距離下一個水溝蓋還有約三、四公尺的距離，他向管理員要了根鋤頭，伸向水溝的深處，一次又一次再沖洗，仍一無所獲。

下一個水溝蓋再被翹起，王建華再次蹲下，以手挖起淤泥、一次次撈起、再清洗、、、

負責提水的墨蘭，平常喜歡整理花草，因此配合得勤快，就在她提著髒水到廁所的洗手台倒掉時，似乎聽見像小石塊砸在洗手台的聲音，墨蘭敏捷的捉住那冰冷的感覺，那耀眼的光芒，墨蘭大叫:「找到了。」

墨蘭衝出去告訴王建華，只見他出神似的將髒掉的手擦在額頭上，黑泥覆蓋著、渾身已是臭不可聞的水溝味。

是一枚鑽戒，粉紅色的鑽石，精緻做工的戒台，墨蘭讚嘆的說:「這是CAETIER的鑽戒。」

王建華不解的說:「你怎麼能肯定是CAETIER的鑽戒?而且是子倩所有的呢?」

墨蘭把鑽戒倒過來:「看見沒?這像不像是巴黎艾菲爾鐵塔的造型?子倩生前說過無數次，她只接受CAETIER的鑽戒。」

王建華心裡明白:「如果有人掉了這只價值不斐的鑽戒，恐怕早已把這條臭水溝給翻了多少次?」但是他心裡頓時起了個驚天的疑問:「有誰會在接受一顆夢寐以求的鑽石後，隨即擁抱死亡?」

看著墨蘭、她好像口中唸唸有詞:「甚麼、她怎麼這麼傻?、、、收下了鑽戒、又獨自跳著死亡之舞?、、、」

背後的蓮池潭忽遠忽近、水波映著天光、聚斂了所有的光華、此時在墨蘭看來，卻像是一顆綠色的大淚珠，脆弱不堪、一碰就碎的東西。

為什麼公司要上市?對江先生而言，這不是一個問句，也無關於公司治理的問題，而像是新款的遊戲機讓人迫不及待的想擁有它。雖然江先生自己不玩遊戲機。

從國中畢業就無心於讀書、在親戚的介紹下進了螺絲工廠，當一名學徒除了學會裁切、製作模具、搓牙、到表面處理、、、樣樣都來，每日的打掃工作更是少不了，很多人半途而棄，多年後有人問他為什麼堅持得下去?他總是笑而不答。心裡卻嘲笑發問的人，螺絲欸!生活裡哪樣東西用不上啊?每次看著機器吐出一顆顆螺絲，就代表一粒粒進帳，這不都是錢嘛!人誰不愛錢?真是蠢、誰喜歡螺絲?江先生看著手上的指紋早已被冷冰冰的小螺絲給抹平了，但心裡的初衷從未動搖:「我要擁有自己的螺絲廠!」

可惜日以繼夜的忙碌，離開廠的資金還相差一大截，於是外表憨厚、肯拼命的工作態度，加上自己的慧眼獨具，在遠房親戚的介紹下，認識了一位蕭姓的女孩，圓圓的臉蛋、超過豐腴的身材，江先生還是跪在未來岳父的腳跟前，保證會全心全力的照顧未來的妻子。

未來的岳父是一位高級公務員，有人脈、薄有家產、最重要的是懂得投資，投資土地買賣、玩股票，現在懂得投資在女婿身上，兩人一拍即合。真是天生的一對，比起新人來還更加投緣。

在他的大力奔走、及帶來的資金挹注下，第一家螺絲工廠在一片墓園旁開始運作，江先生的製造技術精良，加上懂得人性的所好，即便是一句英文也不會，也能把老外弄得服服貼貼的，尤其是美國的訂單量大、品質ok就可以達標，更何況深懂回扣一味，就連墨蘭的老闆Bill也照拿不誤，雖然公司是他自己的，不拿回扣怎麼罩得住在台灣的地下老婆?

江先生在喝花酒時最喜歡說:全世界都一樣，甚麼國家?組織?個人?都是回扣一族，權力、金錢、利益背後帶來的不只是商機，還有美酒、美食、美人，金錢萬能、一切它說了算。

走過風風雨雨的這麼多年，江先生最難忘的是民國70到80年代，全民瘋狂炒股的金錢遊戲，那時候江先生還在鐵皮屋玩螺絲、搓牙絲的時候，聽說當年的岳父最多在一個月內財產稱加一倍、還有人連20根漲停板呢!

接著的十年間換炒房、炒土地，雖然自己的事業初有成，還玩不起，岳父在當時的高雄市鼓山、鹽埕、左營一帶買了大批房產，可惜與自己無關，江先生看得著、摸不到。

當事業有了基礎，江先生也開始進出股市，但是由於外資開始在台灣加入戰局，本地大戶、中實戶節節敗退，而江先生由於很早就與外國人往來，也學著操作外匯，可想而知江先生是把股市、匯市當作賭博來玩，甚麼總體經濟知理論，技術分析、根本就是不屑一顧，他知道只有公司派一手掌握所有消息面，再加上對於籌碼掌握在手上，怎麼玩也玩不過他們!雖然有的時候待在號子的時間比工廠多，還好江先生對於鋼鐵的配額、加上螺絲的單價總比人低上一、兩個百分點，還有老婆娘家的幫忙，總能度過難關。

江先生老早就認清:要在股市掏金，把公司弄上市才是一本萬利的方法，這幾年便在財報上費盡苦心，連續十年不虧錢，可是EPS就是在0.5到0.9之間來回波動，江先生當然知道傳產股不受市場青

睞，EPS不想辦法弄高一點，就是上市了也沒甚麼搞頭。

還好這幾年經濟情況不如預期，政府的金融政策制定在鼓勵公司上市，簡化了上市的相關規定，這才更堅定了江先生的上市意念。

說起來好笑的是今年一整年才一家公司上市成功，台灣的資本市場連自己人都不捧場，資本市場沒有效率，資金如一灘死水，江先生即便是在這麼有利的經濟背景底下，還是上市籌備動作從沒停過，可是公司的資產早已是東挖西補的、才弄個EPS0.5元，江先生不想一輩子念茲在茲的上市美夢無疾而終，心想公司上市那天股價要是不上漲個百分之五十，怎可輕易罷休。

說到優化資產，工廠旁的那一大片果園、將近五千坪，交給老二去弄土地變更的事、也不知有無著落?

另外將來配合上市後，偕同一起炒作的市場主力也都是老二在做，不是說姓方的那小子已經入股?他會找來更多大咖的共襄盛舉嗎?

這些事都沒法跟大兒子說去，一個工程師心態，只會守成，反正老婆是他的靠山，而老婆呢?自從老二登堂入室後，竟然跑去甚麼精舍?我就不信沒有你這個肥婆我就成不了事。當年那委曲求全的一跪，江先生可是認為一輩子的恥辱，永遠擺在心裡頭，等著吧!等我上市成功、揚眉吐氣給你們看。

吐完這一大堆苦水，心中無端地冒出一名女子的身影，老二故意搞神秘，一副妖嬈的蛇蠍女模樣，可是這艷若桃李的臉龐、婀娜多姿的體態，江先生在酒國玩了這幾十年，可真沒見過這等貨色，而且這外文還機哩瓜啦的說不停，老二跟她在一塊甚麼悄悄話都用外文，聽說在台北開了間鋼琴酒吧，那不就是媽媽桑嗎?裝甚麼高貴。

江先生不由得志得意滿了起來，生命真是美好、當你最想要的東西就近在咫尺，金錢、權力、當然還有美女左擁右抱，看著老二帶來的女人，江先生簡直笑到骨子裡去了。

紅雨　　4----2

山巒起伏在窗外、在光線裡若隱若現、另有一座高聳的雙峰就在床榻的另一側，饒有趣味的對比，江二少忍不住的撥弄一番，那山巒依舊沉靜，但手裡的柔軟乳峰卻震動不已、如波濤洶湧著、發出人類動情激素的春情蕩漾、、、

滿是汗水的肌膚在春意乍洩的歡愉後、像驕陽無力地遍撒在滾燙的沙地上，子倩拉起被單、單手拉在胸前、一手撥弄著遭過恣意滾捲後的波浪長髮，邊往浴室走去，江二少看著她款擺而嬌羞的模樣，一眼掃過隨意擲在房間地板上的牛仔褲及過於寬大的上衣:「我看你沒帶甚麼行李，不如下午你就到飯店底下的OUTLET逛逛，添補些衣物吧!」

子倩不依:「OUTLET的商品又粗糙、或是過時的商品，而且我喜歡的幾個牌子也都沒設櫃、、、」

江二少跟著走進浴室:「不如我們待會結帳，我送你到漢神飯店去過一夜，那邊總有你要的東西吧!」

子倩正忙著塗滿洗浴乳、那蓮蓬頭被人握在手裡，暢快的水流加上大手在背後摩擦著，子倩忙著說:「你別亂動，我還得想著明天下午趕回台北，證管會那邊的人約好了吃晚餐。」

江二少終於聽話的暫停了一切意淫的動作:「你幫他老婆辦畫展的事籌畫的怎麼樣?」

「就這個禮拜六開展，我還得跟、、、」

「你那個畫家男友還不肯點頭幫忙?只不過現個身而已嘛!你讓他開個價，這場畫展務必要辦得風風光光的。」

子倩露出為難的臉色:「他說那些畫開畫展簡直是笑話，我再跟他談談看，找個折衷的辦法。」

「反正畫展一定得開，我會準備好人馬把那些畫全部買下，證管會那邊這次非擺平不可。」

子倩匆匆的擦乾身子，走出浴室後連忙穿起衣服來:「我想應該不成問題，最多以他的名義送個花籃就是了。」

江二少的臉色頓時揪緊:「無論你怎麼做?到開幕那一天，你那位畫家男友一定得現身，就是他媽的只拍照我也不管。」

子倩喵了一眼那轉換臉色如變臉般的情人，只得訕訕然地說:「我會讓他到場，說好拍張照就得讓他離開?」

江二少刻意地壓低音量:「我知道你行。」

子倩拎著個紙袋，上次晚舟陪著在COSTCO買的衣物都在裡邊。

江二少帶點力量的拿走紙袋:「這些個東西都不要了，下午都買新的。」

子倩又恢復雙手空空的感覺，有點說不出口的戀眷著那個紙袋裡的情意。

「對了!那土地變更的事，你那位同性戀的朋友沒肯幫忙?」

子倩想替他辯護，說他不是甚麼同性戀的朋友，但看著他藏不住的鄙夷神態，子倩只得說:「他選議員的原因就是因為不想接受關說，那是他的原則。」

「所以呢?」江二少的眼神有股悍然、無情的味道，子倩有點駭然、就連在與朱姓大哥的交往裡，子倩也從未感覺過。

江二少接著發出作弄般的笑聲:「我是開你玩笑的，議會裡只要價碼合適，還怕找不到可以幫忙遊說的人?」

「你放心啦!志方雖然沒親口答應幫忙關說，不過他還是給了我一個名字，原來他說的這個人，我以前也見過，有點熟識，應該幫得上忙。」

江二少瞇著眼說:「是不是又是你的前任男友?那位朱姓大哥?兄弟嘛!南北一家親。你說是不是啊?」

子倩剛才僅留的一絲浪漫情懷，在這番交談後，大概也所剩無幾了。

到了門口，子倩突然轉過身來:「你父親似乎有點、、、怎麼講?他是不是每次都靠我太近了些?你沒有感覺到嗎?」

江二少雲淡風輕地摟著子倩的腰說:「沒甚麼!他只是喜歡你而已!別想太多!等妳這些事都辦完了，我在江家的地位自然就不同了，難道你不願意看我將來接下江家所有的一切?」

子倩聽到這，最後的一絲疑慮都拋到九霄雲外了。真是太好了，這是子倩第一次真正的為自己所愛的人所做出最大的貢獻。

紅雨　　4---3

畫家還是來了，帶著渾身的酒氣，與一位至少比他年輕20歲的女助理，而她有著清麗脫俗的氣質。

子倩微蹙了下眉頭，隨即迎了上去，她與畫家交換了一個外人無從得知的眼神，並在他的耳旁輕說了幾句，不外是:「謝謝你的幫忙，希望這不會損及你在畫壇的聲譽。」

畫家一副淡然處之的態度，他只是盡個人情，畢竟子倩是在他心中無法挪走的一段人生過程，是早就畫好的一幅畫。

證管會高官與他的老婆則是喜出外外的表示:「謝大師的大駕光臨，是我們夫妻倆畢生的榮幸。」

畫家如同木乃伊似的伸出手來讓他們握著，一旁的子倩連忙說:「我們跟謝老師拍張照，做個紀念吧!」

一旁的助理拿起手機，鏡框裡的四個人，分別是證管會主管及老婆備感榮耀的笑容，畫家酒眼迷濛、似乎連身處何方也一無所悉，子倩倒像是鬆了一口氣似的交差感覺。

一旁全是些么喝著的珠光寶氣的貴婦團，有人不識相的竟拱著畫家說幾句話。

子倩一時心慌，下一個動作卻與女助理同出一轍的、各自去倒了杯黑咖啡，女助理在第一時間送到畫家跟前，還幫他將杯子舉向酒氣薰天的嘴裡。

邊喝著咖啡、邊環視著吊掛在牆上的畫作，畫家瞇成一條線的眼睛，然後近乎沉吟的說:「還記得我年輕時在法國馬賽學畫時，有一個老師讓我們用時間做為畫作的主題，並且需要在兩個小時內完成一幅作品。」

畫家頓了一下，做出似乎是要止住打嗝的動作，然後慢條斯理的說:「我幾乎愣在當場，半個小時過去了，我的筆始終沒有下落，然後看了眼旁邊的同學，他畫的是一片窗戶、上面聚滿了晶瑩、大小不一的水滴、水氣凝結的窗，窗外迷濛的白光與室內朦朧的黑暗，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還有好幾個同學跟我一樣還在思考著:時間是甚麼概念?它的內涵是甚麼?如果它的行進可以統包了所有的事物，那麼如何表現它對於事物的影響?人一生的基礎單位是甚麼?時間是光線在明滅之間進行的交換嗎?痛苦的時間是黑色嗎?死亡靜止了時間嗎?最根本的是:時間是用線條或陰影或色彩能捕抓的嗎?」

在場的人落入一陣沉默，沒有人了解畫家到底是在說些甚麼?各自用著焦灼的眼神互看著彼此。

「最後一個小時我開始動了炭筆，我開始畫一個旋開的水龍頭，以及一顆即將從出口滴下的水滴，、、、最難的是表現那已經扭開的水龍頭把手、以及瞬間即將脫離開口的那顆長而略顯尖形的長橢圓形水滴，、、、當然啦!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關掉水龍頭後、那最後一滴水懸吊在一個單調、無聊的午後、、、然而我想的是人生的開始與結束都是一樣無知、被動的叫嚷與分離，一切就像那顆掉與不掉的水滴，總是難以抉擇的瞬間所組合而成的猶豫人生、、、」

一旁的觀眾已經露出極端困惑而無助的眼神。

畫家隨即指著吊掛在周遭的畫作:「而這些靜態的畫絲毫不猶豫的表達了時間是如何靜止的在這個世界上、虛耗；而暗示著所有的時間都是、、、」

子倩趕緊接口說:「如何珍貴的記錄下時間的瞬間存在感。」

畫家伸手往兩旁一攤，猶豫的點點頭:「這也是一種說法，人生啊!隨人解讀吧!」

又逐一握手後，子倩趕緊將畫家帶到展場外，一旁的助理緊緊的跟上。

畫家停住腳步:「子寧，你等一下再過來。」

畫家跟著子倩走到畫廊外的樓梯間，他看著子倩的眼神，流露出一種放棄不下、忘懷不了的情意，眼中集滿了溫柔、落寞交會而成的懊悔，像佈滿了烏雲、、、

「謝謝你願意趕過來。」

「算是回報你以前披星戴月、連夜趕了五百公里送花的情分吧!」

「那朵花現在怎麼樣了?」

「還在掙扎著生存，它應該屬於山野間，在自然的環境中、堅韌的活在峭壁之上，一到了繁華的市區，它的生命意志正一點一滴的流逝著、、、」

「當時我只是想到它的孤絕之美，唯有你的畫筆足以重現它在一大片荒野中、那股傲然、不盲從於俗世的蒼茫色彩、、、」

畫家握著子倩的手:「別害怕，成為與眾不同並不需要在意別人的贊同，有的人原本就是那朵驚世駭俗的紅花，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

「你怎麼會擔心我?」子倩訝異的以為畫家一直把自己習以為常的擺在身旁，下一刻又嫌子倩總是礙手礙腳的惹他厭煩?這會兒、子欠情不自禁的懷抱住了畫家:「他瘦了!」子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胸前的肋骨透著突出而帶有僵硬感、像一根根巨大的刺。

畫家放開了子倩，這會兒又恢復原本醉醺醺的模樣:「我不曉得你弄的這個畫展是為何而來?總之；有些圈子太過複雜了，不是你一廂情願的以為可以來去自如，寧取愛你的、莫選你愛的，世人多是負心漢啊!」

「子寧!人在哪啊?該走囉!」

助理悄悄的現身，在按下電梯按鍵時，她忌妒的眼神始終放在子倩的身上。

子倩回想著畫家的話，心中連結到那一包已被丟棄在飯店裡、在COSTCO買的衣物。

紅雨　　4-----4

馬不停蹄的、在第二天搭著高鐵，子倩又回到了高雄，高鐵窗外的景物像是倒退飛馳的往事、想起以往那些在阿公店溪旁酒醉的夜、、、剛剛穿越岡山時，子倩想起墨蘭、想必你正忙得焦頭爛額吧?抬起頭啊!我們的心電感應一向很強，讓我們在空中交會吧!或許在再努力些，我將來也可以落腳在高雄，就永遠不會跟你分開了。你偶爾會想起我吧?

到了終點站，子倩踩著jimmy choo的五吋高跟鞋，輕點在大理石的地板上，roberto cavalli的鎏金色皮風衣下擺，俐落的形成受人矚目的款款風情，她卻心不在焉的搭著電扶梯，高捷在另一側的地底下，子倩感到最近的行蹤像在獨舞般，卻不是自己喜愛的佛郎明歌舞、不是頌讚人生的跺腳、激昂的姿態，反而隨時擔心著這細跟的鞋會不會一腳踩在陰暗的水溝蓋上，怎麼努力地想拔開腳步卻是越陷入那深淵般的憂心?

現在的這名舞伴似乎更擅長於狐狸般的舞步、原以為他機敏、卓而不群的姿態正顯得他不流於世俗的果斷魅力，剛開始交往時的若即若離，自己把他解讀為不惑於美色，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交給他。

他逐漸的顯露異於常人的野心，不在乎子倩有時候流露出那小小的感性，不知不覺中使得她逐漸遠離那些原本親近的那些朋友，而他關乎自己的利益遠勝於一切，子倩的腳步越走越慢，心中一股隱憂像渲染的烏黑墨汁，越來越困惑於他所在乎的是彼此共識的未來嗎?

在第一次依他的指示正式介紹晚舟與他見面，子倩不經意的在在晚舟的眼神中，閃過最後一絲的惋惜，那飄忽的情感短暫而如穿透雲層的日光耀眼，是對自己還是子倩?

子倩承認曾想要留駐在那深得似大海的感情裡，但又覺得他始終就在身旁啊!

每次受傷時，他用眼底的憐憫、憂慮默默的陪伴我到重新振作，是不是我認為他永遠不會死心?如果他哪天要是真的移情別戀了，我是替他高興?還是若有所失呢?我真是個差勁的自私鬼哦!

子倩終於發覺自己似乎真的有點愛上晚舟了，但這一次我又讓你失望了。我一定傷害過你很多次、很久了吧!

我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只希望你不要在意，繼續的愛上這個人間吧!永遠要熱情的感受生命噢!

走出衛武營站、打開google的地圖搜尋功能，連忙向右轉，走到底再往右，經過一個加油站，府前路的85度C咖啡廳就隱然可見，而要見的人正拿著手機忙說個不停。

一放下手機、蔡大哥豪邁、超高音量的笑聲旋即響起:「離我們上次見面應該有兩年了吧?你還是美艷如昔啊!」

子倩連忙說:「蔡大哥才是英姿不減當年!」子倩以前的這位蔡大哥出身黑道，至今仍是江湖中人，只不過早已擁有合法事業，幫眾的事都以仲裁者的腳色為主，素來重義氣的他，早年就以善於與人分享利益而得到同道中人的擁戴。

但早年有關他闖出名號的事蹟，卻足以讓膽怯的人不敢與他為敵，據說他年輕時曾為了替他的老大報仇，將殺害他老大的兇手，以殘忍的手法剁下兇手的頭顱，裝在一個愛迪達的運動背包裡，跑到當時幾個老大的家中，拿出首級問對方是否認識這個殺害他老大的畜生?

這個傳說在黑道中傳聞了幾十年，有的人不以為然，怎麼可能當眾示威?難道當那些老大是吃素的嗎?

不過有關傳聞的真假從來沒有人敢當面問他，子倩則根本無法想像那個駭人的畫面，今天雖然獨自與他見面，反倒心中沒有想像的中的畏懼，或許終究只是傳言而已吧?子倩自我安慰的想著。

不可否認的、當子倩拿起蔡大哥幫她點好的拿鐵咖啡時，她的心中仍舊坎坷不安，一時之間，子倩落入無法開口的情境。

「我知道你跟小白之間最近有點疏離了，不過你們的私事我無法過問，只是我還得問一句，這是小白要你找我呢?還是另有其人?」

「不是!」子倩連忙澄清:「我跟小白分手了。」

蔡大哥遺憾的表示:「小白在道上向來以足智多謀著稱，道上膽識過人的並不在少數，但像小白這般擁有學識、氣魄、決策力的並不多，說句坦白話、你要我幫忙要是傳給小白知道了，我很為難啊!」

「蔡大哥、我知道你這個人不光是在議會裡、在道上，都是眾所景仰的人，雖然我與小白分了，但是情誼應該還在吧!」

蔡大哥雙手一攤:「本來在昨天的電話中，我已經打算不見你了，後來我想到江湖上傳言你曾經救了小白一命，替他擋下致命的一刀，我實在好奇是真是假?」

子倩淺笑著說:「傳言總是多過事實，不過當時我是他的人，怎麼可能白白的看他被人砍了?」

「那就是真的囉!」蔡大哥眼睛為之一亮:「聽你說得輕描淡寫就更令我佩服了，我前半輩子過慣了打打殺殺的生活，知道當那血氣在空中沸騰時，很多人一聞到那味道就孬了，一輩子不敢再動刀動槍了，好；很好，我最佩服有情有義的人，就衝著這件事，我幫你。」

子倩喜出外外的說:「謝謝蔡大哥。」

「別謝得太早了，我不會平白幫忙，這是原則問題，辦任何事都有一定的花費，這你能同意嗎?」

子倩當然知道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隨即將請託的事說了出來。

蔡大哥聽完後，點頭說:「這件事還是要有點形式上的要件，你先去準備環境評估報告，還有企業在土地資產上的優化目的上的營運報告書，我會推薦一些學者、專家幫你準備這些資料。」

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兩人便只是隨意的談天，子倩無意中聊到志方的事，蔡大哥笑著說:「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但這個傢伙、很有趣，少數在議會裡他看得起的人。」

臨走前，蔡大哥感嘆的說:「人啊!緣起緣滅，由不得人，不過聽我句話，甚麼最難得?唯真心啊!」

紅雨　　4----5

蓮池潭淨臥在夜地之上，潭水映照著月光，遠遠的姿態像風平浪靜的默守著千百年來與世隔絕的約定，人們依著水邊、三言兩語的交換著彼此心中的想望與默契，潭面發出波動的徐緩放送聲，落葉爭相投入在潭面之上，經過歲月的拷問與撫平，這片水澤與大地之間相處得更加兼容並蓄，人們又何苦不肯開放彼此間的心扉，如月光之於水潭，美好的坦誠相對呢?

倚著胸前的女兒牆，子倩遙望著水潭，湧上心頭的卻是記憶裡的黑暗、水魅、畏高、、、

從所站立的樓頂與潭水間有著百餘公尺的距離，這中間凹陷的部分除了幾點燈火外，俱是深淺不一的黑而已，而從小就怕黑的子倩曾將自己隱匿在床板下、衣櫥內、窺伺的窗外，虛掩的門，暗夜中媽咪的哭泣，父親醉酒的咆哮聲，母女一同遭受挨打與怒罵的苦難長夜、、、

舉目無親的媽咪有一次以無比的決然，帶著子倩攜手跳入校園後方一處映著深綠色的泓水，像天一般的稀薄空氣，雙腳被水底石塊間的渦漩捲入，媽咪在深泓的水底不再哭泣，她摀住子倩的口鼻，子倩驚恐地望著已經翻著白眼的媽咪，她已經鬆手、子倩拉起瘦弱的媽咪，用著少女強壯的雙腿踢著緊纏不放的手流，往著頭頂泛著光影的水面、似乎無止盡的天際、掙扎、死命的搏鬥、、、

此刻在高樓邊回想幽暗的過去，而帶著尾風的陰寒正轉過樓腳、如鬼魅般迅速的沿著樓面攀爬而上，成為樓頂的風聲大作，子倩豎起衣領，距離約定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子倩有所領悟:「待會發生的事，即將改變以後的命運，是走向許諾之地?還是重蹈覆轍的再次幻滅?」

一塊液晶螢幕的冷光伴隨著叫喊子倩的名字，江二少走過陰暗的頂樓，直到拉起子倩的手，他訝異握著的手竟如此冰冷:「今晚的天氣並不冷啊?你怎麼好像在發抖?」

子倩嚅嚅的說:「我從小就怕嘿，偏偏你又選在這裡?」

「是我不好，我只想著從這樓頂看向蓮池潭，聽說有蓮池映月的美景，在紛紛擾擾的這麼多天以後，享受一下靜謐的氣氛，不是挺好的嗎」?

子倩急著告訴他:「你交代的事都辦好了，只剩公司上市後，晚舟配合炒作股價了。」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能力，你運用的這些微妙而關鍵的關係，勢必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子倩相信這次完成的幾件事，不會再像以往一樣，只有浪漫的成分，土地的就地合法化所增加的資產價值，透過畫展以掩人耳目的方式行賄，將來上市後的內線交易，都會如他先前所預估的發生到作用，我終於能為他在江家的事業版圖上，增加無法漠視的影響力。

江二少風采翩翩的打起了響板，吸引了子倩的目光，然後手掌一攤平，一個醒目的紅盒子，赫然的出現在黑夜的森森然裡。

子倩無法置信的摀住嘴，連呼吸也不能，只剩尖叫與興奮的跳躍著:「CARTIER?」

江二少瀟灑地打開紅盒子:那光芒四射的粉紅色，即便是在熹微的光線下，仍可隨著挪動的手指、散發出耀眼奪目的彩光，子倩屏息以待那套入無名指的瞬間。

子倩太興奮了，竟然沒有發覺到江二少仍維持著站姿，只見他輕聲的在子倩的耳旁說著:「這是獎勵妳的辛勞。」

「獎勵?」子倩對這兩字的反應迅速的從雲端跌落地面。

江二少很快的補充說:「我現在先把夢想的雲朵扯下一角，等公司正式上市了，我們就會擁有屬於自己的天空。」

接著一抱，好像用盡生命的力量要說服一般。

子倩卻只有一股恐懼的愛意，如心底飛竄出的血液，在彼此的身體貼合處，透過毛細孔、流過一道道骨製的門檻，衝破血造的城牆，奔流入他的心，而他的心卻像是一處空洞的深淵。只有吸進無悔的熱血，卻沒有回應的心跳聲。

子倩內心裡只有一股空虛，我從未如此渴望過一個人，卻如此畏懼他的愛，全身的血液在沸騰的瞬間，又被他輕描淡寫的字眼所冷凍，子倩不解?

看著他託辭離去，只剩孤零零的子倩望著那顆CARTIER粉紅色的燿燦在黑夜裡裹上蒼白，逐漸變成一顆冰冷的透明石頭。

紅雨　　4---6

門一被打開的瞬間，進屋的人與仍在睡夢中的人俱皆驚住了。

「你已經醒了啊？」

惺忪的睡眼仍未完全甦醒，猶掙扎著打開之際，這聲音有點熟悉，卻不是自己以為的人，子倩的第一個反應是扭開床頭櫃上的檯燈，並驚嚇的問：「你是誰？」

江先生反手將門鎖上，緩緩的走向沙發：「我剛在聚會裡聽我家老二說你搬到高雄來了，就順便來看看你了。」

「是他的老爸！」子倩向來感到他老爸赤裸裸的眼神令人疑懼，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22：38！

「伯父！謝謝您的關心，不過這時間有點晚了，改天我再專程到府上向您請安。」

這是間獨立式的小套房，頂多十來坪，從沙發可以一覽無遺的看見靠牆的床墊，江先生不疾不徐的坐在沙發上，眼神大喇喇的瞧著子倩慌忙的穿上睡袍，但那剛從床上爬下床時，絲質的睡衣底下空無一物，江先生注目得眼睛像是探照燈般的滾燙：「早晚都是一家人，不用太刻意了，我是來看看老二幫你安排的住處是否還習慣？」

子倩連忙繫好衣帶，撥了撥散亂的頭髮。一向晚睡的子倩由於連日來的奔波，今天實在是匱乏極了，才早早就入睡了，這會兒連忙倒杯水、小心翼翼的放在茶几上，還帶點期望的問說：「二公子沒跟您一起過來嗎？」

江先生抬起手像是撥開雲層的月光：「他啊！暫時被一些私事纏住了，哪！這房間的鑰匙還是他交給我的。」

子倩心裏一驚，但表面上仍虛與委蛇的說：「那我打個手機給二公子好了，這麼晚了，讓他待會兒開車時也當心點！。

「用不著啦！」江先生一臉得意的說：「老二的開車技術是在澳洲的賽車學校訓練出來的專家，你要擔心的也應該是我這種老人家吧？」

子倩連忙說：「那您坐會兒，我馬上換件衣服就送您回去！」

江先生不表意見的微笑著。

子倩火速的拿起了牛仔褲、羊毛衣、皮夾克進到浴室、反鎖上門後、趕緊換上。

重新回坐到江先生的對面，子倩先是看著時鐘一眼才轉過頭回到江先生的方向：「伯父，時間不早了，我載您回去吧！」

江先生會過意來，微聳起肩膀：「確時也晚了！這樣吧！為了慶祝你搬來高雄，我幫你倒了杯水，暫時就以水代酒乾一杯，祝你今後一切順利，往後再找一個時間幫你接風。」

喝完水後，江先生原本起立的身子又突然坐了下去，臉上露出一臉陰柔的淺笑：「聽老二說這次公司上市的事，如果能順利、圓滿的話，你占了很大的功勞。」

「哪裡！都是二公子事先規劃得好，我只是按步就班的依照他的指示、按表操課罷了，再加上原先認識的一些朋友的幫忙，希望真的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江先生的笑意更加深濃，對於子倩愈加躁熱的反應覺得有趣：「事實上，公司上市時，我還得在兩個兒子間，挑選一個擔任總經理的職位，你想想看、手背、手心都是同一個手掌，可是老大畢竟是名正言順得多？這實在很為難？」

子倩趁機表明看法：「二公子的決策能力、果斷的執行力，都是上上之選，由這次公司上市相關工作的指揮、調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將來公司上市之後，他在股價操作上一定會更令人激賞。」

「我懂！我當然知道！」江先生看著子倩的眼睛裏的光芒逐漸地黯淡了，甚至作出了搖頭幌腦的反應，接著說：「作父親的當然還是要給他們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再說一家公司誰擁有了更多的股權，自然就有權力掌握公司應有的權位。」

子倩還想幫江二少多說幾句話，卻發覺平常流利的字眼在組成字串時，變得極其緩慢而困難重重，而且要說的話變得腫漲而無法通過乾澀的喉嚨，頭頂上的燈光開始失焦、晃動著，似乎霧氣瀰漫了整個房間、、、

「你放心吧！我相信老二還是有機會，雖然你的那些賄絡、關說的勾當確實起到了作用，現在老二正跟高雄前幾大建商之一的千金商談訂婚的事，或許他會有些轉機！」

子倩聽完江先生的話，卻越發顯得精神困頓、麻目，她猛然的站了起來，卻發覺雙腳無力支撐自己的論點，隨即趴倒在沙發上，口齒不清的唸著：「他不會這樣作的，他給了我一顆Cartier的粉紅鑽石戒指，他還答應以後、、、」子倩也已經幾乎說不成句了，她依稀的聽到了江先生最後的幾句

話：「你這個媽媽桑也不想想看自己的身分？人家是建設公司的千金，光帶過來的資金就足以吃下公司釋出的所有股權，一個小鑽石管什麼用啊？你要，以後跟著我，我也送你幾顆！」

在子倩失去意識前，她似乎聽到自己的衣服被撕裂的聲音，極度受到羞辱的自尊被狼牙噬咬得破成無數個碎片，拋灑在黑色的無垠夜幕裡、破碎的點點星光、、、

紅雨　　4---7

猛然的一口新鮮空氣先是拂過哀戚的臉龐，如順道在通過狹隘的山谷時，搶入鼻腔嗆了死氣沉沉的肺葉，子倩被暴衝的冷空氣喚醒了，這才搖晃著空泛的腦袋，乾澀的喉嚨苦而腥臭，好像才經過沙漠千里跋涉回來，身上到處都在疼痛、全身上下被過度的搖晃，尤其是私密處似乎被割裂般，傳出陣陣酸痛的苦楚。

子倩驀然想起昨夜昏倒前的那些惡言冷語，看了一眼牆上的鐘，已經昏迷了十幾個小時。

望向窗外，初入黑夜的景色像極了過去這段昏沉的時光，月光像把槍從窗外狙擊，射殺了昨夜之前的我。

子倩從床榻上艱難的起身，舉起灌了鉛的雙腳，不爭氣的淚水沿路滴在每一個腳步前，最終靠在浴室的門板上，幾次都開不了門，好不容易把癡呆的自己擠進浴室。

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氣望著鏡中的臉，這還是熟悉的自己嗎？只是一面蒼白的哭牆，雙眼腫脹、眼角低垂、是被淚水拖累了嗎？嘴邊還有乾涸的血跡，是憎恨受辱的傾吐嗎？

我要報警！痛訴那令人髮指的罪行，我能嗎？

將他父親獸行的罪狀昭告給所有的人週知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子倩一聲又一聲痛心的嘶吼、雙手拍打著潔白的磁磚，欲狂的牙根緊咬著癲狂的怨怒，浴室的磁磚在咒罵聲中澎脹、變形、崩裂、、、

累了！靠坐在浴缸裡，想像自己是一條游著的魚，沒有歸處，只是漫無目標的游著、、、

小時後媽咪帶自己跳下潭水的絕望，媽咪是一條忘了游泳的魚，而今天的我是一條找不到海洋的魚！

蜷縮在浴缸裡，經過了多少的時間？子倩用盡全身的力氣抗起疲累的身子，靠在冰冷的牆面上，扭開蓮蓬頭讓它釋放出最高溫的熱水，滾燙的熱水嘶咬著全然陌生的肉體，似乎每一吋肌膚都曾被挪移過，想起那肉慾下的涎沫曾經猥褻過身上的每一處，子倩想把自己讓熱水煮熟、蒸過，重新來過、、、

啊！原來自己在別人的眼中一直只是條魚缸裡觀賞、褻玩的魚！等著膩了、厭倦了，就丟往馬桶裡，按一下水閥就滑入那再也見不著的陰暗世界底。

僅剩最後的一絲希望，她拿起手機撥給最希望接聽的他，但又不知如何告訴他？所有這一切令人作嘔的過程！

手機傳來轉入語音信箱的冰冷拒絕。子倩已經對這般虛假的愛情真相、瞭然於胸！

他的甜言蜜語比惡意的謊言還要駭人，他是一個令人絕望、行同惡魔隱匿於人世間，隨手就將自己丟入虎口的惡狼。

子倩緩緩的擦乾身子，穿起內衣褲，再套上最喜歡的D平方牛仔褲，Dolce&Gabbana的豹紋絲質襯衫，加上

Alexander McQueen如孔雀開屏般的黑色大衣，Jimmy Choo的紅色高跟鞋，一手拿起手機，隨手把鑰匙丟向象牙白的牆面上。

雖然虛榮是一種膚淺的自我表達，但這是最後一次的儀式，告別自我痛苦而交雜喜愛事物的方式。

移向屋外的步伐，下體傳來的刺痛感一直在提醒著不堪羞辱的沈痛。

走到了蓮池潭邊，黑水摻著綠邊的水浪，可笑的在月光的照射之下，來來回回的搖晃在子倩無比哀傷的眼眸，她突然覺得媽咪當初帶著自己投水自盡是可以被理解的，原來當一個人在充分的條件滿足下，任何人都有自殺的可能。

好像被一隻逃無可逃叫作命運的巨掌給掐住了咽喉，這一次命運的巨靈不會再失手了！

子倩就在潭邊無法抑制的嘔吐，對自我、施暴的人、對這根深蒂固的暴虐人性，感到極度的噁心、、、

回到20樓的住處時，子倩握住了門把，想起自己在離開時將鑰匙丟在了牆上、、、門已經反鎖了，回不去了，是一種醒悟還是命運的昭示？

不自覺的往天台上走去，推開樓頂的不鏽鋼大門，一陣強風不預期的襲來，子倩頂著風勢往前走，鐵門在身後怒吼的關上了。

樓頂的夜靜悄悄的如同昨夜，子倩卻恍如隔世，手中攥住那一顆鑽石，子倩想到虛情假意的唬弄，腿一軟、重摔在地上，隨即起身蠻不在乎的繼續往前走，一直到被水泥牆給擋住。

子倩靠著牆，心底深處明白了：這就是盡頭了！她不想再與世上的惡人為伍了。

想到墨蘭、志方、學恒、還有晚舟、、、那像是大海一樣深的情感，我這條魚本可以在那片海洋裡，無天無地的放縱對他們的情感、、、

於是子倩打開手機，寫了一封長長的email，傳到自己的iPhone手機裡，盡情的訴說自己的遭遇，他們會懂的！

子倩嘆了一口氣，翻身跳下矮牆、、、

紅雨　　尾聲--- 1

江先生在公司預定上市的前一個晚上遭到槍殺身亡，終究還是沒能親眼見證夢想成真的那一刻，人生的天平或許對他而言不夠公平，但終及的審判卻詮釋了公正的存在價值，就是沒有人可以凌駕於他人之上，無論使用了多寬鬆的標準，不剝奪他人的自由意志及生命，就是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

這在台灣的證卷史上是頭一遭，竟然有公司代表人在上市的前一日死於非命，翌日、在緊集會商之後，證交所基於變動最小的原則之下，原定的上市記者會並未因此而暫停，而該公司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江先生在生前指定的總經裡江二少，在表定的時間裡，面容哀戚的表示：「公司的營運將尊照原董事長的既定政策，原定的發展方向將不受影響。」

果然開盤後，以下跌一個百分點開出，前半個小時處在多空拉距之間，逐漸的、有不知名的買盤拉抬股價，而產生惜售的現像，中午之後，漲勢擴增，市場上傳出將有南部知名建商挹注大筆資金，採取合建的方式共同開發該公 司在高雄的多筆原有的資產，傳言散播後、股價一路攀昇，終場收盤價為40元，上漲幅度六十個百分點。

此結果超乎市場人士預期，也讓人對該公司的新任領導人在未來的公司治理上注入一劑強心針。

回到昨夜的槍殺案，由於凶嫌行凶後，並未離開命案現場，反而要求在場旁觀的民眾報警，凶手本人則蹲坐在血泊之中。

據在場圍觀的民眾說：「凶手殺人後，立即丟棄凶槍，跪倒在地，口中唸唸有詞，景象令人錯愕不已。」

嫌犯隨後遭到警方出動的機動打擊部隊的逮捕，並立即送往市刑大接受偵訊。

無獨有偶的，負責偵訊凶嫌的正是偵一隊的王建華警官，在他推開偵訊室之前，他已經知道凶嫌是誰了，於是兩人一見面，凶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而王建華卻不勝唏噓的望著小屁孩。

「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我告訴過你，如果讓我在偵訊室碰到了你，會讓你見識到什麼叫作應有的態度。」

小屁孩拼命的搜搔著頭：「好啦！知道了啦！早在下手前我就知道這一趟是有去無回了！」

王建華在按下錄音鍵之前，先問小屁孩：「你有權拒絕接受夜間偵訊，你要放棄嗎？」公設辯護人在一旁建議他停止接受訊問，小屁孩：「來吧！誰怕誰！」

「現在時間是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23：31分，嫌犯修姓名：廖俊曉。」

「你是什麼時後準備動手的？」

「我跟蹤了他一天一夜，最後見到他進了舞廳，我就在騎樓等他，這個老色鬼體力可真好，我可是已經累斃了，看到有人在賣割包，真是抱歉的味道，又甜、爌肉又硬，我心想；這一切真是受夠了！身上的錢又快用光了，我只想趕快把他幹掉，可不想因為肚子餓還得去搶超商。」

王建華暗自嘆了口氣，小屁孩心目中根本沒有公權力的概念，有的只是簡單的信念，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快意人生，在他的生活裡，社會的整體制約歸範被他視為無物。

「你到底為什麼會起心動念殺這個人？他是一個螺絲工廠的老闆，人在高雄、你在台北，這一南一北有四百公里之遙，你跟他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還有你的行凶工具，那把貝瑞塔的九零手槍是怎麼來的？」

小屁孩的雙眼睜得又圓又大：「這個噁心的傢伙竟然、、、竟然強姦小倩姐！他媽的！我到地獄去再見到他一次就再殺他一次！」

王建華的心裏一凜：「你說的小倩姐可是雷子倩？」

小屁孩雙手夾緊臉頰，好像提到小倩姐的名字，他的世界就要崩塌，他就要傷心落淚：「就是她！」

「你跟雷子倩有什麼關係？你又是怎麼知道雷子倩遭到了死者的性侵害？」

小屁孩發出尖銳的叫聲：「還不是你！自從你上次來找小白哥後，他就整日酗酒，幫派的事也無心過問，龍哥多次為了幫派的事需要小白哥作決定，但是他只想調查出是誰殺了小倩姐？」

王建華很好奇這個鬼靈精的消息怎麼這麼靈通？

小屁孩坦白的說：「茶葉店的地下室有一個通風口，就在茶葉店的後方，每次龍哥去找小白哥商量事情，我就會溜到那裏去偷聽，前幾天我突然聽到了小白哥在地下室大叫，我就跑去打探消息，原來小白哥接到了一封 email，還說到小倩姐被人強暴的畫面。」

「龍哥一直希望小白哥冷靜下來，我有聽到了啪的一聲，好像是一塊鐵作的東西砸在桌面上！」

小白哥飆罵說：「這個姓江的王八蛋，我非殺了他不可！」

龍哥說：「這件事情攸關整個幫派的生死存亡，按照慣例由抽籤決定誰來下手？」

小白哥此時大概快喝醉了，只聽他喃喃自語的說：我的女人由我自己來動手！

接著是一陣很久的沈默，我想他們一個喝醉了，一個忙著處理善後了。」

「那你呢？你決定怎麼作？」王建華心裡想著：是誰傳了email給朱老大？目的為何？姓江的與朱姓大哥素無往來，挑撥離間的人所為何來？

「我偷偷地溜到地下室，小白哥已經喝醉了，每當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去打擾他，我看著桌上、原來是一把手槍！」

「電腦畫面是休眠狀態，我點了滑鼠，畫面上清晰的呈現小倩姐陷入昏迷，而有一個老頭子正在強姦她！我當場氣瘋了，小倩姐欸！我連我老媽都沒見過，但小倩姐從我進幫派開始，就知道我年紀小，常被幫派的其他人欺負，她會要求我去上課，給我零用錢，遇到了危險的狀況就要我避開，沒有了小倩姐、我他媽的還能活到現在？我欠她一條命，誰敢動她就等於殺了我，我就要他的命！」

王建華看他叱牙咧嘴的模樣：「這該不是你的大哥教你幹的，然後教你這麼說的吧？」

「你別小看我，誰要敢講小白哥的壞話，我照樣饒不了他！」

王建華聽得又急又氣，他戮著小屁孩的胸口：「你的小白哥如果有膽子自己動手，我還佩服他呢！有種！敢作敢當！但他也要知道國家的公權力絕對會起訴他、制裁他！而你也一樣，別以為整個世界都是你的敵人，好好想想你的小倩姐，她會希望你今天這麼作嗎？」

小屁孩倔強的說：「我不知道小倩姐會希望我怎麼作？因為她死了！被人害死了！但是我知道我該怎麼做！我也知道小白哥不是好人，但他至少不濫殺無辜，這些個自以為是的王八蛋，以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動得了他們！只會欺負女人的傢伙又算是什麼東西？」

王建華關掉錄音，偵訊筆錄就等他簽名，而一旁的公設辯護人一幅事不關己的態度。

王建華撥了通手機，對方依舊酒氣充天，但他答應查出那封email的Ip地址，而他也請王建華代為照顧小屁孩，他會另派一名律師，最後他向王建華道謝！而王建華不知道他要謝些什麼？

紅雨　　尾聲 --2

王建華透過墨蘭把幾個子倩的朋友們都約來了，就在都會公園的老地方。

這幾個人穿著靜默的大衣等待著，冷空氣從窗縫、門邊，無孔不入的鑽進這個死透了的房間，所有人的脈博跳得比鼓聲還要撼人心魄。

王建華拿出iPhone手機：「這是子倩的手機，我請朋友利用3D列印的技術，用矽膠重製了子倩的指紋，才解開了密碼，我想這是子倩寫給你們的email，你們誰先看？還是輪著看？」

墨蘭第一個伸出手，感覺到子倩喜愛的香奈兒五號香水飄泊的味道：

「墨蘭、志方、學恆，還有晚舟，當你們正在看這封email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別太難過，只要哭幾場像夏天的雷陣雨一樣就夠了！」

「墨蘭、記得到阿公店溪罵老天爺時，多用力些、多吼幾聲，這些個臭男人，不僅不懂得刻骨銘心的愛，他們遭蹋了愛，也踐踏了他們自己，我永遠咀咒他們！」

「志方、我的好姐妹，你是最漂亮的男人，找一個真正愛你的男人，好好的愛個天翻地覆吧！」

「學恆、你這個小老頭，好好的照顧你那個小丫頭，告訴她，子倩阿姨會看著她平安長大，小老頭，保護好你可愛的小丫頭，記得遠離那些臭男人！」

「晚舟、我愛你，你能容許我愛你嗎？雖然晚了一點，既然我已經不在了，就去找個比我還要正的女人，好好的回報你的愛吧！還有他媽的！記得幫我報仇，如果你真的愛過我的話！」

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是晚舟崩潰得像個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王建華把他自己拼湊出來的案情說個清楚。

學恆從適法的觀點分析：「先從證管會的高官說起，以收購不等值於市場行情的價格作為行賄的手法，並不罕見，難的是：證管會的高官只是加速審核，而非將不符合上市規定的公司讓它能成功的轉換為上市公司，違法的情狀不太明朗，而財產來源不明罪頂多只是伸報不實的違規，罰錢了事！」

「至於農業用地轉為工業用地，明顯的圖利罪、併有偽造文書、貪瀆等涉案情節，但在灰色地帶的游疑手段，舉證責任也頗有些難處。」

「而更為棘手的是：這些個罪責都可以推的到當時公司的負責人、也就是江先生、甚至子倩的身上，至於隱身在背後的藏鏡人，似乎像個透明人，無論是在陽光充足的時候、或是黑暗的陰影籠罩下，他都可以安然的繼續藏身，隱匿於無形、、、」

王建華最後把眼光放在晚舟的身上，而晚舟自從在海邊送走子倩後，這是第一次如此強烈的感受到子倩將她的愛飛撲在他心底，他感到那樣紮實的愛，雖然子倩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但那句幫我報仇，確實展現了子倩委托的重量。

而子倩最討厭唯唯喏喏的人，她的愛與恨都是瘋狂的火焰，一度晚舟不曉得愛是什麼物質作成的？現在晚舟領受了，就是：「他媽的敢愛、敢活！、、、讓老娘受苦的男人去死吧！」

晚舟笑中帶淚，他朝王建華點點頭。

王建華看著他們四個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王建華抬起頭：「老前輩、再一次拿出正義之劍吧！」

紅雨　　尾聲 --3　　結局

在巨蛋的漢神百貨九樓的宴會廳裡，忙碌的工作人員已經把婚宴會場布置得差不多了，歡宴的氣氛中帶有一股莊嚴的格調，米白色、鵝黃色、深紫色的鮮花取代了高官顯要祝賀的喜幛，是刻意的低調嗎?窗外是焦糖色夜空，這一夜將掀起的謎底勢必將捏碎人生所包裹的糖衣外殼，孰將倖免於正義的寶劍?善與惡都將在這一夜正面對決。

台灣的習俗是在家裡有父母輩身故後，必須在百日內完婚，否則勢必得延宕一陣子。

而公司因為江先生遇刺身亡，所遺留的董事長職位，也可由江先生在生前所指定的總經理江二少，在婚禮完成後，在其岳父的大力贊助下，相信取得大多數股權正式真除為董事長的日子也不遠了。

王建華走過禮金桌一路走到婚宴門口才被接待人員攔阻:「請問是男方還是女方的賓客?」

王建華率自走過禮金桌的舉動，當然引起人們的側目:「我沒打算進去喝喜酒。」接著亮出掛在腰間的警徽。

婚禮已經開始，在帶點哀傷的氛圍中，沒有太過招搖的意味，但是議長與多位議員、甚至王建華的最高長官警察局長也赫然在主桌之列。

王建華始終很有耐心的在保留桌位上等候著，而他甚至查覺到江二少在表面莊嚴的臉龐裡，略帶一股超然的神色，而那眼角藏不住意興風發的神采，王建華隱隱覺得那像是邪教的教主正在睥睨他眼前的信眾般，格外的顯得突兀且隱隱的令人坐立難安。

王建華相當確信的是自己的正義寶劍，在最後一刻一定會抹去那股令人齒冷的笑意，正如同江二少的毒手曾蓋上雷子倩絕望的雙眼，並奪走她生命的最後氣息。

新郎與新娘換裝送客，局長與新人致意後，往王建華的方向掃過一眼，一年前在一個老朋友的告別式上他見過王建華，有人告訴局長，王建華是他的老朋友生前最後的一位搭檔，局長意味深長地向王建華點了點頭。

送走了最後一位賓客後，江二少側過頭去在新娘的耳旁說了幾句，隨即往王建華的方向走來，而

王建華往窗台的方向走去，兩人一開始都沒有講話。

王建華伸手拉開窗簾，夜色侵入到周邊，工作人員沒人在意他們在談些甚麼?收尾的工作在整理大量的餐具、桌椅所發出的碰撞聲中，掀開劍拔弩張的對峙場面。

「王警官你終於現身了。」

「你當然知道我是誰!」王建華下意識地點著頭:「當你從以前留學時在加拿大的學校信箱發出那封email開始，就注定了今晚的會面。你、、、」王建華誇張地往身後的會場看一眼:「布局多久了?」

「噢!」江二少笑得很燦爛、斜氣外露，好像忍了三個多小時，終於可以放肆、開懷的笑了。

「我想應該從久遠的時代，你的邪惡小心靈開始膨脹主宰了你的鄙虐性格的那一時段、、、而你那可悲的父親灌輸你把公司上市後，將從此走入偉大的時代吧?」

「喂!那個死老頭從我牙牙發音就有了春秋大夢，只要他喝了足夠的酒，爬上我老娘的床，在那陣齷齪自滿的淫聲結束後，他就會用那黏濕的手摸著我的頭:小子!天底下最美的是當一個人人艷羨的上市公司老闆!想起他那光華、油膩的手指頭，我的心想既然這麼好，那就交給我吧!你這個死老鬼記得閃開點。」

「欸!我聽說你父親常在人前誇你聰明過人，難道傳聞有錯?還是他不夠愛你?酒後喜歡糊裡糊塗地就痛扁你一頓?」

江二少噗赤的笑了場:「他可疼我了!一向都給我最好的，誰叫我的大媽是個死肥豬，還生了個蠢得要死的兒子、他的岳父當年讓他跪下求婚成為笑譚，可是再疼我有甚麼用?從小被冠上私生子的名號，被同學嘲笑、霸凌、我繼承的只是他的羞辱，而自從我上了國中以後，他還嫌我的老媽是個老太婆，可憐的是我的老媽每天都在倚門期待他的臨幸，還指望這個老色鬼有一天能共享天倫之樂呢!」

王建華聽他叨念這些自憐的情節很不耐煩地說:「為什麼選上我來揭穿這一切?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頑固的人，凡事一定要追究到底!」

「這不是更有趣?一年前我看你破了那個懸案，我就知道非你莫屬了。」

王建華捏緊一雙拳頭:「已經有兩個人死於非命了，而你卻覺得很有趣?」

「愛人總是要付出代價!親情、愛情皆然，人生競逐到底不就是誰掌握了權力嗎?只是傷亡的人雖然與我有關，但是造成他們死亡的因果關係，你應該已經明白我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腳色。」

「從你一年前找上雷子倩到今天取得一家上市公司，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病態的權力妄想症，而把我拉進這個瘋狂的計畫裡所增加的風險，你當真以為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江二少發狠的說:「我總得嚇一嚇這個死老頭吧!讓他趕緊加快上市的腳步，而雷子倩的作用能讓他明瞭只有我可以幫他完成美夢。」江二少雲淡風輕地接著說:「或許我得承認把你低估了一點點。

」

「就在時機成熟了之後，你就設計一個讓你的老頭可以強暴雷子倩的機會，然後拿著事先布置好的針孔攝影機拍下性侵的畫面，拿去威脅你的老爸把你拱上總經理的大位?」

「他像頭豬似的強暴了我的女人，如果他沒有露出垂涎的色樣，我怎麼有這個機會?」

「難道也包括把你老頭性侵的畫面寄給江老大，你知道他一定會派人幹掉你的老頭，然後你就安安穩穩的坐上董事長的寶座?」

江二少摀住嘴巴得意的笑說:「搞不好我那個死老頭還會欣賞這招借刀殺人呢!、、、不過，你是不是覺得我應該換一個信箱?」

王建華再次忍住痛扁他的念頭:「雷子倩呢?難道她盡心盡力地為你奔走、還拋下所有的好朋友，你也毫無珍惜的置她於死地?」

「雖然有點可惜，以她的姿色而言，不過你仔細的想一想，她的目的跟義務不就是幫我拿下一家上市公司?說起來，我還是沒有讓她失望，不是嗎?」

「你回報給愛你的人是一場以生命為賭注的報酬嗎?」

「人生的最終目的是甚麼?以你是一個犯罪偵查的警官而言，我不懂以你這麼感性的角度，不會影響你的價值判斷嗎?」江二少透著窗子看著外面燈火通明的夜市界，他所凝視之處，便像是飄著鬼火的冥界。

「沒錯!我的工作價值就取決於我逮捕多少心存僥倖的罪犯，並將鐵證如山的證據交由代表國家刑事主權的檢察官，由他們來發動刑事制裁的神聖使命。」

「而我是否忘了提醒你，所有負責行賄的相關人員都已經不在了，只是冷冰冰的軀殼了，難道你要到地獄還是天堂的入口處逮捕他們?」

王建華忽然移動了一下右耳的麥克風:「是的!我立即採取逮捕行動。」

王建華帶著一股怒然的狠勁，右手伸至後腰處拿出手銬:「江在恩!我奉檢察官之命以你違反證卷交易法第171條的內線交易罪逮捕你，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說的一切將被呈堂證供、、、」

「好了!好了!夠了!我知道你在念些甚麼!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證明些甚麼?」

王建華無視於他的抗拒，狠狠地銬緊江二少的雙手:「剛剛檢察官已經正式偵訊完向晚舟先生，根據偵訊筆錄，向晚舟坦承不誨，他已經向檢察官自白指出你與他所達成的內線交易。」

「一個人的自白是不能成為唯一的證據。」江二少的臉瞬間在紅、白兩色間劇烈的展換著，而那銬得死緊的雙手又疼又腫。

「向晚舟還當場交出了你跟他達成內線交易的錄音帶還有上市以來的所有交易憑證與資金往來，

這是向晚舟向來與人談交易時的習慣，他明白內線交易罪是要處三年至十年的重罪，他原本是隨時準備當事跡敗露時拿來交換的籌碼。」

「幹!」江二少對空一喊:「難道他不知道這下子他也有罪在身了嗎?」

「他知道啊!他說這是愛的勳章，他還要我告訴你，那是雷子倩幫他別在左胸前的真愛勳章。」

江二少不服氣的說:「我多繳一些罰款、坦承認罪，至多三年，我只要服刑一半就是自由之身。」

「聰明!」王建華說:「我也是這樣跟朱姓大哥這麼說，他跟我保證:你在監獄裡的日子他會讓你一日好比三年。而且我想，你的董事長寶座可能要換人了。」

江二少原來得意洋洋所撐起來高人一等的骨架全散了，現在只能踩著七零八落的腳部被押上了在漢神百貨外的偵防車。

王建華要關上門之前又補了一句:「朱老大還要我個訴你最後一句:等你出獄那一天，他會在門口等著你，不過，我不記得他是說監獄還是地獄?下回我探監時再告訴你。」

江二少害怕得語無倫次:「你威脅我!你恐嚇我!」

王建華雙手一攤:「去告我啊!」

江二少忍不住顫抖地狂叫:「台灣是個有法治的地方。」

王建華轉過身、冷笑的說「:沒錯!不過那是對人而言!但你是嗎?」

走了幾步，知道偵防車開遠了，，王建華對著老天說:「老前輩，我剛開始喜歡上這裡，別再讓我離開了!甚麼?台中?」